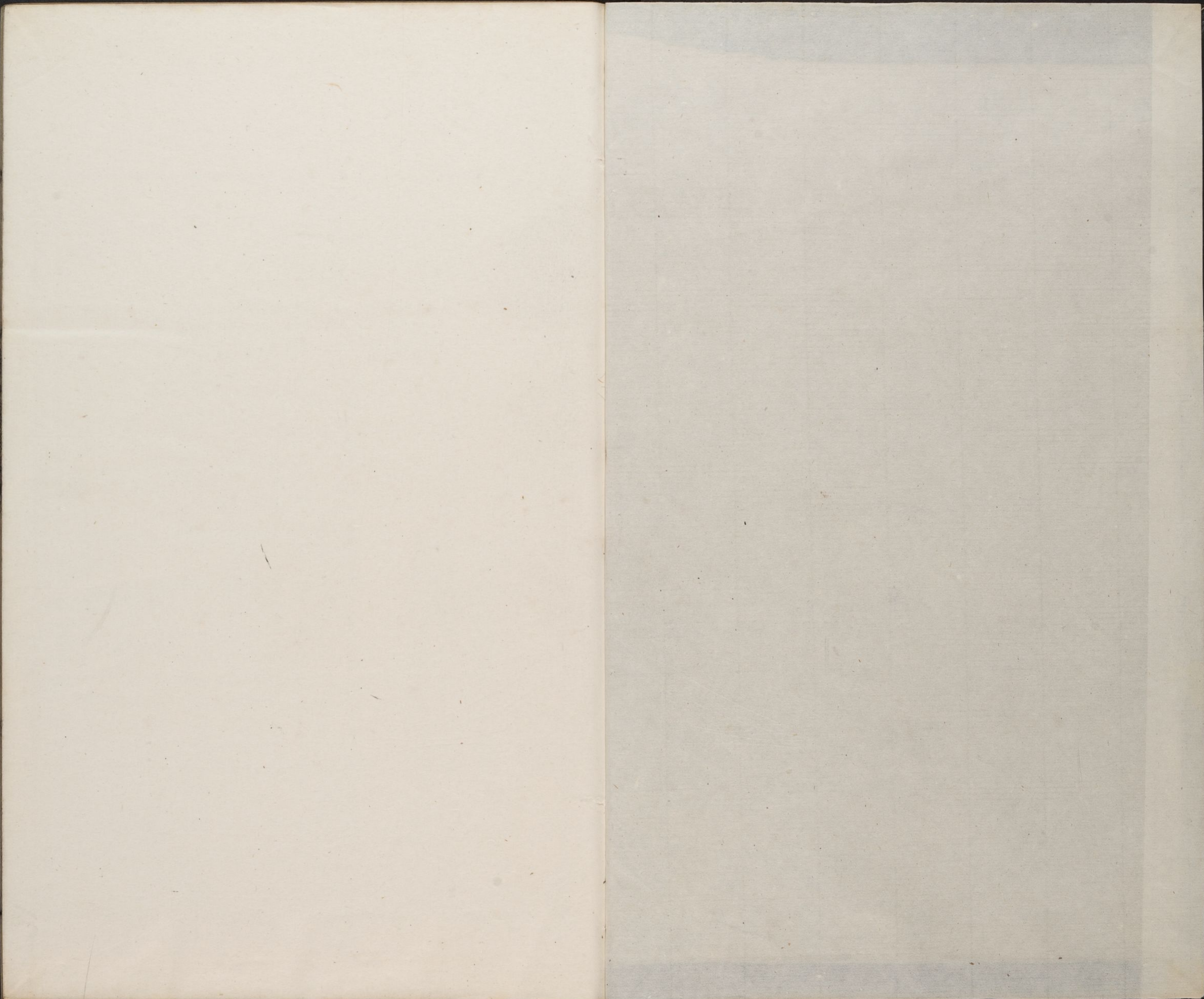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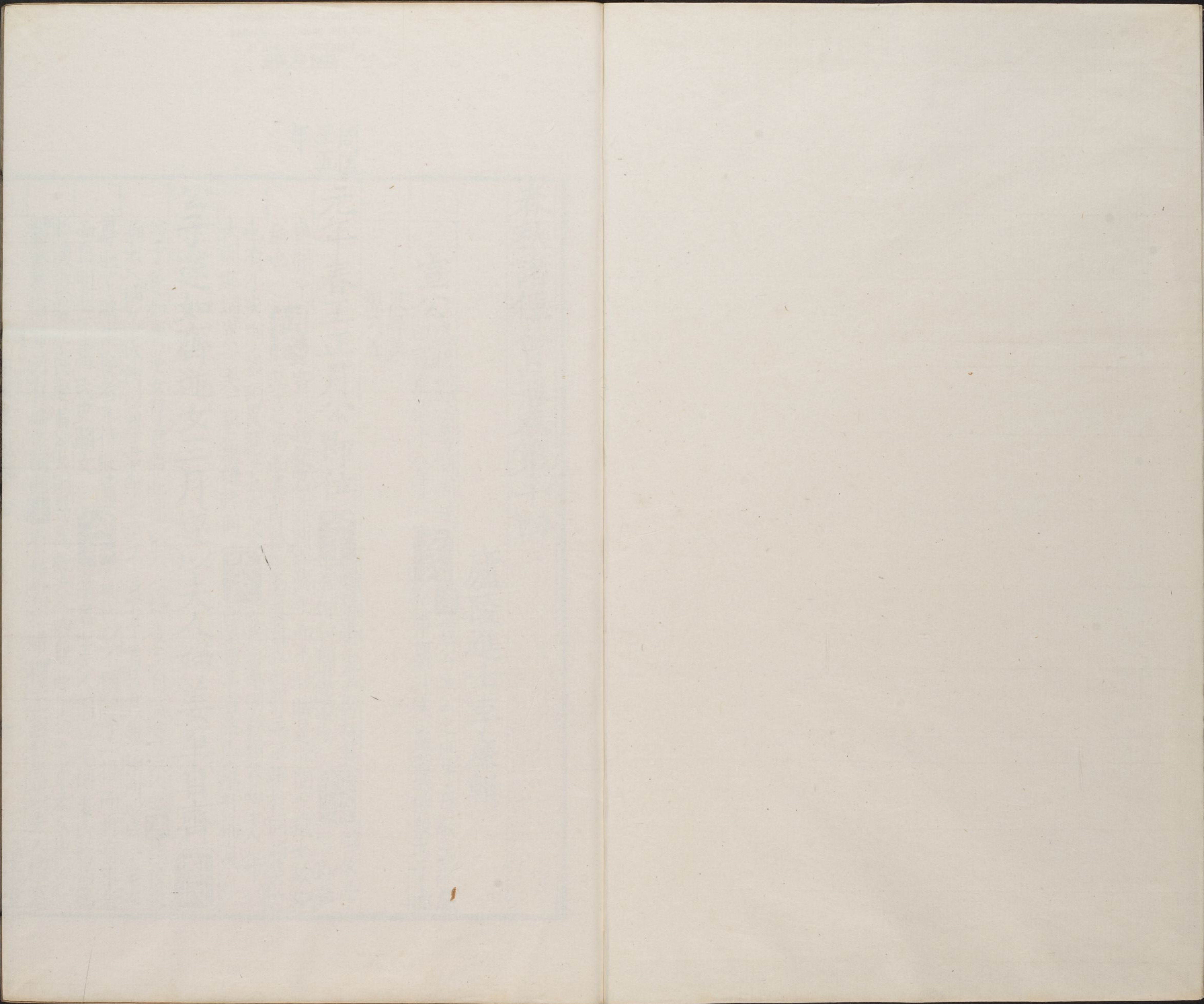


T110/245-2B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CM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Lab D502*	95/0/2	81/0/0	66/0/0	51/0/1	35/0/0	20/0/0	29/19/54	55/39/33	42/57/29	82/47/9	51/50/13	50/-28/-29						
	38/14/16	66/16/18	50/-5/-22	43/-14/21	55/-9/-25	71/-32/0	62/34/60	40/9/43	52/48/17	31/21/-21	72/-23/57	73/19/68						





春秋諸傳會通卷第十四

廬陵進士李廉輯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周匡  
王五  
年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辛**

繼弒君不言即位其言即位何其意也

**殺**

繼故而

與聞乎故也

**望**

宣公為弒君者所立受之而不討賊是亦聞乎弒也故如其意焉而書即位以著其自立之罪而不嫌於同詞美一

也有小大則襄詞異惡一也有小大則貶詞異一美一惡無嫌於同

**張氏**

宣公自卒同於桓公而十八年皆書王者法已舉於前矣

公子遂如齊逆女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至**

公子遂如齊逆女尊君命也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尊夫人也注諸侯之卿出入稱名氏所以尊君命也至不言公子者替其尊稱所以成小君之

尊也不譏喪娶者不待貶責而自明也不書氏史闕文

**卒**

遂何以不稱公子一役而再有事者卒名也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為

與譏喪娶也喪娶者公也則曷為貶夫人內無貶于公之道夫人與公一體也其稱婦何有姑之詞也注有姑當以婦禮至無姑當以夫人禮至

**穀梁** 其不言氏喪未

**胡氏**

魯秉周禮喪未暮年遣卿逆女何亟乎  
大子赤齊出也仲遂殺子赤及其州弟而

立宣公懼於見討故結民自于齊為自安計越典禮以逆之如此其亟而不顧者必敬言厥仲遂請齊立接之始謀也此所謂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也夫人與有貶焉則待貶而後見故不書氏夫人其如何知惡無禮如野有死麇能以禮自防如草蟲愆期有待如歸妹之九四則可免矣凡稱婦者其辭雖同立義則異逆婦姜于齊病文公也以婦姜至自齊責敬言厥也敬言厥變妾私事襄仲以其子屬之殺世適兄弟出主君夫人援成風故事即以子貴為國君母斬焉在衰服之中請昏納婦而其罪隱而未見也故因夫人至特稱婦姜以顯之此乃春秋推見至隱著妾母當國用事為後世鑑者也槩指為有姑之詞而不察其旨則精義隱矣

**案** 遂不稱公子三傳各不同胡氏從公羊姜不書氏左注與公穀不同胡氏及劉氏張氏皆從公穀哀姜去姜而書氏今此去氏而書姜哀姜之罪重也

姜哀姜之罪重也

夏季孫行父如齊 **衞**

納賂以請會 **注** 宣公立

**胡氏**

經書曰行父如齊

而不言其故謂納賂以請會者傳也經有不待傳而著比者事以觀斯得矣下書公會齊侯于平州則知此會行父請之也又書齊人取濟西田則知其請蓋以賂也雖微傳其事著矣諸侯立卿為公室輔猶屋之有楹也而謀國如此亦不待貶絕而惡自見者也不然以行父之勤勞恭

儉相三君而無私積必能以其君顯名與晏嬰等矣

**張氏**

文公世子之死在官之當誅者公子遂為首而行父次之觀春秋所書則知之矣

**案** 朱氏曰宣公篡立文子不能討反為之使齊納賂以請會豈非私意起而反惑之驗即此事也

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 **衞**

晉人討不用命者放疋月甲父于衛而立疋月克先辛奔齊 **注**

克甲之子文十二年河曲之戰疋月甲趙穿不肯薄秦放之非也大 **穀梁** 放猶屏也稱國夫待放正也 **穀梁** 以放放無罪也 **胡氏** 放猶羈置母去其所比於專為近正非矣大夫當官既不請於天子而自命以為有罪又不告於司寇而擅刑猶不遠於正乎秦晉戰于河曲撓史駢之謀者趙穿也若討其不用命則當以穿為首止治軍門之呼借寢可也而獨放疋月甲父則以趙盾當國穿其族子而盾庇之也桃園之罪其志固形於此矣故稱國以放見晉政之在私門而成上侵為後戒也

**案** 放例三此年疋月甲父昭八年公子招哀三年公孫獵

公會齊侯于平州 **衞**

會于平州以定公位 **注** 篡立者諸侯既與之會則不得復討臣子殺之與弑

君同故公與齊會而位定 **胡氏** 猶未定而有待於平州之會也春秋以來弑君

君同故公與齊會而位定

**胡氏**

猶未定而有待於平州之會也春秋以來弑君

篡國者已列於諸侯之會則不復致討故曹人以此請負芻于晉夫篡弑之賊毀滅天理無所容於天地之間身無存沒時無古今其罪非不得赦也以列於會而不復討是率中國為戎夷棄人類為禽獸此仲尼所為懼春秋所以作也然欲定其位者魯宣公且稱及齊而曰會者討賊之法也凡討亂臣賊子必深絕其黨而後為惡者孤矣

**案**平州書曰會與桓公元年會鄭伯于垂書曰法事情皆同

### 公子遂如齊

**賚** 東門襄仲如齊拜成

**胡氏**

宣公篡立之罪仲遂主謀為首惡初請于齊遂為上客而並

書介使者罪叔孫得臣不能為有無亦從之也大夫有以死爭者矣然削而不書者以叔仲惠伯死非君命失其所也遂及行父則一再見于經矣如齊拜成雖削之可也又再書于策者於以著其始終成就弑立之謀以戒後世人臣或內交宮禁以固其寵或外結強藩以為之援至於殺生廢置皆出其手而人主不悟者其慮深矣凡此皆直書于策而義自見者也

### 六月齊人取濟西田

**賚** 為立公故以賂齊也

**公羊** 外取邑不書此何以

**胡氏**

書所以賂齊也曷為

賂齊為弑子赤之賂也  
**注**取篡者賂當坐取邑  
**殺梁**內不言取言取授之也  
以是為賂齊也  
**胡氏**魯人致賂以人取田者所以著齊罪春秋討賊尤嚴於利其為惡而助之者所以孤其黨夫齊魚自隣國盟主之餘業也子惡弑出姜歸而宣公立不能聲罪

致討務寧魯亂首與之會是利其為惡而助之也弑君篡國人道所不容而貨賂公行免於諸侯之討則中國有為戎夷矣孟氏極陳利國者必至於弑奪而後厭食蓋得經書取田之意舉法如此然後人知保義棄利亂臣賊子孤立無徒而亂少弭矣  
**張氏**桓公篡立而求援於鄭誘以許田宣公奪適主齊以自立而賂以濟西以利自固前後一轍使鄭莊齊惠不貪其利則桓宣必不能以自立矣故春秋曰假曰取蔽臯鄭齊深以誅其貪利而成亂也

**案**春秋內失地不書如襄二十六年齊取我高魚之類以其不能保先祖之土守乃人君之大惡故諱之也獨以書齊取者己以賂齊非齊之強取也陳氏曰必有歸之也然後書故濟西書取謹聞書取亦通餘見僖三十一年○又公羊疏此以篡弑而賂齊罪重謹聞以侵奪小國而賂齊罪稍輕故此書月惡內甚於以邾子益來也

### 秋邾子來朝

**張氏**

諸侯朝當討之人不貶者桓公已舉法從同同也

**案**邾來朝七稱子以朝者六始於此詳見桓十五年

### 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

**賚**

宋人之弑昭公也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宋宋及晉平宋文公受

盟于晉又會諸侯于扈將為魯討齊皆取賂而還鄭穆公曰晉不足與也遂受盟于楚陳共公之卒楚人不禮焉陳靈公受盟于晉秋楚子侵

陳遂 **穀梁** 遂繼 **胡氏** 楚書爵而人鄭貶之也鄭伯本以宋人弒君晉

盟于楚今乃附楚以亟病中國何義乎書侵陳遂侵宋者以見潛師掠

師可 **陳氏** 書遂侵宋言志不在陳也南北之勢於是始也後十五年而

君分為晉楚之從矣南北之勢於是始故謹書之也自是訖春秋師再有

事無言遂者矣言遂者非與國伐盟主則盟主伐與國也事在襄二

十三年定八年 **案** 楚自僖二十七年圍宋至是而再及宋中國又無伯也兵事書遂

例見僖四年 **案** 楚莊以文十三年即位數年之間不聞有猶夏

晉趙盾帥師救陳 **穀梁** 善救 **胡氏**

鄭在王畿之內而附蠻夷陳先代帝王之後而見侵逼此門庭之寇利用

禦之者也晉能救陳則存諸夏攘夷狄之師故特褒而書救凡書救者

未有不善之也如解倒懸如拯民於塗炭之中知此義則知春秋用兵之

意矣傳稱師救陳宋經不書宋此非闕文乃聖人削之也前方以不能

討宋上卿貶而稱人諸侯會而 **張氏** 陳無罪而蒙伐當救也宋有

不序今若書救宋則典刑紊矣 **案** 經書救陳四此年及宣十二年衛人救陳襄

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棊林伐鄭 **左氏**

會于棊林以伐鄭也楚為賈救鄭遇于北林囚晉解揚晉人乃還 **注**

晉師救陳宋四國往會之共伐鄭也不言會趙盾取於兵會非好會

也 **疏** 言于棊林者行會 **案** 此晉趙盾之師也曷為不言趙盾之師

禮然後伐于棊林亦然 **案** 君不會大夫之詞也 **注** 時諸侯為趙盾

所會不與卑致尊故正之去大夫名氏使 **穀梁** 列數諸侯而會晉趙

若更有師也殊會地之者起諸侯為盾所會 **穀梁** 盾大趙盾之事也其

曰師何也以其大之也于棊林地而後伐鄭疑詞也此其地何則若其美

也 **注** 以諸侯大趙盾之事故曰師師者眾大之詞秦曰夫救災恤患其

道宜速而方云會于棊林然後伐鄭狀似伐鄭有疑須會乃定曰非也

**案**此條胡氏於書師主公羊書地主穀梁地而後侵伐三于袁裴林召陵○**案**會師二此年及定八年公會晉師于瓦也瓦會左注云卿不書曰不敵公也然則此會亦可援此例杜氏強為異同耳

冬晉趙穿帥師侵崇

**崇**公作柳任公輔曰案地譜商有崇國在東北鄆縣

**左氏**

晉欲求成於秦趙穿

曰我侵崇秦急崇必救之吾以求成焉冬趙穿侵崇秦弗與成國則為護已甚比諸伐楚以救江異矣而傳謂設此謀者趙穿也意者穿已有逆心欲得兵權託於伐國以用其眾乎不然何謀之迂而當國者亦不裁正而從之也穿之名姓自登史冊弑君子桃園而上卿以志同受惡其端又見於此書侵以見所以求成者非其道矣

**案**公羊以柳為天子之邑不係于周者不與晉伐天子此無據不可取○**案**侵書大夫將始此

晉人宋人伐鄭

**左氏**

晉人伐鄭以報北林之役於是晉侯修趙宣子為政驟諫而不入故不競於楚

**穀梁**

伐鄭所以救宋也  
**胡氏**宋人弑君既列於會在春秋衰世已免於諸侯之討之合兵伐鄭是謂以燕伐燕庸愈乎其書晉人宋人非將卑師少蓋賤而人之也以貶書伐者若曰聲罪致討而已有瑕則何以伐人矣  
**案**春秋討宋之文一見於四國之伐書人再見於諸侯之會不序三見於趙盾之救不書至是而四貶焉春秋之法嚴矣

二年春王正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

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

**左氏**

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宋

華元樂呂御之二月壬子戰于大棘宋師敗績囚華元獲樂呂及甲車四百六十乘俘二百五十人戰百人將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為政今日之事我為政與入鄭師故敗宋人以兵車百乘文馬百駟以贖華元于鄭半入華元逃歸  
**注**得大夫生死皆曰獲此獲華元生也  
**穀梁**獲者不與之詞也言盡其眾以救其將也獲齊國書死也  
**胡氏**兩軍接刃主將見獲其負明矣又書師敗績詞不贅乎此明大夫雖貴與師等也故將尊師少稱將不稱師師眾將卑稱師不稱將將尊師眾並書于策者示人君不可輕役大眾又重將帥之選其義深矣或曰元帥三軍之司命而輕重若是班乎自行師而言則以元帥為司命自有國而言則以得眾為邦本鄭使高克將兵禦狄于竟欲遠克也而不恤其師楚以六卒實從得臣恐喪師也而不恤其將故經以棄師罪鄭以殺其大夫責楚明此

**陳氏**戰未有書大夫者於是書義然後知王者之道輕重之權衡矣  
**張氏**宋以弑君致寇而不服臯故書自此戰皆  
**案**獲例六已見僖十五年穀梁以韓戰不書師敗而書獲為晉侯失民此戰先書師敗而後書獲為華元得眾其說亦似有理而

通志堂



### 秦師伐晉

**左氏**以報崇也

**胡氏**

晉用大師於崇乃趙穿私意而無名也故書侵秦人為是興師而報晉則

問其無名之罪也故書伐世豈有欲求成於強國而侵其所與可以得成者乎穿之情見矣宣子當國算無遺策獨惜於此哉其從之也而盾之情見矣春秋書事筆削因革必有以也一侵一伐而不書圍焦所以誅晉卿上侵之意其所由來者漸矣

### 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

**左氏**

晉趙盾救焦遂自陰地及諸侯之師侵鄭以報

大棘之役楚鬬椒救鄭曰能欲諸侯而惡其難乎遂次于鄭以待晉師趙盾曰彼宗競于楚殆將斃矣姑益其疾乃去之

**胡氏**

初鄭歸生受命于楚伐宋經不書伐而以宋華元主大棘之稱人戰者蓋楚人有詞于宋矣師之老壯在曲直晉主夏盟盾既當國合諸侯之師何畏乎楚何避乎鬬椒然力非不足而去之者以理曲也故卿不氏而稱人師書侵而不言伐易於訟之卦象曰君子作事謀始始而不謀將至於興師動眾有不能定者矣

春秋行事必正其本為末以中國之大不能服鄭不競於楚可不慎乎春秋行事必正其本為末流之若此也

**陳氏**

楚方圖伯而晉以大夫用諸侯由是兵車之會其垂戒明矣

###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弑其君夷臯

乙丑九月二十七日自非公作捍○文公子成公繼伯

**左氏**

晉靈公不君厚斂以雕牆從臺上彈人而觀其辟丸也宰夫胹熊

知所過矣將改之稽首而對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猶不改宣子驟諫公使鉏麇賊之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坐而假寐麇數曰不

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九月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三爵遂扶以下公噉夫爇焉明搏而殺之鬪且出明死之初宣子田首山舍于翳桑見

靈輒餓食之既而與為公介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乙丑趙穿攻靈公於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太史書曰趙盾弑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宣子曰嗚呼我之懷矣自詒伊戚其我之謂矣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宣子使趙穿逆公子黑臀于周而立之壬

申朝于武宮

**穀梁**

靈公朝諸大夫而暴殫之觀其辟丸也趙盾入諫不聽出盾曰天乎天乎予無罪孰為盾而忍弑其君者乎史狐曰子為正卿入諫不聽出亡不遠君弑反不討賊則志同則書重非子而誰故書之曰

**胡氏**

正卿當國任事之臣也

也見忠臣之至於許世子止見孝子之至於趙盾

以高貴鄉公之事觀焉抽戈者成濟唱謀者賈充而當國者司馬昭也為天吏者將原司馬昭之心而誅之乎亦將致辟成濟而足也故陳泰曰惟斬賈充可以少謝天下耳昭問其次意在濟也泰欲進此直指昭也然則趙穿弒君而盾為首惡春秋之大義明矣微夫子推見至隱因董狐之書以垂戒後世亂臣賊子皆以詭計獲免而至愚無知如史太鄧扈樂之徒皆蒙歸獄而受戮焉君臣父子不相夷以至於禽獸也幾希故曰春秋成而亂賊懼

**案**春秋非手弒而書弒者五晉趙盾鄭歸生許世子止楚公子比齊陳乞義父見本條 **又案**晉靈公立於文之六年至是十五年盟會四十七年扈十四年新城十五年扈十七年扈

周定王元年

冬十月乙亥天王崩

匡王也文十五年即位 在位六年定王立

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

三望

不郊而望曰非禮也望郊之屬也不郊亦無望可也

**祭**

其言之何緩也曷為不復卜養牲養一卜帝牲不卜則

板稷牲而卜之帝牲在于滌三月於稷者唯具是視郊則曷為必祭稷王者必以其祖配王者則曷為必以其祖配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 **注** 板引也帝皇天大帝在北辰之中主總領天地五帝羣神也 **穀梁** 卜牛牛死乃不郊事之變也

乃者三乎人之辭也 **注** 牛自傷非備災之道不至也不言免牛者牛死不行免牛之禮也 三乎人者譏宣公不敬致天變也

**朝**

乃

郊為牛之口傷改卜牛而牛又死也不然郊矣禮為天王服斬衰周人告喪于魯史策已書而未葬也祀帝于郊夫豈其時而或謂不以王事廢天事禮乎春秋以來喪紀浸廢有不奔王喪而遠適他國有不修吊禮而自相聘問固將以是為可舉而不廢也卒至漢文以日易月後世不能復其所由來漸矣春秋備書其義自見三望者公羊曰太山河海夫天子有天下凡宇宙之內各山大川皆其所主也故得祭天而有方望無所不通諸侯有一國則境外之山川他人所主者而可以望乎季氏旅於泰山冉求不能救而夫子責之者為泰山魯侯所主也大夫何與焉季氏不得祭泰山則河海非魯之封內其不得祭亦明矣猶者可已不當為之詞

**案**杜氏曰天王崩未葬而郊者不以王事廢天事也王制曰喪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社稷為越紼而行事胡氏所引本此 **又案** 范氏之例三十五皆以為為緩辭陸氏不取其實只便辭耳

葬匡王

**朝**

四月而葬王室不君其禮略也微者往會魯侯不臣其情慢也或曰宣公親之者也而常事不書非矣崩葬始終之大變豈以是為常事而不書也

楚子伐陸渾之戎

陸公

**左**

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于雒觀兵於周疆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

鼎之大小輕重焉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使民知神姦用能協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見鼎遷于商載祀六百商紂暴虐鼎遷于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女奴回昏亂雖大輕也天祚明德有所底止成王定鼎于郊廓卜世三十二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

**胡氏**

夷狄相攻不志此其志何也為陸渾近在鼎之輕重未可問也

至洛觀兵于周疆問鼎之大小輕重焉故

**陳氏**

窺周室也

夏楚人侵鄭

**左氏**

晉侯伐鄭及鄭鄭及晉平士會盟夏楚人侵鄭鄭即晉故也

**胡氏**

案左氏鄭及晉平而

經不書者仲尼削之也鄭本以晉靈不君取賂釋賊為不足與似也而往從楚非矣今晉成公初立其目僭竊偽邦而歸諸夏則是反之正也春秋大改過許遷善書楚人侵鄭者與鄭伯之能反正也故獨著楚人侵掠諸夏之罪爾鄭既見侵於楚則及晉平可知矣

秋赤狄侵齊

宋師圍曹

**左氏**

宋文公即位三年宋武氏之族道昭公子將奉司城須作

亂公殺母弟須及昭公子逐武穆之族武穆之族以曹師伐宋秋宋師圍曹報武氏之亂也

**胡氏**

武穆以曹師伐宋逐而舉兵非討罪也及宋師圍曹而經書之者端本清源之意也武穆二族與曹之師奚為至于宋哉不能反躬自治恃眾強以報之兵革何時而息也宋惟有不赦之罪莫之治也故書法如此

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葬鄭穆公

**左氏**

初鄭文公作繆

燕姑夢天使與己蘭生穆公名之曰蘭

四年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邾莒人不可公伐

莒取向

**左氏**

非禮也平國以禮不以亂伐而不治亂也

**公羊**

此平莒也其言不可

何辭取向也注為公取向作辭也取行義為利伐莒義兵也取向非也乘義我而為利也

**胡氏**

此心平怨心者怨必釋惟小人不能宅心之若

是也雖以勢力強之而不獲成者矣夫以齊魯大國平邾莒小邦宜其降心聽命不待文告之及也然而莒人不可公則以宣公心有所係失平怨之本耳故書及書取以著其罪及所欲也平者成也取者盜也不肯者心弗允從莫能強之者也以利心圖成雖強大者不能行之於弱小春秋書此戒後世之不知治其本者故

**張氏**

易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

行有不得者反求諸己斯可矣者此心之公正自足以感之也以宣公而平二小國若出於公不必假齊一言而彼已服今挾齊為重而莒尚不肯伐莒而齊不復與取向以自益春秋深以著此心之不公而終之以為利也

秦伯稻卒

共公也子桓公立

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弒其君

夷

**左氏**

楚人獻龜於鄭靈公公子宋與子家將見子公之食指動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入宰夫將解龜相視而笑公問之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龜召子公而弗與也子公怒染指於鼎嘗且而反譖子家子家懼而從之夏弒靈公書曰歸生權不足也君子曰仁而不武無能達也凡弒君稱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鄭人立于良辭乃立襄公

**胡氏**

首謀弒逆者公子宋也懼譖而從之者歸生也而以歸生為首惡何也夫亂臣賊子欲動其惡而不從者未有能全其身而不死也故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其從之者與子曰弒父與君亦不從也是以死節許二子矣歸生懼譖而從宋特無求路不可奪之死節耳書為首惡不亦過乎曰歸生與宋並為大夫乃貴戚之卿同執國政可以不從一也嘗統大師與宋人戰獲其元帥已得兵權可以不從二也聞宋逆謀登時而覺先事誅之猶反手耳夫據殺生之柄仗大義以制人使人聽已猶犬羊之伏於虎也何畏於人懼其見殺而從之也哉計不出此顧以古而憚殺比方君父歸生之心悖矣故春秋舍公子宋而以弒君之罪歸之為後世鑒若司馬亮沈慶之等苟知此義則能討罪人不至於失身為賊所制矣

矣

春秋書平六詳見隱六年○又案宣公平莒郊而伐莒取向正與桓公平宋鄭而伐宋戰宋相類蓋二公皆不義失乎怨之本也

案左氏十年傳曰鄭子家卒鄭人討幽公之亂斷子家之棺而逐其族改葬幽公諡之曰靈靈若非親弒未必至此疑首謀雖在宋而弒君實歸生也

赤狄侵齊○秋公如齊公至自齊

**胡氏**

君行告至常事不書宣公比年如齊

而皆致者危之也夫以篡弒謀於齊而取國以土地賂齊而請會以卑屈事齊而求安上不知有天下不知有方伯惟利交是奉而可保乎高固之事亦殆矣故比年如齊而皆致以戒後世之欲利有收往者惟義之與比為可安耳

案宣公如齊者五始此五年九年十年春夏皆書至

冬楚子伐鄭

**左氏**

案此書子者胡氏所謂歸生弒君諸侯未有致討者而楚人至焉故與之也晉成公即位之後楚兵再至鄭矣

**附錄**

**左氏**

是年楚滅若敖氏殺鬬椒立子文之孫箴尹克黃

五年春公如齊夏公至自齊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子

叔姬

**左氏**

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夏公至自齊書曰過也書曰逆叔姬卿自逆也

祖禰有功則舍爵策勲無勲無勞告事而已若夫執止之辱厭尊毀列所以累其先君忝其社稷故當克躬罪己不以嘉禮自終宣公見止連昏鄰國之臣而行飲至之禮故傳言書過者書之以示公過也來逆適諸侯稱女適大夫稱字所以別尊卑也此與莊二十七年莒慶來逆叔姬同文

恥辱哉

### 叔孫得臣卒

**左**

**注**不書日公

**左**

**注**不日者知公子遂欲弑君為不與小斂

誅正以所聞之世大夫卒無罪者日有罪者月也胡氏其或不日則見恩數之略爾仲遂如齊謀弑子赤得臣與之偕行在宣公固有援立之私其恩數豈略而不書日是聖人削之也方仲遂往謀而得臣並使也若憐然不知其謀或知之而不能救則將焉用彼相矣春秋治子赤之事專在仲遂以其內交宮禁外結強隣大惡無所分也而得臣有同使之罪故特不日以貶之若曰大夫

而不能為有無者不足加以恩數云爾

### 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

**左**

**注**反馬也

**注**叔姬寧固反馬疏未成婦故子叔姬不書夫氏從父母辭

禮嫁女留其送馬謙不敢自安及三月廟見成婦遣使反馬則高固親來非禮也又禮女子有行遠父母者歲一歸寧今未易歲也而叔姬亟來亦非禮也故書及書來以著齊罪也大夫適他國必有君命與公事否則禮法之所禁而可犯乎惠公許其臣越禮恣行而莫遏高固委其君逾境自如而不忌則人欲已肆矣凡昏姻常事不書日而書此者則以為非常為後戒也

### 楚人伐鄭

**左**

**注**楚子伐鄭陳及楚平

**案**此書人者即胡氏所謂與師動眾賊則不討惟服鄭之為事故傳稱子經書人貶之也楚兵三至鄭矣

### 六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左**

**注**陳即楚

**左**

**注**趙盾弑君此其復見

何親弑君者趙盾也弑君者趙穿則曷為加之趙盾不討賊也

案傳稱陳及楚平晉荀林父伐陳經皆不書晉更侵之胡氏衛加兵于陳即陳及楚平可知矣以盾免書侵即荀林父

無詞可稱亦可知矣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晉嘗命上將帥師救陳又再與之連兵伐鄭今而即楚無乃於已有闕蓋亦自反可也

內省德遠以兵加之則非義矣故林父不書  
伐而盾免書侵正晉人所以主盟非其道也

**案**公羊於此條下方序趙盾事與左氏大略同故不具錄但稱史曰  
爾為仁為義人弑爾君而復國不討賊此非弑君何又曰趙穿緣民  
眾不說起弑靈公然後迎趙盾  
而入與之立于朝其說稍詳

夏四月○秋八月又蝻 **注**先是公伐莒取 **胡氏** 傳謂冬蝻為穀

之效也先是公伐莒取向後再如齊伐萊軍旅數起賦斂既煩戾氣應之  
矣夫善惡之感萌於心而灾祥之應見於事宣公不知舍惡遷善以補前  
行之愆而用兵不息災異數見年穀不豐國用空乏卒至於改助法而稅  
民蓋自此始矣經於冬蝻蝻一物之變必書于策示後世天人感應之理不  
可誣當慎  
其所感也

**案**經於宣公之編書曰冬蝻  
三哀公之編書曰冬蝻二

冬十月 **附錄** **左氏** 是年夏定王求后于齊冬召桓 **左氏** 秋赤狄

懷及邢丘晉侯欲伐之中行桓子曰使疾其民 **左氏** 冬楚人伐鄭  
以盈其貫將可禮也 **案**為十五年晉滅狄傳 **左氏** 取成而還  
**案**九年十一月傳所  
稱厲之役蓋在此

七年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 **通**且謀會晉也 **左氏** 來

前定也不言及者以國與之不言其 **胡氏** 來盟為前定者嘗言有約言  
人亦以國與之不日前定之盟不日 **胡氏** 矣未足效信而釋疑又相軟  
血固結之耳是盟衛欲為晉致魯而專事齊初未與晉通也必有疑焉  
而衛侯任其無咎故遣良夫來為此盟而公卒見辱盟非春秋之所貴義  
自見  
矣

**案**來盟書使二  
鄭語衛良夫

夏公會齊侯伐萊秋公至自伐萊大旱 **左氏** 不與謀也

謀曰及不與謀曰會 **注**書曰早 **胡氏** 及者內為志會者外為主平莒及  
而不書雩雩無功或不雩 **胡氏** 郊公所欲也故書及繼以取向即  
所欲可知矣伐萊齊志也故書會繼以伐致即師行之危亦可知矣公與  
齊侯俱不務德合黨連兵恃強陵弱是以為此舉也軍旅之後必有凶年  
言民以征怨咨之氣感動天變而旱乾作矣其以大旱于書者或不雩  
或雖雩而不雨也不雩則無恤民憂國之心雩而不雨格天之精意闕矣

**案**大旱二詳見  
僖二十一年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 **黑壤即**

**疾** 鄭及晉平公于宋之謀也故相鄭伯以會冬盟于黑壤王叔桓公臨之以謀不睦晉侯之立也公不朝焉又不使大夫聘晉人止公于會盟于黃父公不與盟以賂免故黑壤之盟不書諱之也 **注** 慢盟主以取執止之辱故諱之 **胡氏** 會而不得見不以不盟不以不與盟為諱則曲不在公而主會盟者之罪耳與於會不與於盟而公有歉焉非主會盟者之過也則書會不書盟若黑壤自是也晉侯之立公既不朝又不使大夫聘而每歲適齊是宣公行有不嫌於心而非晉人之咎矣凡不直者臣為君隱子為父隱於以養臣子愛敬之心而不事盟主又以賂免則不直在己矣

**案** 自文公以來晉以不朝討魯者再見矣文公二年辱以處父之盟今年不與黃父之盟晉固可責也而文宣之不能謹於禮以至衰敗亦有由矣就二公論而黃父之會止諱盟不書也宣公五年止於齊七年止於晉何以為國哉 **案** 會不得見者沙隨也盟不得與者平丘也 **案** 陳氏曰晉靈公之會同皆不序自黑壤而下復序諸侯何也不序諸侯猶責伯者也以其不勝貶序之可也

八年春公至自會

**疾**

**注** 義同五年書過

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

**疾**

**注** 蓋有疾而還大夫受命而出雖死以尸

將事遂以疾還非禮也

**案**

有疾也譏何譏爾大夫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忍疾行又為反 **注** 聞喪者聞父母之喪徐行者不忍疾行又為

君當使人追代之喪尚不反況疾乎

**穀梁**

乃者亡乎人之詞也 **注** 言魯使不得其人也

**胡氏**

至黃乃復雍君命也有疾亦不

復可乎大夫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反未致事而死以尸將事楚伐吳陳侯使公孫貞子弔吳及良而卒將以尸入吳人辭焉上介羊尹蓋曰寡君使蓋備使弔君之下吏無祿使人逢天之感大命隕墜絕世于良廢日供積一日遷次今君命逆使人曰無以尸造于門是我寡君之命委于草莽也無乃不可乎吳人不敢辭君子以為知禮乃者無其上之詞其曰復事未畢也

**案** 穀梁曰復者事畢也國得公命也此與例不合公孫敖以棄命從淫書不至而復公子遂以有疾亦書復罪之如敖也昭公以有疾書有疾乃復遂亦有疾而不書有疾者雖疾亦無復道也 **公羊** 例曰乃難詞陸氏例曰乃難於而與胡氏不合

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

**疾**

**注** 不言公子間無異事省文從

可知也稱字時君所嘉無義例

**案**

何以不稱公子貶曷為貶為弒子赤貶然則曷為不於弒焉貶於文則無罪於子則無年

**穀梁**

此公子也其曰仲何也疏之也何為疏之也是不卒者也不疏則無用見其不卒也則其卒之何也以譏乎宣也聞大夫之喪則去樂卒事

**胡氏**

有事言時祭此公子遂也曷為稱字生而賜氏俾世其官也曷為書卒以事之變卒之也古者諸侯立家大夫卒而賜氏其後尊禮權臣寵遇貴戚而不由其道於是乎有生而賜氏者在魯則季友仲遂是也襄仲殺惡及視援立宣公而宣公深德之故生而賜氏使世大夫以答之也經於其

卒書百族以志變法之端為後世戒

**案**仲遂稱仲正與季友稱季同文上書公子而遂不稱公子者杜氏陳氏謂蒙上文是也仲遂稱名正與公子輩同當不書卒此書卒者因事之變以明御卒不繹之禮也有事只時祭以非祭之失故不書祭名正義以為此禘祭者非也仲遂之子為公孫歸父歸父以宣十八年出奔魯人以歸父之弟仲嬰齊後之為仲氏見成十五年

壬午猶繹萬入去籥

**左氏**

非禮也注繹又祭陳昨日之禮所以賓尸萬舞名籥管也猶者可止之辭魯人

知卿佐之喪不宜作樂而不知廢繹故萬舞去籥惡其聲聞

**左氏**

萬者何千舞也籥者何籥舞也去其有聲者廢其無聲者存其心焉

爾存其心焉爾者何知其不可而為之也猶者何通可以已也

**胡氏**

繹者祭之明日以賓尸也猶者可已之詞萬舞也以其無聲也故入

而遂用籥管也以其有聲也故去而不作是謂故知不可存其邪心而不能格也禮大夫卒當祭則不告終事而聞則不繹不告者盡肅敬之誠於宗廟不繹者全始終之恩於臣子仲遂國卿也卒而猶繹則失寵遇大臣之禮矣

**案**猶為可已之詞三傳皆同此事與昭十五年叔弓卒略同彼以去樂卒事為得禮此以猶繹為失禮皆記事之變也○**又案**呂氏曰萬舞文武二舞之總名籥舞文舞之別名文舞又謂之羽初獻六羽是也蓋吹籥而秉翟羽也○**又案**遂之生不當賜氏而賜氏遂

之卒不當猶繹而猶繹或進或退一則謹世臣之始一則重大臣之終並行而不相悖也

戊子夫人呂嬴氏薨

**左氏**

**胡氏**

敬嬴文公妾也何以稱夫

友而屬其子及僖公得國立以為夫人於日疇妾亂矣春秋於風氏凡始卒四貶之則禘于太廟去其姓氏秦人歸遂不稱夫人榮叔舍贈召伯會葬王再書而無天是也敬嬴又嬖私事襄仲而屬宣公不待致于大廟援例以立則從同同而無貶矣其意若曰以義起禮為可繼苟出於私情而非義後雖欲正可若何

晉師白狄伐秦

**左氏**

白狄及晉平

**胡氏**

晉主夏盟糾合諸侯攘

之怨起自侵崇其曲在晉責已可矣既不知自反釋怨修睦以補前過已可咎矣乃復興師動眾會戎狄以伐之獨不惡傷其類乎直書于策貶自見矣

**案**晉絕秦書曰白狄及君同州君之仇讎而我之昏姻也晉與秦自侵崇啟豐七年而未已晉民狄而結以伐秦其罪非大矣故自此至成

十三年呂相絕秦比日連兵之事秦康共晉襄靈之後晉成秦桓之交兵又始於此

楚人滅舒蓼

**左氏**

**左氏**

楚為眾舒



芟滅之楚于疆之及 **胡氏** 詩稱荆舒是懲其自相攻滅中國何與焉然滑內盟吳越而還 **案** 吳越見傳始此 為懼有攘卻之謀而不可忽則聖人之意也

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 杜氏曰月三十日 **公羊** 注是後楚莊圍宋伐鄭勝晉中國侵

奪之 應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

克葬 敬嬴公穀作頃熊 **左氏** 葬敬嬴早無麻始用葛弗雨不克葬禮也禮卜葬先遠日辟不懷也 **公羊** 而者何

者何難也曷為或言而或言乃乃難乎而也 **公羊** 難也乃者外而淺此据定公書乃克葬所以起孝子情重難有淺深故也 **穀梁** 葬既有日不為雨止禮也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而緩詞也足乎日之詞也 **胡氏** 成

此据定公乃克葬乃急詞不足乎日之詞也 **胡氏** 成 薨以夫人葬以小君將附于廟而始有二夫人也則四則以正其事今敬嬴無貶從同同可也而於宣公元年即以所逆穆姜婦之見敬嬴遂以子貴援例而亟立為夫人也倍公享國八年然後致成風而敬嬴之亟也雖云援例魯君臣之責亦可知矣無貶而書法若此者猶桓宣弒君而書即位爾敬

高嬴以其子宣公屬襄仲殺太子及其母弟雖假手于仲實敬嬴之謀也敬嬴逆天理拂人心其於終事雨不克葬著咎徵焉而謂無天道乎夫喪事即遠有進而無退不為雨止禮也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潦車載其裝蓋士喪禮也有國者乃不能為雨備是儉其親也不亦薄乎厚葬古人所戒而墨之治喪以薄又君子之所不與故喪事以制春秋之旨也

**案** 胡氏說本穀梁及徐邈左氏引禮以為冒雨而葬是不思其親故以不克葬為得禮胡不取

城平陽 平陽泰山平陽縣 **左氏** 書時

**案** 城平陽三傳皆曰無說豈非黑壤既歸魯仍事齊故城邑以備晉乎

楚師伐陳 **左氏** 陳及晉平林楚師伐陳取成而還

九年春王正月公如齊公至自齊 **穀梁** 注有母之喪而行朝會非禮傳例曰

如往月 危往也

**案** 范氏說得之故泰山孫氏及張氏皆從之而何休獨曰日月者善宣公事齊合古禮卒使齊歸濟西田五年再朝近得正也此於常朝猶可若以言宣公之朝齊則大非矣不可取

夏仲孫蔑如京師

**左氏**

王使來徵聘夏子孟獻子聘於周王以為有禮厚賄之

**胡氏**

以淺言之

屬詞比事春秋教也當歲首月公朝于齊夏使大夫聘于京師此皆比事可考不待貶絕而惡自見者也宣公九年於周纒一往聘其在齊則又再朝矣經於如齊每行必致深罪之也下逮戰國周衰甚矣齊威王往朝于周而天下皆賢之況春秋時乎而宣公不能也故聘覲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諸侯之行惡而倍畔侵陵之敗起矣此經書君如齊臣如周之意而特書王正月以表之也

齊侯伐萊

**案**東萊有萊山從齊之小國也齊自七年會魯魯伐之今年又自伐之卒於襄六年而滅之公矢

秋取根牟

根牟東夷國琅邪陽都縣東有牟鄉

**左氏**

言易也

**陳氏**

取言公取不言公非公命也自宣而下征

伐在大夫矣

**案**公羊以為邾邑不係乎邾諱亟也趙子又曰不係乎邾蓋魯本邑皆無据左氏注以為國者恐是其言易者與內滅書取例合口

八月滕子卒

昭公也

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晉荀林父帥

師伐陳

**左氏**

會于扈討不睦也陳侯不會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陳晉侯卒乃還不睦齊陳也不書諸侯師林父帥之無將

帥

**胡氏**

**案**左氏則知經所書者與晉罪陳之詞也會于扈以待陳而陳侯不會然後林父以諸侯之師伐之也則幾於自反而有禮矣不書諸侯之師而曰林父帥師者在會諸侯皆以師聽命而林父兼將之也則其眾輯矣晉主夏盟又嘗救陳所宜與也而惟楚之即夫豈美我乎

辛酉晉侯黑殿卒于扈

九月無辛酉日誤晉景公繼伯

**案**成公立於宣二年至是八年會二七年黑壤九年扈

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

成公也

**胡氏**

衛成事晉甚謹而魯宣獨深向齊衛欲為晉致魯而黑壤

之會晉人止公故扈之會魯獨不往二國赴喪魯亦不會也

宋人圍滕

**左氏**

因其喪也

**胡氏**

圍國非將甲師少所能辦也必動大眾而使大夫為主帥明矣然而稱人是貶之也

滕既小國又方有喪所宜矜哀弔恤之不暇而用兵革以圍之比事以觀知見貶之罪在不仁矣

楚子伐鄭晉卻缺帥師救鄭

**左氏**

楚子為厲之役故伐鄭晉卻缺救鄭鄭伯敗楚師于

柳棼國人皆喜唯子良憂曰是國之災也吾死無日矣

**胡氏**

楚丘加鄭數矣或稱人或稱晉討

向也鄭自晉成公初立舍楚而從中國正也楚人為是與師而加鄭不義矣故宣公三年書人書侵罪之也次年鄭公子歸生弒其君諸侯未有聲

罪致討者而楚師至焉故特書爵與之也然與師動眾賊則不討惟服鄭之為事則非義舉矣故又次年傳稱楚子伐鄭而經書人再貶之也至是稱爵豈與之乎案公羊例君將不言帥師書其重者也至此書爵則其陵暴中華以重兵臨鄭矣何以知其非與之乎曰下書晉卻缺帥師救鄭則知其非與之也由此觀春秋書法皆欲治亂賊之當黑謹華夷之辨以一字為褒貶深切著明矣

**案**春秋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此胡氏正例而陳氏立例以為救不書必救而無功然後書於此條曰書救鄭何楚伯也元年救陳今年救鄭而辰陵之盟序陳鄭於楚子之下遂以諸侯子楚矣此雖與胡氏不合然亦得春秋之微意○**又案**左八年傳晉克有盟疾卻缺代趙盾為政

**陳殺其大夫洩冶**

**寤**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皆衷其相服以戲于朝洩冶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且聞不令君其納之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二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洩冶孔子曰詩云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其洩冶之謂乎注夏姬鄭穆公女陳大夫御叔妻

**寤**稱國以殺其大夫御叔妻也稱國以殺者君與用事大臣同而殺之者有專輒之罪矣洩冶無罪而書名何也治以諫殺身者也殺諫臣者必有亡國弑君之禍故書其名為徵舒弑君楚子滅陳之端以垂後戒此所謂義係於名而書其名者也比于諫而死子曰商有三仁焉洩冶諫而死何獨無讓詞夫語默死生當其可而止爾洩冶之盡言無隱不愧

乎史魚之直矣方諸比干自靖自獻于先王則不可同日而語也治雖效忠其猶在宋子哀魯曾叔肝之後乎故仕於昏亂之朝若異姓者如子哀潔身而去可也其貴戚耶不食其祿如叔肝善矣

**案**此條穀梁敘事與左氏略同但穀梁以為君愧於洩冶不能用其言而殺之左以為二子殺之有少異耳胡氏所引比干洩冶事乃用家語子貢孔子問答大意

春秋諸傳會通卷第十四

後學 成德 校訂

春秋諸傳會通卷第十五

廬陵進士李廉輯

宣公

十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齊人歸我濟西田

**左氏**

如公

齊齊侯以我服故歸濟西之田

**公羊**

齊已取之矣其言我何言以賂齊者不言來公如齊因受之也

絕于我齊已言取之矣其實未之齊也

**胡氏**

我者未絕於我也曷為未屬於魯實未歸於齊不言來者明不從齊來不當坐取邑

為兄弟反之不言來公如齊受之也

**張氏**

此亦如齊亦致其至而不書月者為是年夏使仲孫蔑如京師故特於歲首書王正月以著宣公之罪而君臣名分之際謹嚴如此也歸田以為私惠比於君臣名分之際則大小不

侔矣宣公於齊順其所欲既以女妻其臣又以兵會伐萊之舉又每歲往朝于齊廷雖諸侯事天子無是禮也故惠公悅其能順事已而以所取濟

西田歸之也歸謹及闡直書曰歸此獨書我者乃相親愛惠遺之意或謂濟西魯之本封故書我誤矣以柔巽卑屈事人

之柔巽卑屈事已不以其道而歸其地皆人欲之私而非義矣

**張氏**

不言來者諱而得之也謹闡歸於取之年故不言我今歸於十年之

後故書我也特書曰我則取之不以其道而歸之不以其正一出於相與之私為可見矣

**案**經書曰齊歸我田邑三此年濟西書歸我定十年鄭謹龜陰書來歸哀八年謹闡直書歸曰來歸者心悅誠服之詞也歸者順詞也歸我者親愛惠遺之詞也公羊以為元年齊人取濟西田不過許受之如漢律行言許受財之類故云當坐取邑爾來十年仍不入己見宣有禮還復歸之可以滅其初惡是以春秋恕之不復言來以除其過故云不當坐取邑趙子以為迂誕之甚不可取是也趙子又曰此言我濟西田者為濟水長不必是魯田以別他爾亦通其毅梁杜氏不言來之說雖通然施之於謹闡則不合矣故胡氏獨以鄭謹龜陰之書來為序績而與濟西謹闡書法不同也

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己巳齊侯元卒○齊崔氏

出奔衛**左氏**齊惠公卒崔杼有寵於惠公高國畏其逼也公卒而逐之奔衛書曰崔氏非其罪也且告以族不以名凡諸侯之大

夫違告於諸侯曰某氏之守臣某失守宗廟敢告所有玉帛之使者則告不然則否  
**胡氏**書曰崔氏以族奔也許翰謂崔杼出而能反反而能弒以其守強也於此舉氏辨之早也其說得矣所謂譏世卿者非公羊本旨蓋門弟子因尹氏武氏稱世卿而附益之於此爾經有事同而詞異亦有事異而詞同一視之則泥而不通矣

公如齊五月公至自齊**左氏**公如齊奔喪**胡氏**文約而事詳

齊朝惠公夏如齊奔其喪若是不致可也而皆致者甚之也天王之喪不奔欲行郊禮而汲汲於奔齊惠公之喪天王之葬不會使微者往而公孫歸父會齊惠公之葬其不顧君臣上下尊卑之等所謂肆人欲滅天理而無忌憚者也詞繫而不殺聖人之情見矣

**案**經書公至自齊九莊二十三春夏二十四倍二十三宣四五九十春夏其朝齊止此昭公之編三至自齊以奔三書非嘉好之事也

癸巳陳夏徵舒弒其君平國**左氏**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於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女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

出自其殿射而殺之二子奔楚  
**胡氏**名氏以弒何也禍莫大於拒諫而殺直臣忠莫顯於身見殺而其言驗洩治所為不憚斧鉞盡言於其君者正謂靈公君臣通於夏徵舒之家恐其及禍不忍坐視故昧死言之靈公不能納又從而殺之卒以見弒而亡其國此萬世之大戒也特書徵舒之名氏以見洩治忠言之驗靈公見弒之由使有國者必以遠色修身包容狂直開納諫諍為心也杜氏以為罪不及民故稱大夫以弒者非經意矣

六月宋師伐滕**左氏**滕人恃晉而**胡氏**前圍滕稱人刺伐喪也此

國爵上公霸主之餘業力非不足也今鄰有弒逆不能聲罪致討乃用大眾以伐所當矜恤之小邦且滕不事已無乃已德猶有所闕而滕何尤焉

故特稱師以著其罪而汲汲於誅亂臣討賊子之意見矣

**案**滕自宋人執嬰齊之後滕遂為宋私屬故宋之盟叔孫豹曰滕宋私也成周之城仲幾曰滕宋役也小國之偏於強暴非一日矣

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

**胡氏**歸父仲遂之子貴而有寵宣公深德齊侯之能定其位而

又以濟西田歸之也故生則傾身以事之而不辭於屈辱沒則親往奔喪而使貴卿會其葬亦不顧天王之禮闕然莫之供也比事考詞義自見矣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

**資**

鄭及楚平諸侯之師伐鄭取成而還

**胡氏**其稱人貶也鄭居大國之間從於強令豈其罪乎不能以德之平益輕罪

怨故與

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

**資**

劉康公來報聘

夫稱王季子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字王季子何貴也其貴奈何母弟也

**胡氏**公羊曰王季子者王之母弟也王有時聘以結諸侯之好禮也宣公享國至是十年不朝于周而比年朝齊不奔王喪而奔齊

侯喪不遣貴卿會匡王葬而使歸父會齊侯之葬縱未舉法勿聘焉猶可也而使王季子來王靈益不振矣自是王聘春秋亦不書矣

**案**王聘七止於此

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

邾邑魯國鄒縣北有繹山蓋別有繹所遷之都也

**胡氏**用貴卿為主將舉大眾出征伐不施於亂臣賊子奉天討罪而陵弱侵小近在邦域之中附庸之國是為盜也當此時陳有弑君之亂既來赴告藏在諸侯之策矣曾不是圖而有所事於邾不亦偵乎故四國伐鄭賤而稱人魯人伐邾特書取繹以罪之也

大水

**羊**

注先是城平陽取根牟

**張氏**

陰長陽消夷及蕪役重民怨之所生

季孫行父如齊冬公孫歸父如齊

**資**

季子文子初聘于齊冬子家如齊伐邾

故齊侯嗣立宣公親往奔其父喪又使貴卿會葬矣若待逾年然後修聘未晚也而季孫亟行歸父繼往則以宣公君臣不知為國以禮而謂安悅取人之可以免於討也歸父貪於取繹畏齊而往蓋理曲則氣必餒矣能無畏乎哉春秋備書而不削以著其罪為後世鑑也

齊侯使國佐來聘

**資**

國武子來報聘

**胡氏**

葬之速也大不懷也又未逾年而以君命遣使聘于

鄰國則哀戚之情忘矣孟子曰養生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

滕文公五月居廬未有命戒及至葬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悅而有願為其氓者蓋禮義人心之所同然也齊頃公嗣位之初舉動如此喪師失地幾見執獲豈特婦人笑客之罪哉已失守身之本矣

通志堂

**饑**

**食** 注有水災 嘉穀不成

**食**

何以書以重書也 危亡將至故重而書之明當自省減開倉廩賑

民食不足百姓不可復興

振 **張** 王政以民食為重故積貯天下之大命也前此百有餘年水旱螟 國用無節上下用竭故 一遇水旱遂至乏食耳

**案** 經書饑三此年十五年 年襄二十四年大饑

楚子伐鄭 **食**

楚子伐鄭晉士會救鄭逐楚 師于潁北諸侯之師成鄭

**朝**

經有詞同而意異 者比事以觀斯得

之矣九年楚子伐鄭稱爵者貶詞也若曰國君自將恃強壓弱憑陵中夏 之稱也知然者以下書晉卻缺帥師救鄭則貶楚可知矣此年楚子伐鄭 書爵者直詞也若曰以實屬詞書其重者而意不以楚為罪也知然者以 傳書晉士會救鄭逐楚師于潁北而經削之則責晉可知矣此類兼以傳 為案 者也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

辰陵陳地穀作 夷陵齊地恐非

**食**

楚子伐鄭及櫟 良曰晉楚不務德而兵爭與其來者 可也晉楚無信我焉得有信乃從楚夏楚盟于辰陵陳

鄭服也楚左尹子重侵宋王待諸鄭令尹為艾 儼城沂 **注** 傳言晉與楚狎主盟艾儼孫叔敖也

**食**

不日月者莊王行 霸約諸侯明王法討

徵舒善其憂中 國故為信辭

**朝**

晉楚爭此二國為日久矣今陳鄭背晉從楚盟于 辰陵而春秋書之無貶辭者豈與其下喬木入幽

谷乎中國而不能令則夷狄進矣經之大法在誅亂臣討賊子有亂臣則 無君有賊子則無父無君即中國變為夷狄人類殄為禽獸雖得天 下不能一朝居也今魯與齊方用兵伐莒晉與狄方會于橫函而不謀少 西氏之逆也而楚人能謀之所謂禮失而求之野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 之亡也辰陵之盟所以得書於經而詞無 貶乎聖人討賊之意可謂深切著明矣 **陳氏** 序楚子於陳侯鄭伯 之上初予楚以伯也

**案** 春秋書楚之主盟會者三此年及僖二十七年盟宋昭四年會申 也盟宋則書楚人於其上會申則不殊淮夷於其下皆貶諸侯之文 獨此盟 無貶詞

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秋晉侯會狄于橫函 **左氏**

晉卻成子求成于眾狄眾狄疾赤狄之役遂服于晉秋會于橫函眾狄服 也是行也諸大夫欲召狄卻成子曰吾聞之非德莫如勤非勤何以求人 能勤有繼其從之也詩曰文王既勤止文王猶勤况寡 **穀梁** 不言及外 德乎 **注** 晉侯往會故主狄與會吳于鍾離于相同文 **穀梁** 狄也 **注** 所 以異之

於諸夏 **朝** 春秋正法不與夷狄會同分類也書會戎會狄會吳皆外 則方伯之責也又不能討則四鄰諸侯宜有誦矣而魯方會齊伐莒晉方 求成于狄是失肩背而養其一指不能三年而總小功之察不亦慎乎凡

**朝**

春秋正法不與夷狄會同分類也書會戎會狄會吳皆外 則方伯之責也又不能討則四鄰諸侯宜有誦矣而魯方會齊伐莒晉方 求成于狄是失肩背而養其一指不能三年而總小功之察不亦慎乎凡

此直書其事不待貶絕而義自見者也

**張氏**

昔侍晉而不事齊魯從齊而伐之事齊故聽命也

#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丁亥楚子入陳

**左氏**

楚子為陳夏氏亂故

伐陳謂陳人無動將討於少西氏遂入陳殺夏徵舒轅諸栗門因縣陳侯在晉申叔時使于齊反復命而退王使讓之曰夏徵舒為不道弑其君寡人以諸侯討而戮之諸侯縣公皆慶寡人女獨不慶寡人何故對曰猶可辭乎王曰可哉曰夏徵舒弑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亦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反之可乎對曰可哉吾儕小人之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也乃復封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故書曰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書有禮也

**稱人討賊辭** **羊** 此楚子也其稱也沒其縣陳本意全以討亂存國為文善其得禮

**不與外討也** 不與外討者因其討乎外而不與也雖內討亦不與也曷為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為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封也諸侯之義不得專封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為無道者臣弑君子弑父力能討之則討之可也

**穀梁** 此入而殺入何也外徵舒於陳也其外徵舒於陳何也明楚之討有罪也入者內弗受也日入惡入者也何用弗受也不使夷狄為中國也

**胡氏** 稱人者眾詞也大惡人人所同惡人人所得討其稱楚人殺徵舒諸夏罪自見矣先書殺後書入者與楚子之能討賊故先之也討其賊為義

其國為貪舜跖之相去遠矣其分乃在於善與利耳楚莊以義討賊勇於為善舜之徒也以貪取國急於為利跖之徒矣為善為惡特在一念須臾之間而書法如此故春秋傳心之要典不可以不察者也或曰聖人大改過楚莊可謂能改過矣猶書入陳以貶之何也曰楚莊意在滅陳雖復封之然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而又納其亂臣是制人之上下使不得其君臣之道也晉人以幣如鄭問駟乞之立故子產對曰若寡君之二三臣而晉大夫專制其位是晉之縣鄙也何國之為他國非所當與也而必欲納其亂臣存亡與滅其若是乎仲尼重傷中國深美其有討賊之功故特從末減不稱取陳而

**陳氏** 曷為不書入而後殺子之以討賊之義也書書入雖曰與之可矣

入而後殺是以利陳累莊王也不以利陳累莊王則討賊一事也入一事也入雖君將貶人之於是稱楚子楚強甚矣終莊王一篇雖圍滅無貶詞固進楚也亦夏楚也

**案** 稱人者討賊之詞左氏穀梁傳皆同惟公羊以為貶詞非也

**案** 楚假討賊之義以有事於中國者四殺徵舒也執慶封也誘蔡般也執陳招也執陳招先書滅誘蔡般特書名皆不與以討賊惟楚莊殺徵舒得討賊之義故特書人而與州吁陳佗等同文執慶封亦無貶詞故何氏以為義兵但楚靈之暴非莊王比矣

**案** 晉侯執曹伯先書入曹楚子殺徵舒後書入陳見書法之精而已矣

# 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寧公**

**穀梁**

納者內弗受也輔人之不能

之上使不得其君臣之道不可

**胡氏**

此二臣者從君於昏宣淫於朝誅殺諫臣使其君見弑蓋致亂之臣也肆諸市朝與眾同棄然



後快於人心今乃詭詞奔楚托於討賊復讎以自脫其罪而楚莊不能察其反覆又使陳人用之是猶人有飲毒而死者幸而復生又強以毒飲之可乎故聖人外此二人於陳而特書曰納納者不受而強納之者也為楚莊者宜奈何豬微舒之宮封洩冶之墓尸孔甯儀行父于朝謀於陳眾定其君而去其庶幾乎

**案**春秋書納六子糾捷菑爭國者也頓子北燕伯失國者也世子蒯瞶不當世國者也惟此以大夫而書納穀梁胡氏得之左氏以納亂臣為有禮公羊以為納公黨與比非也

### 十有二年春葬陳靈公

**案**討此賊者非臣子也何以書葬君子辭也楚已討之矣臣子雖欲討之而無

**國**天下之惡一也本國臣子或不能討而上有天王下有方伯又其次有四鄰有同盟有方域之諸侯有四夷之君長與凡民皆得而討之所以明大倫存天理也微舒雖楚討之陳之臣子亦可以釋怨矣故得書葬君子詞也

### 楚子圍鄭

**案**厲之役鄭伯逃歸自是楚未得志焉鄭既受盟于辰陵又微事于晉春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大臨守

陣者皆哭楚子退師鄭人脩城進復圍之三月克之入自皇門至于達路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曰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其俘諸江南以實海濱亦唯命其前以賜諸侯使臣妾之亦唯命若惠顧前好微福於厲宣桓武不泯其社稷使改事君夷於九縣

君之惠也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君實圖之左右曰不可許也得國無赦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幾乎退三十里而許之平潘廕入盟子良出質**胡**言入書其重者楚子縣陳蓋滅之矣而經止書入其於鄭也蓋即其國都矣而經止書圍曷為悉從輕典不著其憑陵諸夏之罪乎上無天王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臣弑君子弑父諸夏不能討而夷狄能討之春秋取大節略小過雖如楚子憑陵上國近造王都之側猶從末減於以見誅亂臣討賊子正人倫之為重也

**案**鄭自此從楚直至成五年蟲牢之盟方向晉

###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

#### 績

**案**夏六月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先穀佐之士會將上軍卻克佐之趙朔將下軍欒書佐之韓厥為司馬及河間鄭既及楚平桓子

欲還曰無及於鄭而勦民焉用之楚歸而動不後隨武子曰善會聞用師觀釁而動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楚軍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德刑成矣昔歲入陳今茲入鄭民不罷勞君無怨讟政有經矣荆尸而舉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事不奸矣為教為宰擇楚國之令典軍行右轅左追蓐前茅慮無中權後勁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能用典矣其君之舉也內姓選於親外姓選於舊舉不失德賞不失勞君子小人物有服章禮不逆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之何敵之彘子曰不可晉所以伯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從不可謂武

由我失伯不如死且成師以出聞敵疆而退非夫也以中軍佐濟知莊子曰此師殆哉易曰師出以律否臧凶果遇必敗韓獻子謂桓子曰彘子以偏師陷子罪大矣不如進也事之不捷惡有所分與其專罪六人同之不如猶愈乎師遂濟楚子北師次于郟將飲馬於河而歸聞晉師既濟欲還嬖人伍參欲戰令尹孫叔敖弗欲南轅反旆伍參言於王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穀剛愎不仁未肯用命此行也晉師必敗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王病之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次于管以待之鄭自王成如晉師曰楚師驟勝而驕其師老矣而不設備擊之必敗彘子曰敗楚服鄭於此在矣必許之樂武子曰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于勝之不可保訓之以若教蚡冒筭路藍縷以啟山林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不可謂驕師直為壯曲為老我則不德而傲怨于楚我曲楚直不可謂老其君之戎分為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于昏內官序當其夜以待不虞不可謂無備子良鄭之良也師叔楚之崇也師叔入盟子良在楚楚鄭親矣來勸我戰我克則來不克遂往以我十也鄭不可從楚少宰如晉師曰寡君少遭閔凶不能文聞二先君之出入此行也將鄭是訓定豈敢求罪於晉二三子無淹久隨季對曰昔平王命我先君文侯曰與鄭夾輔周室母廢王命今鄭不辜寡君使君羣臣問諸鄭豈敢辱侯人彘子以為詔使趙括從而更之曰行人失詞寡君使君羣臣遷大國之迹於鄭曰無辟敵羣臣無所逃命楚子又使求成于晉盟有日矣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為右以致晉師晉魏錡求公族大夫未得而怒欲敗晉師請致師弗許請使許之遂往請戰而還趙旃求鄉未得請挑戰弗許請召盟許之與

魏錡皆命而往卻獻子曰二憾往矣弗備必敗彘子曰鄭人勸戰弗敢從也楚人求成弗能好也師無成命多備何為士季曰備之善彘子不可士季使鞏朔韓穿帥七覆于敖前故上軍不敗趙旃夜至楚軍使其徒入之楚子為乘廣三十乘分為左右王乘左廣以逐趙旃晉人懼二子之怒楚師也使軫車逆之潘黨望其塵使騁而告曰晉師至矣楚人亦懼王之入晉軍也遂出陳孫叔曰進之寧我薄人無人薄我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遂疾進師車馳卒奔乘晉軍桓子不知所為鼓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晉師右移上軍未動楚子使告唐惠侯曰不穀不德而貪以遇大敵不穀之罪也然楚不克君之羞也敢藉君靈以濟楚師使潘黨帥游闕四十乘從唐侯為左拒以從上軍駒伯曰待諸乎隨季曰楚師方壯若萃於我吾師必盡不如收而去之分謗生民不亦可乎殿其卒而退不敗楚熊負羈囚知瑩知莊子以其族反之射連尹襄老獲之囚公子穀臣以還及昏楚師軍於郟晉之餘師不能軍宵濟亦終夜有聲丙辰楚重至於郟遂次于衡雍潘黨曰君去盃築武軍而收晉尸以為京觀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夫文止戈為武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眾豐財者也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祀于河作先

**季** 晉而與楚子為禮也曷為不與晉而與楚子為禮也莊王伐鄭勝乎皇門放乎路衢鄭伯肉袒左執茅旌右執鸞刀以逆莊王曰寡人無良邊垂之臣以干天禍是以使君王沛焉辱到敝邑君如矜此喪人錫之不毛之地使帥一二耆老而緩焉請唯君王之命莊王曰君之不令臣文日勿為言足以使寡人得見君之玉面而微至于此莊王

親自手旌左右搗軍退舍七里將軍子重諫曰南郢之與鄭相去數千里諸大夫死者數人廝役扈養死者數百人今君勝鄭而不有無乃失民臣之力乎莊王曰古者朽不穿皮不蠹則不出於四方是以君子篤於禮而薄於利要其人而不要其土告從不赦不祥吾以不祥道民災及吾身何日之有既則晉師之救鄭者至曰請戰莊王許諾子重曰晉大國也王師淹病矣君請勿許也莊王曰弱者吾威之彊者吾辟之是以使寡人無以立乎天下今之還師而逆晉寇莊王鼓之晉師大敗晉眾之走者舟中之指可掬矣莊王曰嘻吾兩君不相好百姓何罪今之還師而佚晉寇

**胡氏**

戰而言及主乎是戰者也案左氏晉師救鄭經既不以救鄭書矣又

之楚人圍鄭亦既退師與鄭平矣而又與之戰則非觀豐之師也故釋楚不貶而使晉主之獨與常詞異乎案鄭之役六卿並在大夫司馬皆具官不欲勸民者三帥也違命濟師者先穀也而獨罪林父何也尊無二上定于也古者仗鉞臨戎專制閫外雖君命有所不受况其屬乎樂書救鄭軍帥之欲戰者八人武子遂還眾不敢遏偏陽之舉句偃二將皆請班師荀瑩今曰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遂下偏陽林父既知無及於鄭焉用之矣諸帥又皆信然其策先穀若獨以中軍佐濟者下今三軍無得妄動案軍法而行辟夫豈不可既不能令乃畏失屬亡師之罪而從韓獻子分惡之言知難而冒進是棄晉師於誰責乎故後誅先穀不去其官此稱敗績特以林父主之也

**案**春秋中國與楚戰不以勝負皆以中國為主徐邈曰內晉而外楚是也公羊以為荀林父稱名氏先楚子者惡林父非也此因得臣書

人而穿鑿耳陳氏亦以為大夫敵君於是始蓋主公羊說未可從也胡氏主乎是戰之說亦是蓋雖以中國為主然息爭之道當責之中國也義皆可通要之此條楚書子則知其非貶矣林父不書救則知其有罪矣不貶者退師之情可知有罪者敗師之責難逃

**附錄**

**左氏**

鄭伯許男如楚

**左氏**

晉師歸桓子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曰不可城濮之役楚殺子玉文公喜

而後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楚是以再世不競今天或者大警晉也而又殺林父以重楚勝其無乃久不競乎晉侯使復其位

# 秋七月○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

戊寅十一月十九日

**左氏**

楚子伐蕭宋華椒以蔡人救蕭蕭人囚熊相宜僚及公子丙王曰勿殺吾退蕭人殺之王怒遂圍蕭蕭潰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

**公羊**

春秋滅例書月莊王嘗曰吾兩君不相好百姓何罪此王伯之言也今反滅人為過深矣是故書日變

常例以**胡氏**假於討賊而滅陳春秋以討賊之情怨也未滅而書圍與入深責之其貳已而入鄭春秋以退師之情怨也未滅而書圍與人為善之德弘矣至是肆其強暴滅無罪之國其志已盈雖欲赦之不得也故傳稱蕭潰經以滅書斷其罪也孟子曰以力假仁者伯伯必有太國楚莊蓋以力假仁不能久假而遽歸者也建萬國親諸侯者先王之政與滅國繼絕世者仲尼之法今乃滅人社稷而絕其祀不仁亦甚矣蕭既滅三

必無赴者楚莊矜其威力以滅蕭告赴諸侯恐中國耳孟子定其功罪以五伯為三王之罪人春秋史外傳心之要典推此類求之斯得矣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 清丘 衛地 **左氏** 晉原穀宋華叔衛孔達曹

人同盟于清丘曰恤病討貳於是知不書不實其言也 **注**宋伐陳衛救之不討貳也楚伐宋晉不救不恤病也故大夫稱人宋華叔承君羣偽之言以誤其國宋雖有守信之善而椒猶不免讖 **胡氏** 書同盟志同欲也或以惡其反覆而書同盟非也春秋不貴盟誓自隱公始年書儀父盟

後知反覆之可罪乎楚既入陳圍鄭大敗晉師伐蕭滅之憑陵中國甚矣為諸侯計者宜信任仁賢修明政事自強於為善則可以保其國耳曾不

是圖而刑牲歃血要質鬼神斬以禦楚謀之不臧孰大於是故國卿貶而稱人譏失職也原穀違命喪師乃晉國罪人而主茲盟約所信任者皆可 **知陳氏** 曷為貶稱人猶曰人自為盟也人自為盟自鹿上以

**案**晉景公之同盟五清丘斷道蟲牢馬陵于蒲

宋師伐陳衛人救陳 **左氏** 宋為盟故伐陳衛人救之孔達曰先君有約言焉若大國討我則死之

**穀梁** 不言善者衛宋同盟外楚今 **胡氏** 陳有弑君之亂宋不能討而楚討之雖曰縣陳尋復

封之其德於楚而不貳未足責也宋人不能內自省德遠以大衆伐之非義舉矣衛人救陳背盟失信而以救書者見宋師非義陳未有罪而受兵為可恤也且謀國失圖妄興師旅無休息之期則亂益滋矣其以救書意在責宋也若衛叛盟則不待貶絕而惡自見矣

十有三年春齊師伐莒 **左氏** 莒恃莒而不事齊故也

夏楚子伐宋 **左氏** 以其救蕭也君子曰清丘之盟唯宋可以免焉 **胡氏** 楚人滅蕭將以脅宋諸侯懼而同盟

為宋人計者恤民固本輕徭薄賦使民效死親其土則可以待敵矣計不出此而急於伐陳攻楚與國非策也故楚人有詞于伐而得書曰討

**案**楚有事於中國皆自鄭及宋楚成之爭伯敗宋於泓楚穆之爭伯弱宋於厥貉楚莊之興挾鄭以侵宋卒之今年之伐明年之圍又明年之平而南北之勢成矣成十八年彭城之役楚又挾鄭以圖宋向非悼公之盛則于宋之盟不待襄公之末年而天下分伯矣

秋螽 **左氏** 注為災 **公羊** 注先是新饑而使歸父會齊伐莒賦斂不足國家遂虛下求不已之應

冬晉殺其大夫先穀 **左氏** 赤狄伐晉及清先穀召之也冬晉人討邲之敗與清之師歸罪於先穀而殺之

盡滅其族君子曰惡之來也 **胡氏** 先穀違命大敗晉師元帥不能用鉞已則取之其先穀之謂乎 罪而戮之義也曷為稱國以殺不去其官夫兵者安危所係有國之大事也將非其人則敗雖得其人使親信間之則敗以剛愎不仁者參焉而莫

肯用命則敗此三敗者君之過也河曲之戰趙穿獨出而史駢之謀不用  
齊涇而次樂厭黑欲東而荀偃之令不行今林父初將中軍乃以先穀佐之  
使敵國謀臣知其從政者新未能行令誰  
之過歟故稱國以殺不去其官罪累上也

**案**越椒雖誅楚莊尚存子文之後先穀滅族  
云百人不思先軫之功晉之德刑誠不及楚矣

### 十有四年春衛殺其大夫孔達

**左氏**

清丘之盟晉以衛之救  
陳也討焉使人弗去曰

罪無所歸將加而師孔達曰苟利社稷請以我說罪我之由我則為政而  
亢大國之討將以誰任我則死之縊而死衛人以說于晉遂告于諸侯曰  
寡君有不令之臣達構我敝邑于大國既伏其  
**胡氏**殺大夫而書名氏  
罪矣敢告衛人以為成勞復室其子使復其位  
義不係於專殺也

孔達棄信許之可也何以稱國而不去其官用人謀國干犯盟主至於見  
討誰之過歟稱國以殺不去其官罪累上也春秋端本清原故書去知此

### 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

**左氏**

晉侯伐鄭為  
邲故也告於

諸侯蒐焉而還中行桓子之謀也曰示之以整使謀而來鄭人懼  
使于張代子良于楚鄭伯如楚謀晉故也鄭以子良為有禮故召之  
比事以觀知其為報怨復讎之兵辭  
無所貶者直書其事而義自見矣

### 秋九月楚子圍宋

**左氏**

楚子使申舟聘于齊曰無假道于宋申舟  
以孟諸之役惡宋曰我則必死王曰殺女

我伐之見辱而行及宋宋人止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  
也殺其使者必伐我伐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殺之楚子聞之投袂而起屨  
及於室皇劍及於寢門之外車及  
於蒲胥之市秋九月楚子圍宋  
**胡氏**宋人要結盟誓欲以禦楚已非  
又非恤患之兵特書救陳以著其罪明見伐之由也國必自伐然後人伐  
之凡事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易於訟卦曰君子以作事謀始始而不  
謀必至於訟訟而不竟必至於師若宋是已始謀不滅至於見伐見圍幾  
亡其國則自取之也春秋端本故責宋為深若蠻夷圍中國則亦明矣

**案**楚至是再圍宋矣僖二十七年  
書楚人嫌詞也此書楚子直詞也

### 葬曹文公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左氏**

歸父會齊  
侯于穀見

晏桓子與之言魯樂  
桓子曰子家其亡乎  
**胡氏**夫禮別嫌明微制治于未亂自天子出者也  
列國之君非王事而自相聚會是禮自諸侯

出矣以國君而降班失列下與外臣會以內臣而抗尊出位上與諸侯會  
是禮自大夫出矣君若贅旒陪臣執命豈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漸矣  
故易於坤之初六曰馴致其道至堅冰也易言其  
理春秋見於行事若合符節可謂深切著明矣  
**張氏**宣公之立公子  
事齊而遂父子常親于齊齊亦不復計  
等列之不班從而與之會也非禮甚矣

**案**大夫會諸侯始於單伯會齊侯于鄆繼見於公孫救會晉侯  
于戚不知胡氏何以始發傳於此豈非以非伯事而私相會乎

# 十有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臣**孟獻子言於公曰臣聞小國之

免於大國也聘而獻物於是其庭實旅百朝而獻功於是其容觀采章嘉淑而有加貨謀其不免也誅而薦賄則無及也今楚在宋君其圖之公說春歸父會**胡氏**楚子不假道于宋以啓釁端而圍之陵蔑中華甚矣諸楚子于宋**侯**縱不能畏簡書攘夷狄存先代之後嚴兵固圍以為聲援猶之可也乃以周公之裔千乘之國謀其不免至於薦賄不亦鄙乎若此類聖人不徒筆之於經也此事以觀則知中國夷狄盛衰之由春秋經世之

**陳氏**特會楚也  
**案**歸父會楚子于宋正與昭九年叔弓會楚子于陳書法事情皆同左氏胡氏傳得之矣何氏以為善魯為救宋行雖不能解猶為見人之厄則矜之故地以宋養遂其善意其說非也

#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臣**宋人使樂嬰齊告急于晉晉侯欲救之伯宗曰不可占人有言曰雖鞭之

長不及馬腹天方授楚未可與爭雖晉之彊能違天乎諺曰高下在心川澤納汚山藪藏疾瑾瑜匿瑕國君含垢天之道也君其待之乃止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鄭人囚而獻諸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不許三而許之登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遂致其君命楚子將殺之對曰臣之許君以成命也死而成命臣之祿也楚子舍之以歸夏五月楚師將去宋申犀稽首於王之馬前曰母畏知死而不敢廢王命王棄言

焉王不能答申叔時僕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從之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

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去我三十里唯命是聽子反懼與之盟而告王退三十里宋及楚平華元為質盟曰我無爾詐爾無我虞**注**平者總言二國和故不書其人

**公羊**也何大乎其平乎已莊王圍宋軍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於是使司馬子反乘堙而闚宋城宋華元亦乘堙而出見之子反曰嘻甚矣憊雖然吾聞之也圍者相馬而秣之而食之析骸而炊之子反曰嘻甚矣憊雖然吾聞之也圍者相馬而秣之使肥者應客是何子之情也元曰吾聞君子見人之厄則矜之小人見人之厄則幸之吾見子之君子也是以告情于子也子反曰諾勉之矣吾軍亦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揖而去之反于莊王王曰何如

子反曰憊矣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爨之王曰嘻甚矣憊雖然吾今取此然後而歸爾子反曰不可臣已告之矣軍有七日之糧爾王怒曰子曷為告之子反曰以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人之臣可以楚而無乎是以告之也王曰諾舍而止雖然吾猶取此然後歸爾子反曰然則君請處于此臣謀歸

爾王曰子去我而歸吾誰與處于此吾亦從子而歸爾引師而去之故君子大其平乎已也此皆大夫也其稱人何貶乎者在下也**注**已二大夫也大者大其有仁恩也在下者譏二子在君側不先

以便宜反報歸美于君而生事專乎故貶稱人**穀梁**平者成也善其量衆詞也平稱衆上下欲之也外平不道**胡氏**此華元子反二國之卿其以吾人之存焉道之也**注**謂歸父在宋

惡侵伐二卿不愛其情釋怨解紛使宋無三國之憂楚無滅國之罪功亦大矣宜在所褒何以貶也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作忠今二卿自以情實私相告語取必於上以成平國之功而其君不預知焉非人臣之義也世衰道微暴行交作君有聽於臣父有聽於子夫有聽於婦中國有聽於夷狄仲尼所為懼春秋所以作也故平以解紛雖其所欲而平者在下則大倫紊矣聖人明其道不計其功故褒貶如此然則臣而有安國家利社稷者專之不可乎曰專之而可者謂境外也子反在君之側無奏報之難幾會之失奚急於平而專之若是哉或曰子反攘善則知其罪矣華元救國急難而紓其情實何尤焉夫宋先代之後武王所封以備三恪橫見侵逼非有可滅之罪也若以大義責之曰子為上卿不能恤小助桀為虐陵我郊保圍我城郭欲滅我社稷縱子得之何面目見中華之士乎使子反果忠楚莊果賢必為義動退師止眾結盟而反矣何必輕見情實蹈不測之險乎後世羊陸效其所為交歡邊境而

**陳氏** 凡平不書必關於天下之故議者以為非純臣也知春秋之法矣

**陳氏** 然後書有與楚平者於陳不書文九年於鄭不書宣十年至宋始書之宋嘗言及楚平矣僖二十四年至莊王始書之必宋從楚必莊王得宋天下將有南北之勢春秋特致意焉

**秦** 春秋書平五獨此為外平此條之說陳氏為長宋楚稱人疑穀梁及賈逵為優胡氏專取公羊則以此平不過子反華元二言而解宋楚實未嘗有盟誓也恐當時未必能如此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

**左氏**

潞子

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豐舒為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口晉侯將伐之伯宗曰狄有五罪不祀一也嗜酒二也棄仲章而奪黎氏地三也虐我伯姬四也傷其君目五也六月癸卯晉荀林父敗赤狄于曲梁辛亥滅潞

**胡氏** 豐舒奔衛衛人歸諸晉晉人殺之

**注** 赤狄之別種氏國故稱氏子爵也

其稱日謹之也上卿為主將略而稱師者著其暴也滅而舉號及氏者滅見滅之罪著滅者之甚不仁也潞嬰兒不死社稷比於中國而書爵者免嬰兒兒之責詞也赤狄未嘗侵掠晉境非門庭之寇而恃強暴以滅之不仁甚矣又伐國之要討其罪人斯止矣豐舒者罪之在也今乃利狄之土滅潞氏以其君歸何義乎春秋所以責晉而略狄也

秦人伐晉

**案** 此條諸傳皆無左氏於王札子殺召伯毛伯後傳曰秋七月秦桓公伐晉次于輔氏壬午晉侯治兵于稷以略狄土立黎侯而還及雒魏顆敗秦師于輔氏獲杜回秦之力人也疑此文本是此經之傳故陳氏曰秦人秦伯桓公也則亦以為即七月之伐矣經傳之文其月日先後者甚多不知杜氏何以不取

王札子殺召伯毛伯

**左氏**

王孫蘇與召氏毛氏爭政使王子捷殺召戴公及毛伯衛卒立召襄

**注** 稱殺者名兩下相殺之辭兩下相殺則殺者有罪王札子王子札也

**公羊** 王札子者蓋經文倒札字即王子捷也

**疏** 非君殺臣故不言其大夫

何長庶之號也注禮天子庶兄冠而不名所以尊之不稱伯仲者辟同母兄弟也據宣十年王季子為王母弟也殺召伯毛伯不言其大夫何也兩下相殺也兩下相殺不志乎春秋此其志何也矯王命以殺之非忿怒相殺也故曰以王命殺也以王命殺則何志焉為天下主者天也繼天者君也君之所存者命也為人臣而侵其君之命而用之是不臣也為人君而失其命是不君也君不君臣不臣此天下所胡氏王臣有書字而言子者王季子是也有書字而係名者王以傾也胡氏子虎是也此稱王札子者穀梁以為當上之詞也其為當上之詞者矯王命以殺之也邢侯專殺雍子於朝叔向以殺人不忌為賊請施邢侯君子以為義王札子之罪當服此刑而天王不能施之無政刑矣何以保其國而不替乎

### 秋螽

**胡氏**

人事感於此則物變應於彼宣公為國虛內以事外去實而務華煩於朝會聘問賂遺之末而不知務其本者也故戾氣應之六年冬螽七年旱十年大水十有三年又冬螽十有五年復各蠹府庫賈倉廩竭調度不給而言利剋民之事起矣

### 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

無婁杞邑公羊作牟婁

**胡氏**

禮之始失也諸相會也無以正之不自天子出矣然後諸侯與大夫會又無以正之然後大夫與大夫會禮亦不自諸侯出矣田氏篡齊六卿分晉三家專魯理固然也不能辨於早後賦欲正之其將能乎

**案**大夫會大夫始於叔彭生會晉卻缺于承筐而胡氏獨發傳於此條之下未詳其說張氏亦曰大夫相會蓋始于此豈非以二子非國

事而私相會乎

### 初稅畝

**左氏**

初稅畝非禮也穀出不過藉以豐財也注公田之法十取其為常故曰初言初左氏一今又履其餘畝復十收其一故哀公曰二吾猶不足遂以稅十二自此始也

**羊**

初者何始也稅畝者何履畝而稅也何譏乎始履畝而稅古者什一而藉古者曷為什一而藉

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多乎什一大桀小桀寡乎什一大貉小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什一行而頌聲作矣注時宣公無恩信於民民不肯盡力於公田故履踐案行擇其善畝穀最好者稅取之

初者始也古者什一藉而不稅初稅畝非正也古者三百步為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畝公田居一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初稅畝者非公之去公田而履畝十取一也以公之與民為已悉矣古者公田為居井

竈葱韭盡取焉注非責也胡氏子孟子曰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吏田畷也悉謂盡其力也胡氏悅而願耕於其野矣初稅畝者譏宣公廢助法而用稅穀制公田為助助者藉也周因其法為徹徹者通也其實皆什一也古者上下相親上之於下則曰駿發爾私終二十里惟恐民食

之不給也下之於上則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恐公田之不善也故助法行而頌聲作矣世衰道微上下交惡民惟私家之利而不竭力以奉公上惟邦財之入而不惻怛以利下水旱凶災相繼而起公田之入薄矣所以廢助法而稅畝乎初者志變法之始也其後作丘甲用田賦至於二猶

通志堂

春秋會通卷十五



不足則曰宣公啓之也故曰作法於涼其敝猶貪作法於貪  
敝將若何有國家者必欲克守成法而不變其必先務本乎

**案**稅畝之說公穀何氏范氏胡氏皆以為仍是什而取一但廢古之  
助法爾左氏傳文亦無什取二之意惟杜氏以為既取其公田又稅

其私田十之一則為十而取二此說似太過徐邈注穀梁以為除去  
公田之外又稅私田之十一楊士勛亦從之然於去公田之解亦牽強

而朱子集注亦曰魯自宣公稅畝又逐畝十取其一則為十而取二  
矣似亦從杜氏之說蓋未詳孰是但變法之初未必遽至倍取故當

且從胡氏○**案**經書初二獻羽也稅畝也○**案**趙子賦稅例三  
此年稅畝成元作丘甲哀十二用田賦也趙子改革例十初獻六羽

躋僖公初稅畝作丘甲立武宮作三軍舍中軍立煬宮從祀先公用  
田賦也凡變常之事皆書革而上者比於治革而下者比於亂察其

所革而興  
二兆矣

### 冬螽生

**左氏**

螽生饑幸之也**注**冬蝻子以冬生遇寒而  
死不為物害時歲雖饑猶喜而書之

**穀梁**

螽生不書  
此何以書

幸之也幸之者何猶曰受之二爾受之二爾者何上變古易常應是而有  
天災其諸則宜於此焉變矣**注**螽即蝻也始生曰蝻大曰螽言宣公於此

天災饑後能受過變寤明年復古行中冬大有年其功美過於  
無災故君子深為喜而僥倖之變螽言蝻以不為災書起其事**穀梁**非

災也其曰螽非稅畝之災也**注**凡春秋記災未有言生  
者螽之言綠也綠宣公稅畝故生此災以責之非責也**胡氏**秋蝻未息  
冬又生子

災重及民也詳志之如此者急民事謹天災仁人之心王者之務也遇  
天災而不懼忽民事而不修而又為繁政重賦以感之國之危無日矣

**案**此條三傳皆以為不為災左氏既有不為災不書之例杜氏於此  
乃以為喜而書之此已強通何氏又以為宣公能受過變寤明年復

古行中故君子喜而幸之此亦無据竊詳左氏公羊所謂幸之者得  
非春秋幸天道之即應庶幾宣公之能變乎而注者直以為宣公能

變則失之矣穀  
梁說雖鑿亦好

### 饑

**左氏**

**注**風雨不和  
五穀不豐

**胡氏**

春秋饑歲多矣書于經者三而宣公獨有其  
二何也古者三年耕餘一年之畜九年耕餘

三年之食雖有凶旱民無菜色是歲雖蝻螽而遽至於饑者宣公為國務  
華去實虛內事外煩於朝會聘問賂遺之末而不敷其本府庫竭矣倉廩

匱矣水旱蝻螽天降饑饉亦無以振業貧乏矣經  
所以獨兩書饑以示後世為國之不可不敦本也

###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左氏**

晉士會帥師滅赤狄  
甲氏及留吁鐸辰

**胡氏**

案左氏董是役者士會也上將主兵其稱人  
貶詞也甲氏潞之遺種留吁其殘邑也春秋

於夷狄攘斥之不使亂中夏則止矣必欲盡殄滅之無  
遺種豈仁人之心王者之事乎士會所以貶稱人也

### 附錄

**左氏**

晉獻狄俘晉侯請于王以徽冕命士會將  
中軍且為大傅於是晉國之盜逃奔于秦

# 夏成周宣榭火

榭公作榭火作  
災穀亦作災

**左氏**

人火之也凡火人火曰火天火曰災注成周洛陽宣榭講武屋

別在洛陽者疏服虔曰宣揚威武之處也外災不書此

**穀梁**

周災不志其曰宣榭何也以樂器之所藏目之也

**胡氏**

成周天子之東都宣榭宣王之

廟也案呂大臨考古圖有邠敦者稱王格于宣榭呼內史策命邠是知宣榭者宣王之廟也古者爵有德祿有功必於大廟示不敢專也榭者射堂之制其堂無室以便射事故凡無室者皆謂之榭宣王之廟謂之榭者其廟制如榭也宣榭火何以書以宗廟之重書之也貴戚擅殺大臣而天子不討王室不復能中興矣

**張氏**

廟無室曰榭杜氏以為講武屋宣王南人火之天所以見戒乎張氏征北伐講武於此詩所謂復會諸侯于東都因存其廟蓋古者祖有功故百世不毀也

**案**楚語曰先王之為臺榭也榭不過講軍實故知榭是講武屋也杜氏知榭為講武處而昧於宣字之義公穀知宣榭為宣王廟而不辨其為講武之所若但以宣王廟則何不在京師而在成周乎且又何以名之曰榭乎故此條張氏發明胡氏之說且兼用三傳之所長為得之公穀又以為宣王中興所作樂器藏於此因天災之變見周之不復興也未知何据恐傳聞之謬公羊新周之說蓋以為春秋王魯故惟於周宋書災為王者之後記災也此其一家之義不可從

# 秋郊伯姬來歸

**左氏**

**胡氏**

春秋內女出夫入歸凡男女之際詳書于策正人倫之本也

**案**內女被出來歸三齊子叔姬郊伯姬把叔姬啖子曰為婦而出著其非也

# 冬大有年

**穀梁**

五穀大熟為大有年

**胡氏**

程氏曰大有年記異也旱乾水溢饑饉荐臻者災也山崩地震彗孛飛流

者異也景星甘露醴泉芝草百穀順成者祥也大有年上瑞矣何以為記異乎凡災異慶祥皆人為所感而天以其類應之者也人事順於下則天氣和於上宣公弒立逆理亂倫水旱蝨蠹饑饉之變相繼而作史不絕書且也獨於是冬乃大有年所以為異乎夫大有年一耳古史書之則為祥仲尼筆之則為異此言外微旨非聖人莫能修之者也

**張氏**

宣公奪適而立王誅之不加而天咎證常多故

曰記異也

**案**有年二詳見桓三年

十有七年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丁未蔡侯申

卒夏葬許昭公葬蔡文公

**胡氏**

日卒書名赴而得禮記之詳也葬而不月其略在內宣公為國

務華而無忠信誠慤之心計利而不知禮義邦交之實哀死送終獨厚於齊而利害不切其身者皆闕如也大則薄於君親次則忽其盟主又其次

若秦若衛若滕雖來赴告急於禮而不會也此事而觀義自見矣

### 六月癸卯日有食之

**案**穀梁傳例曰言日不言朔食晦日也而十年己巳在丙辰之下此年己未未食在癸卯之下故范氏以為推尋義例當在閏月閏承前月而受其餘日故書閏月之日繫前月之下蓋史策常法故哀五年公羊傳曰閏月不書此說無据恐當以徐邈之說為正詳見隱三年左注以為不書朔官失之

### 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

**斷道**晉地  
晉侯使卻克徵會于齊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卻子登婦人笑於房獻子怒出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獻子先歸使欒京廬待命于齊曰不得齊事無復命矣卻子至請伐齊晉侯弗許請以其私屬又弗許齊侯使高固晏弱蔡朝南郭偃會及斂孟高固逃歸夏會于斷道討貳也盟于卷楚辭齊人晉人執晏弱蔡朝南郭偃由晉皇言於晉侯曰夫晏子何罪昔諸侯事吾先君皆如不逮舉言君華臣不信諸侯皆有貳志齊君恐不得禮故不出而使四子來左右或沮之曰君不出必執吾使故高子及斂孟而逃三子犯難而來吾若善逆彼以懷來者吾又執之以信齊沮吾不既過矣乎晉人緩之逸秋八月晉師還范武子請老召文子曰變乎吾聞之喜怒以類者鮮易者實多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君子之喜

怒以已亂也弗已者必益之卻子其或者欲已亂於齊乎不然余懼其益之也余將老使卻子逞其志庶有豸乎乃請老卻獻子為政

**穀梁** 同者有同也 **胡氏** 書同盟志同欲也大國率之小國畏威而從命也若斷道之盟諸侯同心謀欲伐齊釋其憤怒非有不得已而要之者也或以為會同天子之事築宮為壇設方明如方嶽之盟故書同疑其說之誤

**陳氏** 同盟至新城而再見斷道矣 **案**此盟諸傳皆以為謀齊而穀梁獨以為外楚蓋拘於同尊同外之例恐非事實然此舉出於宋及楚平之後而徵會于齊則初意為盟誠因懼楚但卻克既怒齊遂就起伐齊之謀耳穀說亦不為無据其胡氏所疑或說臨江劉氏之言也詳見莊十六年 **又案**此盟獨魯衛曹者即穀梁所謂魯行父晉卻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同日使齊皆見笑辱者也故韋戰亦具列四子然穀梁以四子聘齊在成元年故此不以為謀齊之盟恐穀梁得其事而失其時耳

### 秋公至自會

**案**魯自黑壤止公之後不事晉者十年至是始背齊而事晉則行父之憤也故宣公之編黑壤書至會斷道書至會

### 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肝卒

**左氏** 公母弟也凡大子之母弟公在曰公子在曰

弟凡稱弟

**公羊**

注稱字者賢之宣公篡立叔肝不仕其朝不食其祿終皆母弟也

身於貧賤故孔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者也禮盛德之士不名天子上大夫不名春秋公于不為大夫者不卒卒而字者起其宜為天子上大夫也孔子曰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

**穀梁**

其曰公弟叔肝賢之也其賢之何也宣弒而非之也非之則胡為不去也曰兄弟也何去而之與之財則曰我足矣織屨而食終身不食宣公之食君子以是為通恩也以取貴乎春秋

**胡氏**

稱弟得弟

論情可以明親親言義足以厲不軌書曰公弟不亦宜乎

道也稱字賢也何賢乎叔肝宣弒而非之也非之則胡為不去也兄弟無絕道故雖非之而不去也與之財則曰我足矣終身不食宣公之祿君子以是為通恩也論情可以明親親言義可以厲不軌所以取貴乎春秋書曰公弟而稱字以表之也公子為正大夫而書卒貴也不為大夫而特書卒賢也或以叔肝為寵弟在宣公有私親之愛故生而賜氏俾世其卿與季友仲遂比則其說誤矣誠使叔肝有寵生而賜氏則是貴戚用事之卿豈有不見於經者齊年鄭語在外之見於經者季友仲遂在內之見於經者勢必與聞政事執國命矣况宣公之時煩於聘問會朝之禮遂蔑季孫歸父交於鄰國眾矣而獨叔肝不與

焉其非生而賜氏俾世其卿亦明矣

**陳氏**公弟者何非見大夫也非大

之所以惡宣公也凡先君之子稱公子有謂稱弟是故宋地辰兄弟也一篇之間譏稱宋公之弟辰無譏則從其恒稱為公子招故不弟稱弟不友稱弟不

譏稱陳侯之弟招無譏則從其恒稱為公子招故不弟稱弟不友稱弟不弟稱弟傳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罪在招也不友稱弟傳曰秦伯

之弟鍼出奔晉罪秦伯也叔肝稱弟惡

宣公也公穀左氏母弟稱弟例不取

**張氏**

泰山孫氏曰不曰公子公孫以見肝無祿而卒也

**案**三傳母弟之說杜氏曰母弟之寵異於眾弟蓋緣自然之情以養母氏之志所以隆友于之恩然庶弟不得稱公弟而母弟或稱公子

若嘉好之事則仍舊史之文唯相殺害然後据例以示義此論先儒多不取詳見隱七年

**案**兄弟先公之子當稱公子諸侯之兄弟當稱字其稱弟稱名若齊年鄭語衛黑背陳招之類者罪其兄有寵

愛之私亦罪其人之恃寵而當國也陳光秦鍼宋辰衛鱣佞夫之類罪其兄薄友愛之義亦罪其人之不能盡道以取禍也蔡季許叔紀季祭叔魯季子等稱字者春秋之正例無貶詞也無貶即賢之也

其不稱公子者不以貴戚累之其不稱弟者不以私與薄累其兄也止係國者言與國一體也季子不可稱國則以子係之美之也叔肝書字而書弟此春秋之變例稱弟者明其得弟道稱字者著其賢也

惟其稱字所以異於其餘之稱弟者也

**案**陳氏說亦好但以公子地為無譏此語直礙

**案**穀梁曰叔肝不去取貴於春秋鱣之去合乎春秋者楊士勛曰易稱君子之道或出或處鱣以衛侯惡而難親恐罪及已故棄之而去使君無殺臣之惡兄無害弟之愆故得合

於春秋此叔肝以君有大逆不可受其祿者又是孔懷之親不可奮飛使君臣之節兩通兄弟之情俱暢故亦取貴於春秋叔肝書字鱣直稱名者叔肝內可以明親親外足以厲不軌比鱣也賢乎遠矣故

貴之稱字鱣雖合於春秋無大善可應故直書名而已此說

是也

十有八年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公

晉侯衛太子臧伐齊至于陽穀齊侯

會晉侯盟于緡以公子彊為質于晉晉師還蔡朝南郭偃逃歸

**胡氏**

保國以禮為本者也齊頃公不謹於禮自己致寇所謂人必自伐而

後人伐之矣諸侯上卿皆執國命取必於其君以行其克伐怨欲之私故盟于斷道師于陽穀大戰于鞏違其志而後止春秋詳書于策見伐與伐者之罪皆可以為鑑矣

公伐杞陳

自是內不言君將征伐在大夫矣

自此以前侵伐十四凡九書公自此以後侵伐十二惟四書公

夏四月○秋七月邾人戕郕子于郕

郕穀

**公**

凡自虐其君曰

弑自外

**穀梁**

戕猶殘殺也地于郕

**胡氏**

戕者殘賊而殺之也于郕者刺臣子不能救君難也

邾人蓋嘗執郕子用之則不共戴天之世仇也既不能復又使邾人得造其國都而戕殺其君曰于郕者所以深責郕之臣子至此極也

甲戌楚子旅卒

旅穀

**公**

夏公使如楚乞師欲以伐齊楚莊王卒楚師不出既而用晉師楚於是乎有蜀

之

**公**

吳楚之君不書葬碎其號也

**穀梁**

夷狄不卒卒少進也卒而不日少進也日而不言正不

正簡

**胡氏**

楚僭稱王降而稱子者且仲尼筆之也其不書葬恐民之惑之也而避其號是仲尼削之也若楚若吳若徐皆自王降而稱子

若滕自侯降而稱子若杞自伯降而稱子四夷雖大皆曰子其降而稱子者狄之也或謂春秋不擅進退諸侯亂名實者非矣述天理正人倫此名實所由定也

奚名為亂哉

楚莊立於文公十三年至是二十三年自宣公十年以後春秋多子楚之辭

公孫歸父如晉左

**左**

歸父以襄仲之立公也有寵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于晉欲以晉人去之

**胡氏**

宣公因齊得國故刻意事之雖易世猶未怠也及頃公不能謹禮怒晉魯上卿而卻克當國決策討之晉方強盛齊少懦矣於是背齊而事晉其於邦交以利為向背無忠信誠懇之心者也夫輕於背與國易於謀大家而不知其本未有能成而無悔也然則公室不可張乎務引其君當道正心以正朝廷禮樂刑政自己出也其庶幾乎必欲倚外援以去之是去疥癬而得腹心之疾也庸愈哉

宣公聘晉止此一事

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歸父還自晉至筮遂奔齊

**左**

冬公薨季文子言於朝曰使我殺嫡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臧宣叔怒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子欲去之許請去之遂逐東

門氏子家還及笙壇惟復命於介既復命袒括髮即位哭三踊而出遂奔齊書曰歸父還自晉善之也

**善**

還者何善詞也

**善**

與人之子守其父之殯捐殯而奔其父之使者是亦奔父也遂繼事也

**胡氏**

仲尼稱孟莊子之孝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

又曰三年無改父之道可謂孝矣夫仁人孝子於其父之臣非有大不可如晉悼公於夷羊五之屬必存始終進退之禮而不遽也歸父以君命出使未反而君薨在聘禮有執圭復命于殯之文升自西階子臣皆哭情亦戚矣今宣公猶未殯而東門氏逐忍乎哉書曰歸父還自晉已畢事之詞也至笙遂奔齊者罪成公君臣死君而忘父逐之亟也穀梁子曰捐殯而奔其父之使者是亦奔父也得經意矣君薨家遣方寸宜亦亂而造次顛沛不失禮焉非志於仁者弗能也詞繁而不殺歸父之善自著矣

比事以觀則見當國者有無君之心此春秋所以作不可不察也

**案**宣公即位十八年乃不義之君也大略與桓公相類除即位有年書法同桓公外其餘事同則從同同矣宣公因齊得國終身事齊自黑壤見止之後南逋於楚當是時晉之伯事不振故魯亦得以自縱數侵犯小國以自益而晉問不及焉直至十七年斷道之盟始背齊事晉則以季孫之憤也於是歸父逐而三家之張成矣先儒李氏曰賂田求昏君大夫奔走無寧歲以為媚齊之謀不會于扈不盟于清丘而無事晉之志一逞於兵則伐莒伐邾猶未已也則伐萊伐杞一放於利則取向取繹猶未厭也而取根年此宣之所以無良圖也斯言得之矣

# 春秋諸傳會通卷第十五

## 後學 成德 校訂

春秋諸傳會通卷第十六

廬陵進士李廉輯

成公

名黑肱諡法安民立政曰成在位十八年

左氏

疏魯世家云成公宣公之子穆姜所生宣公薨成公立

周定王十七年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

無冰

注周二月今之十二月而無冰書冬温

罕

注尚書曰豫恒燠若京房傳曰當寒而温例賞也是時成公幼少季孫行父

專權而委任之所致

穀梁

終時無冰則志此未終時而言無冰何也終無冰矣加之寒之詞也

閔

寒極而無冰者常燠也案洪範

傳曰豫常燠若此政事舒緩紀綱縱弛之象成公幼弱政在三家公室不張其象已見故當涸陰沍寒而常燠應之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獻羔而啓朝之祿位宿食喪祭冰皆與焉此亦變調愆伏之一事也今既寒而燠遂廢凌人之職然策書所載皆經邦大訓人有微而不登其姓名事有小而不記其本末而雹冰雪何以悉書天人一理也萬物一氣也觀於陰陽寒暑之變以察其消息盈虛此制治於未亂慎於微之意也每慎於微然後王事備矣

案經書無冰三惟此書在三月之上則二月也正義曰竟春無冰則書今此月寒最其此月無冰則終無冰矣穀梁曰加之寒之詞也范

注曰此月既常是常寒之月又如加甚常年過此無則終無復冰矣二說皆是

### 三月作丘甲

**食** 為齊難故作丘甲 **注** 周禮小司徒及司馬法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丘十六井出戎馬一匹牛三

頭四丘為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楯具此甸所賦今魯使丘出之譏重故書 **疏** 暫為之非終用

故不 **牟** 譏何譏爾譏始丘使也 **注** 甲鎧也譏始使丘 **穀** 作為也丘書初 **民** 民作鎧也謂不辨能否以丘責甲故譏之矣 **穀** 為甲也丘

甲國之事也丘作甲非正也丘作甲之為非正何也古者立國家百官具農工皆有職以事上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農民有工民夫甲非

人人之所能為也 **明** 作丘甲益兵也古者四丘為甸地方八里旁加一丘作甲非正也 **明** 里為成所取於民者出長轂一乘此司馬法一成

之賦也為齊難作丘甲益兵備敵重困農民非為國之道其曰作者不宜作也唐太宗問李靖楚廣與周制如何靖曰周制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

士三人以二十五人為一甲凡三甲共七十五人然則一丘所出十有八人積四丘而具一乘耳今作丘甲是一甸之中共百人為兵矣則未知其

所作者三甸而增一乘乎每乘而增一甲乎魯至昭公時嘗蒐于紅革車千乘則計甸而增乘未可知也楚人二廣之法一乘至用百有五十人則魯

每乘而增一甲亦未可知也賦雖不同其實皆為益兵其數皆增三之一耳先儒或言甲非人人之所能為又以為為丘出甸賦加四倍者誤矣

**案** 此條惟胡氏得之蓋司馬法舊制四丘出三甲三甲為七十五人今四丘出四甲四甲為百人四丘六十四井五百一十二家也公穀之說

固無足取杜氏則又大過豈有一丘十六井一百二十八家而使之出一乘之賦哉且信如杜說則亦當曰作丘乘不當曰作丘甲矣故

胡氏不取 **案** 范例作例六直云作者三作僖公主作丘甲作三軍新作三新作南門新延殿新作雉門也然延殿不書作

### 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赤棘** 晉地 **食** 聞齊將出楚師夏盟于赤棘冬臧宣叔令

脩賦繕完具守備曰齊楚結好我新與晉盟晉楚爭盟齊師必至雖晉人伐齊楚必救之是齊楚同我也知難而有備乃可以逞 **明**

初宣公謀以晉人去三桓歸父為是見逐而奔齊矣今季孫當國恨齊人之立宣公納歸父又懼晉侯之或見討也故往結此盟赤棘晉地也其稱

及魯所欲也盟非春秋所貴而惡屢盟者非惟長亂亦國用民力所難給也成公即位之初方經大故未有施舍已責速繹寡救乏困之事也為齊

難既作丘甲矣聞將出楚師又遠與晉尋盟豈固本保邦之道乎書及晉侯盟于赤棘非特備齊懼晉蓋三桓懷忿對君父之心將有事於齊而汲

汲欲之者罪可知矣

### 秋王師敗績于茅戎

**茅戎** 晉侯使瑕嘉平戎于王單襄公如晉拜成劉康公傲戎將

遂伐之叔服曰背盟而欺大 **案** 不言戰莫之敢敵也為尊者諱敵不國必敗不聽敗績于徐吾氏 **案** 諱敗為親者諱敵不諱敵尊親親

之義也 **尊** 程氏曰王師於諸侯不言敗諸侯不可敵王也於夷狄謂王親謂魯 **胡** 不言戰夷狄不能抗王也不可敵不能抗者理也其敵



其抗王道之失也桓王伐鄭兵敗身傷而經不書敗存君臣之義立天下之防也劉康公邀戎伐之敗績於徐吾氏而經不書戰辨華夷之分立中國之防也是皆聖人筆削非魚魯史之舊文矣其書敗績于茅戎者言自敗也其自反亦至公矣

**案**此條左氏得之公穀以為王師討晉而晉敗之於質戎之地其說無據不可取

### 冬十月

#### 附錄

##### 穀梁

冬十月季孫行父禿晉卻克眇衛孫良夫跛曹公子手僕同時而聘于齊齊使禿者御禿者使眇者御眇者使跛者御跛者使僕者御僕者蕭同姪子處臺上而笑之聞於客客不說而去相與立有問而語移日不解齊人有知之者曰齊之患必自此始矣

**注**穀梁釋經無橫發傳者疑脫季孫行父如齊六字

### 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

#### 齊侯

齊侯伐我北鄙圍龍頃公之嬖人盧蒲就魁門焉龍人囚之殺而膊諸城上齊侯親鼓士陵城

取龍遂南侵及巢丘

#### 國

初魯事齊謹其世雖易世而聘會不絕也及與晉侯盟于斷道而後怨隙成再盟于赤棘而後伐吾北鄙齊侯之與是役非義矣魯人為峯之戰豈義乎同曰憤兵務相報復而彼此皆無善者則亦不待貶絕而罪自見矣

**案**此齊之弱魯第四役也自齊懿公之後齊兵不至魯者二十年於是再見

### 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

### 敗績

丙戌五月一日新築衛地

#### 左氏

衛侯使孫良夫石稷甯相向禽將侵齊與齊師遇

君何若知不能則如無出今既遇矣不如戰也新築人仲叔于奚救孫桓子桓子是以免既衛人賞之以邑辭請曲縣繫纓以朝許之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孫桓子還不入遂如晉乞師臧宣叔亦如晉乞師皆主卻獻子晉侯許之七百乘卻子曰此城濮之賦也有先君之明先大夫之肅故捷

**胡氏**齊師侵虐而以衛主此戰何也克於先大夫無能為役請八百乘許之

**陳氏**衛侯初與晉同盟于斷道矣又使世子臧與晉同伐齊矣又使孫良夫石稷將侵齊矣及與齊師遇石稷欲還良夫不可故齊師雖侵虐而以衛主之也春秋善解紛貴遠怨而惡以兵刃相接故

**張氏**易曰師左次無咎凡戰而不能勝者聖人立全師愛民之法所以重身辱國此春秋所以厚良夫而以為新築之戰主也

###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盟女齊帥

### 師會晉卻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鞏齊

### 師敗績

#### 首公

#### 左氏

晉卻克將中軍士燮佐上軍欒書將下軍韓厥為司馬以救魯衛臧宣叔逆晉師且道之季文子帥師會

之師從齊師于莘至于靡笄之下齊侯使請戰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  
 腆敝賦詰朝請見對曰晉與魯衛兄弟也來告曰大國朝夕釋憾於敝邑  
 之地寡君不忍使君羊臣請於大國無令與師淹於君地能進不能退君無  
 所辱命齊侯曰大夫之許寡人之願也若其不許亦將見也齊高固入晉  
 師桀石以投人曰欲勇者賈余餘勇癸酉師陳于鞌那夏御齊侯逢丑  
 父為右晉解張御卻克齊侯曰余姑翦滅此而後朝食不介馬而馳之卻  
 克傷於矢流血及屨未絕鼓音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  
 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五子忍之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  
 之此車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擐甲執兵固即  
 死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轡右援枹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齊師敗  
 績逐之三周華不注韓厥從齊侯逢丑父與公易位將及華泉驂絀於木而  
 止韓厥執紼繫馬前再拜稽首奉觴加璧以進曰寡君使羣臣為魯衛請曰  
 無令輿師陷入君地下臣不幸屬當戎行無所逃隱敢告不敏攝官承乏  
 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齊侯免韓厥獻丑父卻獻子將戮之呼曰自今無  
 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於此將為戮乎卻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  
 不祥故之以勸事君者乃免之齊侯免求丑父三入三出遂自徐關入晉師從  
 齊師入自丘輿擊馬陘注首命曹無大夫公子手何以書憂內也  
 於國備於禮成為卿也故書注魯舉四大夫不舉重者惡內多  
 虛國家悉敦梁其日或曰日其戰也或曰日其悉也曹無胡氏大國三  
 出用兵也敦梁大夫以吾之四大夫在焉舉其貴者也胡氏軍次國  
 二軍魯雖大國而四卿並將是四軍也當此時舊制猶存尺地皆公室之  
 上也一民皆公室之兵也上卿行父與僑如嬰齊各帥一軍會戰而臧孫許

如晉乞師又逆晉師為之道本不將兵特往來晉魯兩君之間預謀議耳成  
 公初立主幼國危為季孫一怒掃竟內興師而四卿並出肆其憤欲雖無  
 人乎成公之側有不恤也然後政自季氏出矣將稱元帥略其副屬詞之  
 體也而四卿皆書者豈特為詳內錄哉堅冰之戒亦明矣經之大例受伐  
 者為主而此以四國及之者以一笑之微殘民毒眾幾獲其君而怒猶未  
 怠焚雍門之焚侵車東至海故以四國主之為憤兵之大戒見諸行事深  
 切著明矣

**案**春秋列書將佐始此自此以後昭十年伐莒書三卿哀二年伐邾  
 書三卿成六年侵宋書二卿定八年侵衛書二卿陳氏曰書四卿是  
 各自帥也自文之季年而無使介至是而無將佐魯三家之勢成矣  
 於是衛未有大夫將書良夫曹無大夫書公子首而賞鞌之功晉於  
 是有六卿征伐在  
 大夫不獨魯也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表婁

表婁並齊地不知遠近穀梁縣地五百里其言之耳表穀作婁

**侯**

齊侯使賓媚人賂以紀甌王磬與地不

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為質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  
 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  
 以為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若以不  
 孝令於諸侯其無乃非德類也乎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詩

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今五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戊車是利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王則不義何以爲盟主其晉實有闕四王之主也樹德而濟同欲焉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今吾子求合諸侯以逞無疆之欲詩曰布政優優百祿是適子實不優而棄百祿諸侯何害焉不然寡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以犒從者畏君之震師徒撓敗吾子惠徼齊國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繼舊好唯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敝邑之幸亦云從也況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魯衛諫曰齊疾我矣其死二者皆親暱也子若不許讎我必甚唯子則又何求子得其國實我亦得地而紓於難其榮多矣齊晉亦惟天所授豈必晉晉人許之對曰君羊臣帥賦輿以爲魯衛請若苟有以藉口而復於寡君君之惠也敢不唯命是聽禽鄭自師逆公秋七月晉師及齊國佐盟于表婁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公會晉師于上鄆賜三帥先路三命之服

**魯** 國佐捐而去之卻克眚司馬司空輿師候正亞旅皆受一命之服

**齊** 爲之請然後許之逮于爰婁而與之

**魯** 里一戰縣地五百里焚雍門之盟

**齊** 逮及也追及國佐于爰婁也

**齊** 茨侵車東至海君子聞之曰夫甚甚之辭焉齊有以取之也爰婁在師之外何也敗衛師于新築侵我北鄙敖卻獻子齊有以取之也爰婁在師之外卻克曰反魯衛之侵地以紀侯之廟來以蕭同姪子之母爲質使耕者皆東其畝然後與子盟國佐曰反魯衛之侵地以紀侯之廟來則諾以蕭同姪子之母爲質則是齊侯之母也齊侯之母猶晉君之母也使耕者盡東其畝則是終土齊也不可請一戰一戰不克請再再不克請三三不克請

四四不克請五五不克舉國而授於是而與之盟

**胡氏**

齊國佐如師與楚屈完來一也然陘之役則曰來盟于師盟于召陵鞏之戰則曰及

國佐盟于表婁何也荆楚暴橫憑陵諸夏齊桓公仗義聲罪致討威行江漢之上不待加兵而楚人帖服其書來盟于師者楚人自服而求盟也盟于召陵者桓公退舍禮與之盟也在春秋時斯爲善矣若夫爰婁則異於是齊雖侵虐未若荆楚之暴也諸國大夫含憤積怒欲雪一笑之恥至於殺人盈野非有擊強扶弱之心國佐知師將以賂免非服之也晉大夫又不以聽命使齊人盡東其畝而以蕭同叔子爲質夫蕭同叔子齊君之母也則亦悖矣由是國子不可請合餘燼背城借一捐而去之卻克使魯衛之使以其詞爲之請逮于爰婁而與之盟則汲汲欲盟者晉也故反以晉人及之若此類見曲直之繩墨公天是故制敵莫如仗義

**張氏** 齊國治臨淄去

天下莫大於理而強有力不與焉亦可謂深切著明矣

緡陽東千八百里縣西有表婁

**案** 此條三傳說略同公羊序事與穀梁相出入但以使齊爲臧孫許

及卻克斯母父等小不合又左氏作蕭同叔子以爲同叔蕭君之字

其子齊君之母也此說得之公羊作蕭同姪子以蕭同爲國名姪子

者蕭同君姪弟之子嫁於齊生頃公穀梁作蕭同姪子之母以爲蕭

國也同姓也姪子字也其母更嫁齊惠公生頃公楚人滅蕭隨母

在齊其說無據○**又案** 陳氏曰屈完不言使而國佐言使屈完不

言使而退盟之於召陵以禮於楚子國佐言使而進盟之於表婁以

八月壬午宋公鮑卒

**左氏** 宋文公卒始厚葬用屨炭益車馬始用殉重器備椁有四阿棺有翰檜君子謂

華元樂舉於是乎不臣臣治煩去惑者也是以伏死而爭今二子者君生則縱其惑死又益其侈是棄君於惡也何臣之為

庚寅衛侯速卒

**左氏** 衛穆公卒晉三子自役弔焉

取汶陽田

**左氏** 漢魯國汶鄉縣顏師古曰汶陽田今兗州泗水縣東南有汶陽故城

**左氏** 晉使齊還魯故書取不以好得故

**韋** 汶陽田者何

**胡氏**

汶陽之田本魯田也取者得非其有之稱不曰復而謂之取何也恃大國兵力

一戰勝齊得其故壤而不請於天王以正疆理則取之不以其道與得非其有奚異乎然則宜奈何考於建邦土地之圖若在封域之中則先王所錫先祖所受經界世守不可亂矣不然侵小得之春秋固有與滅國繼絕世之義必有處也魯在戰國時地方五百里而孟氏語慎子曰如有王者作在所損乎在所益乎經於王者作在所損乎在所益乎經於復其故田而書取所損益可知矣

**案** 汶陽田侵於齊久矣一反於曹沫之盟再復於鞏之戰又失於韓穿之來言直至孔子為政然後有鄆讎龜陰之歸鄆讎龜陰左氏亦曰汶陽之田也

冬楚師鄭師侵衛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

**左氏**

宣公使求好于楚莊王卒宣公薨不克作好公即位受盟于晉會晉伐齊衛人不行使于楚而亦受盟于晉從於伐齊故楚令尹子重將為陽橋之役以救齊將起師子重曰君弱羣臣不如先大夫師眾而後可乃大戶已責速鯀救之赦罪悉師王卒盡行彭名御戎蔡景公為左許靈公為右二君弱皆強冠之冬楚師侵衛遂侵我師于蜀使臧孫往辭楚侵及陽橋子孫請往賂之以執斲執鉞織維皆百人公衡為質以請盟楚

**左氏** 楚無大夫其曰公子何也嬰齊亢也 **屈完** 特稱名氏非人許平 **穀梁** 正例椒與宜申不稱名氏非大夫例今稱公子是貴於同大夫之 **胡氏** 二國稱師著其眾也侵衛則書侵我師于蜀致賂納質沒而下與夷狄之大夫會也季孫行父為國上卿當使其君尊榮其民免於侵陵之患而危辱至此特起於忿悻肆其褊心而不知制之以禮也書曰必有忍乃其有濟懲忿窒慾德之修也不悻不求行之善也躬自厚而薄責於人遠怨之方也季孫忿悻弗能懲也而辱速君父不亦僭乎故春秋

史外傳心之要典也考其行事深切 **陳氏** 凡吾君會諸侯則有大夫著明於以反求諸己則亦知戒矣 **陳氏** 得稱其大夫苟無諸侯則不以大夫敵吾君是故莒無大夫則曰莒人齊有大夫則曰齊大夫及高

奚盟及處父盟始以大夫敵吾君矣皆不言公以是為齊晉之譏則諱公焉耳此其曰公會楚公子嬰齊是公自與嬰齊夷也於楚之會孟公後諸侯至於楚之會宋公亦後諸侯至魯猶重從楚也公與嬰齊夷楚何譏焉

不足為公諱焉爾是故自屈完以來楚大夫皆無氏族也而書公子自嬰齊始

**案**公特會外大夫止此一事陳氏得之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鄆人盟于蜀

**左氏**

十一月公及楚公子嬰齊蔡侯許男秦右大夫說宋華元陳公孫

寧衛孫良夫鄭公子去疾及齊國之大夫盟于蜀卿不書置盟也於是乎畏晉而竊與楚盟故曰置盟蔡侯許男不書乘楚車也謂之失位楚師及宋公衡逃歸是行也晉辟楚畏其眾也君子曰眾之不可以已也大夫為政猶以眾克況明君而善用其眾乎

**注**

齊在鄭下非卿置之也傳例曰卿不書置盟也則楚卿於是始與

**公羊**

此楚公子嬰齊也其稱人何得一貶焉爾

**穀梁**

中國等自此以下楚卿不書皆貶惡也楚其稱人何也於是而後公得其所也會與盟同月則地會不地盟不同月則地會地盟此其地會地盟何也以公得其所申其事也今之屈向之驕也

**注**公得其所謂楚稱人由其事謂地會地盟

**胡氏**

者眾所推也此書公及楚人則知主盟者楚也諸國皆卿何以稱人楚僭稱王春秋黜之比諸夷狄晉雖不競猶主夏盟諸侯苟能任仁賢脩政事保固疆圉要結隣好同心擇義取事

晉室荆楚雖大向畏焉今乃西向服從而與之盟不亦恥乎古者用夏服夷未聞服於夷者也乃是之從亦為不善擇矣經於魯君盟會不信則諱

公而不書不臣則諱公而不書棄中國從夷狄則諱公而不書蜀之盟棄晉從楚書公不諱何也事同而既貶則從同同正始之義也從荆楚而與盟既諱公於僖十九年齊之盟矣是以於此不諱而人諸國之大夫以見意也

**陳氏**

曷為貶稱人楚大夫初會不序晉大夫初會盟則不言公楚大夫初會盟則其言公何公固與嬰齊夷矣無足諱焉爾

**案**楚專主中國之盟莫盛於此以楚成之強所得者陳蔡鄭宋四國而已而厥貉之次止書蔡雖以莊王之盛而辰陵之盟亦不過陳蔡二國從之今蜀之盟諸侯從之者十一國晉不敢爭其後四十二年然後晉楚之從交相見又八年楚靈求諸侯于晉皆蜀之役啓之也春秋安得不重貶之哉一會一盟前不書嬰齊之名氏無以見楚之強後不貶諸國無以見中國之弱惟貶諸國之卿不得不貶楚貶楚及諸國則不諱公可也胡氏陳氏說得之穀梁以為前書嬰齊者嬰齊之仇後書楚人者嬰齊能自降以從盟故春秋於會蜀不諱公疑其說之誤矣

**又案**

列人諸國之大夫者惟翟泉澶淵及此二役翟泉諱公不書澶淵沒魯大夫不書惟此書公

**又案**

合此一年之事觀之晉蓋竭力以事齊故無力以制楚勝齊之得小而縱

楚之害大矣

**附錄**

**左氏**

楚之討陳夏氏也莊王欲納夏姬申公巫臣曰不可王乃止于反欲取之巫臣曰是不祥人也子反亦止王以子連

尹襄老襄老死於邲巫臣使道焉曰歸五聘女又使自鄭召之巫臣聘諸鄭及其王即位將為陽橋之役使屈巫聘于齊且告師期巫臣以夏姬奔晉因郤至以臣於晉晉人使為邢大夫子左氏晉侯使反請以重幣錮之王曰止為巫臣教吳通晉張本

齊捷于周王弗見使單襄公辭焉曰兄弟甥舅侵敗王略王命伐之告事而已不獻其功所以敬親暱林示淫匿也今叔父克遂有功于齊而不使命卿鎮撫王室而鞏伯實來夫齊甥舅之國而大師之後也寧不亦淫縱其欲以怒叔父抑豈不可諫誨士莊伯不能對餘見莊

三十一年

三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諸侯伐鄭次于伯牛討邲之役也遂東侵鄭鄭公子偃帥師禦之使東鄙覆諸鄆敗諸丘輿皇成如楚獻捷注宋衛未葬而稱爵以接鄰國非禮也

**胡氏**夫討邲之役則復怨勦民非觀釁也遂東侵則潛師掠境非也略而不紀勝負微也晉侯稱爵而以伐書何也初為是役必以鄭之從楚也附蠻夷擾中國則盟主有詞于伐耳宋衛未葬曷為稱爵肯殯越竟以吉禮從

金革之事也

**案**此邲之後晉再伐鄭而不服也

辛亥葬衛穆公○二月公至自伐鄭○甲子新宮災

**三日哭**注三年喪畢宣公神主新入廟故謂之新宮書三日宣宮曷為謂之新宮不忍言也

三日哭禮也何以書記災也

**穀梁**迫近不敢稱諡恭也其辭

**胡氏**廟災而哭禮也得禮為常事則何以書緱氏劉絢曰新宮者宣宮也不曰宣宮者神主未遷也知然者丹楹刻桷皆稱桓宮此不舉諡故知其未遷也宮成而主未入遇災而哭何禮哉宣公薨至是二十有八月緩於遷主可知矣言災則不恭之致亦自見矣此說據經為合先人之室蓋嘗日寢於斯食於斯會族屬於斯其居處笑語之所在皆可想也事死如事生故有焚其室則哭之禮神主未遷而哭於人情何居

**案**此條諸傳皆以為得禮惟胡氏不合

乙亥葬宋文公

**胡氏**案左氏始厚葬數其葬之月則信然矣文公之卒國家安靖曷為越禮逾時逮乎七月而後克襄事哉故知華元樂舉之棄君於惡而益其後無疑矣宋公在殯而離次出竟從金革之事此非有所不忍於死者特欲誇耀淫侈無知之人耳春秋據事直書而其失自見

夏公如晉

**張氏**汶陽之田特書曰取足以見疆場之令不出於王矣今為取田而往拜賜晉偃

通志堂

然受之後日韓穿之來言亦足以見私情之納侮也

**成公**朝晉者四三年四年十年四年不見敬十年見止張氏所謂納侮者信矣惟十八年悼公即位之朝無譏焉

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

**去疾**

許恃楚而不事鄭鄭子良伐許

**鄭**

鄭初書大夫將也

**張氏**

晉方怒鄭之不服其為國未有底止也乃怒許之不事已而動大眾以伐之特書大夫專伐之舉所以見其與兵之不度德量力也

公至自晉

**公**

宣公薨至是三年之喪畢矣宜入朝京師見天子受王命然後歸而即政可也嗣守社稷之重而不朝于周以拜汶陽田之故而往朝于晉其行事亦悖矣此春秋所為作也公行多不致其書公至自晉何其至也必有以也

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

**棘**

棘者汶陽之不服故圍之

也其言圍之何不聽也

**胡氏**

復故地而民不聽至於命上將用大師環

**胡氏**

其邑而攻之何也魯於是時初稅畝作丘

甲稅役日益重矣棘雖復歸故國所以不願為之民也歟成公不知

薄賦斂輕力役脩德政以來之而肆其兵力雖得之亦必失之矣

**案**

春秋內叛書圍者七始於此昭十三圍費二

十六圍成定六圍鄆十年圍郕圍費十二圍成

大雩○晉卻克衛孫良夫伐廡咎如

**廡**

廡公作將

**狄**

餘焉廡咎如潰上失民也

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

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

**孫**

孫良夫尋盟公問諸臧宣叔曰中行伯之於晉也其位在三孫子之於衛也位為上卿將誰先對曰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上下

如是古之制也衛在晉不得為次國晉為盟主其將先之丙午盟晉丁未盟衛禮也

注荀庚尋盟也此聘也其言盟何聘而言盟者尋舊盟也

復相疑故不舉重連聘而言之疏春秋之義舉重略輕若來

盟則不言聘而言盟今言聘言盟嫌其生事故曰尋舊盟也

其日公也來聘而求盟不言及者以國與之也

不言其人亦以國與之也不言求兩欲之也

禮也庚與良夫不務引其君當道而生事專命為非禮不信以干先王之典故不係於國以見其遂事之辱非人臣之操此說然也其言及者公與之盟而不言公見二卿之抗也明盟者春

秋所惡於惡之中又有惡焉此類是矣

案聘而遂盟之始於此此例五此年荀庚良夫十一年卻克牛襄七年林父十五年向戌其皆書日一則以別於微者一則以別於前定也

穀梁疏曰前定之盟不日則此非前定可知矣又曰卑者之盟不日則此非卑者可知矣以非前定則知其生事以非卑者則知其抗公此所以與來盟稱使之書法不同也若公羊注意以為二子聘盟兩受命似與胡氏不合

鄭伐許

**左氏**

**注**不書將帥告詞略疏賈逵曰不稱將帥夷狄之鄭從者以鄭比年三伐許前後並無貶不應偏刺此事也

**公羊**

**注**惡鄭襄公與楚同心數侵伐諸夏自此之後兵革數起夷狄比周

故夷

**穀梁**

**注**鄭從楚伐衛之喪又叛諸侯之盟故狄之疏不於伐喪貶者其罪不積不足以成惡鄭既伐喪背盟一年之中再加

兵於許故於

**胡氏**

稱國以伐狄之也晉楚爭鄭鄭兩事焉及邲之敗於是乎專意事楚不通中華晉雖加兵終莫之

聽也至此一歲再伐許甚矣夫利在中國則從中國利在夷狄則從夷狄而不擇於義之可否以為去就其所以異於夷者幾希况又馮弱犯寡一歲之中而再動干戈於鄰國不既甚乎春秋之法中國而夷狄行者則狄之所以懲惡也以為告詞略而從生乃實錄耳一字褒貶義安在也

**陳氏**

狄鄭也其狄之何楚之伯鄭人為之也由齊桓以來爭鄭於楚桓公卒鄭始朝楚楚諸夏之變於夷鄭為亂階也至辰陵鄭帥諸

夏而事楚矣敗晉于邲盟十四國之君大夫于蜀皆鄭為之是故狄秦而後狄鄭微秦鄭中國無左衽矣

**案**經中國而狄之者三文十年狄秦成三年狄鄭昭十二年狄晉

附錄

**左氏**

是年晉作六軍齊侯朝于晉

**案**史記齊世家曰頃公十一年晉初置六軍頃公朝晉欲尊王景公景公不敢當晉世家亦云

四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

**左氏**

通嗣君也注宋共公初即位

**案**經書宋聘魯始此終春秋宋聘魯四此年及八年華元襄十五年向戌昭十二年華定

三月壬申鄭伯堅卒

壬申二月二十八日

杞伯來朝

**左氏**

歸叔姬故也注將出

叔姬先脩禮朝魯言其故

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

**左氏**

公如晉日晉侯見公不敬季文子曰晉

侯必不免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夫晉侯之命在諸侯矣可不敬乎

葬鄭襄公

**左氏**

公至自晉欲求成于楚而叛晉季文子曰不可晉雖無道未可

叛也國大臣睦而邇於我諸侯聽焉未可以貳史佚之志有之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楚雖大非吾族也其肯字我乎公乃止

冬城鄆

魯西邑東郡廩丘有鄆城公作運

**左氏**

公欲叛晉故城而為備疏魯有二通志堂



文子公待  
于鄆即此

鄭伯伐許

**張氏**

冬鄭公孫申帥師疆許田許人敗諸展陂鄭伯伐許取  
鉏任冷敷之田百樂書將中軍救許伐鄭取汜祭於

子反救鄭鄭伯與許男  
訟焉子反不能決也

**羊**

注未踰年君稱伯者時樂成君位  
親自伐許故如其意以著其惡

**胡氏**

前此鄭襄公伐許既狄之矣今悼公又伐許乃復稱爵何也喪未  
逾年以士禮從金革之事則忘親矣稱爵非美詞所以著其惡也

**案**鄭自隱十一年入許之後鄭許世讎至此凡書於經者又四侵伐  
矣然據左氏所記則鄭戰之役鄭許首如楚蜀之役許乘楚車是

許與鄭皆南向事楚者鄭方從楚何得  
如此至百楚之救不書於經事未可信也

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

**穀梁**

婦人之義嫁曰  
歸反曰來歸

**胡氏**

春秋

於內女其歸其出錄之詳者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父母之心人皆有之  
而不能為之擇家與室則夫婦之道苦淫僻之罪多矣王法所重人倫之  
本錄之詳也  
**張氏**嫁不書蓋嫁時杞伯未為君也嫁而得罪夫家  
為世戒也  
書曰來歸雖諸侯之尊當謝不教而受之也

仲孫蔑如宋

**張氏**

報華  
元也

夏叔孫僑如會莒荀首于穀

首公羊作  
秀穀齊地

**張氏**

莒荀首如齊逆  
女故宣伯錡諸

**穀**運糧饋  
之敬大國也

梁山崩

梁山在馮翊  
夏陽縣北

**左氏**

梁山崩晉侯召伯宗謀之絳人曰山有朽壤  
而崩可若何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為之不

舉降服乘縵徹樂出次祝幣史辭以  
禮焉如此而已伯宗以告而從之

**羊**

河上之山也何以書記異也  
何異爾大也梁山崩雍河三

日不流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為天下記異也  
十年間弑君十四亡國三十二漢梁之盟徧刺天下大夫

**穀**

晉望  
也

晉者名山大澤不以封也許慎  
曰山者陽位君象也象君權壞

**胡氏**

梁山韓國也詩曰奕奕梁山言其  
奕然高大為韓國之鎮也後為

晉所滅書而不係國者為天下記異是以不言晉也左氏載絳人之語  
於禮文備矣而未記其實也徒舉其文而無實以先之何足以弭災變乎

秋大水

**張氏**

山崩大水  
陰盛之徵

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

定王也宣三年即位  
在位二十一年簡王立

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

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

蟲牢  
鄭地

**張氏**

許靈公愬鄭伯于楚六月鄭  
悼公如楚訟不勝楚人執自

戊及子國故鄭伯歸使公子偃請成于晉秋鄭伯及晉趙同盟于垂棘冬  
同盟于蟲牢鄭服也宋公子圍龜為質于楚而歸華元享之欲習攻華氏

通志堂

宋公殺之諸侯謀復會宋公使向為人辭以子靈之難崩赴告已及在諸侯之策矣以所聞先後而奔喪禮也而九國諸侯會盟不廢故特書同盟以見其皆不臣春秋惡盟誓於惡之中又有惡焉者此類是也

**案**此條胡氏主泰山孫氏○**又案**鄭自邲戰後皆從楚至此始從晉而晉人不能明尊王之義以示之汲汲於要之以盟誓此所以竟不能服楚雖再救而卒無功也

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二月辛巳立武宮

季文子以鞏之功立武宮非禮也聽於人以救其難不可以立武立武由己非由人也**注**魯人自鞏之功至今無患故築武軍又作先君武公宮以告成事欲以示後世**疏**服虔云鞏之戰禱武公以求勝故立其宮杜氏不從也**注**臧孫許伐齊有功故立武宮**胡氏**武宮武公之宮立武宮非禮也喪事即遠有進與大祖而五者諸侯之廟制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而無禱乃止去壇為鬼諸侯之祭法也武公至是歷世十一其毀已久而輒立焉非即遠有終之意故特書曰立立者不宜立也

**案**春秋書此年立武宮定元年立煬宮皆非禮也胡氏所引用乃王制及祭法之文三傳同以為非禮而明堂位曰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蓋漢儒習見魯國之舊制而不知其僭耳臨江劉氏曰久矣夫其以僭為典也○**又案**魯有魯公廟為世室百世不毀而又立武宮煬宮又桓宮僖宮至哀公時猶存是魯五廟之外又有五廟也典禮之壞至於如此

**附錄**何氏禮天子諸侯立五廟受命始封之君立一廟至德立后稷文武廟至於子孫自高祖已下而七廟天子卿大夫三廟元士二廟諸侯之卿大夫比元士二廟諸侯之士一廟**疏**禮天子五廟者

据正禮通諸上代而言之祭法云王立七廟者据周制言耳祭法適士二廟天子元士及諸侯卿大夫也官師一廟諸侯中士也一廟者考廟王考無廟而祭之

**取鄆**鄆附庸國也**言易**取之易又惡鄆不備也**胡氏**鄆微國也

書取者滅之也滅而書取為君隱也

**案**鄆為微國左氏穀梁同公羊以為邾邑不係之邾諱亟也者非春秋內滅國書取者三此年取鄆襄十三取邾昭四年取鄆皆諱詞也胡氏曰項亦國也其書滅者以僖公在會季孫所為故直書其事而不隱也此春秋尊君抑臣以辨上下謹於微之意也人倫之際

差之直毫厘繆以千里故仲尼特立此義以示後世臣子使以道事君而無朋附權臣之惡也

衛孫良夫帥師侵宋

**左氏**

晉伯宗夏陽說衛孫良夫甯相鄭人伊雒之戎陸渾蠻氏侵宋以其辭會也

夏六月邾子來朝○公孫嬰齊如晉

**左氏**

子叔聲伯如晉命伐宋

**案**成公之編大夫如晉二此年嬰齊行父十一年行父

壬申鄭伯費卒

**悼公**

**左氏**

春鄭伯如晉拜成授玉于東楹之東士貞伯曰鄭伯其死乎視流而行速

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

**左氏**

子孟獻子叔孫宣伯侵宋晉命也

**胡氏**

魯遣二卿為主將動大眾焉有事於宋而以侵書者潛師侵掠無名之意蓋陋之也於衛孫良夫亦然上三年嘗會宋衛同伐鄭矣次年宋使華元來聘通嗣君矣又次年魯使仲孫蔑報華元矣是年冬鄭伯背楚求成于晉而魯衛與宋又同盟于蟲牢矣今而有事於宋上卿授鉞大眾就而師出無名可乎故特書侵以罪之也左氏載此師晉命也後二年宋來納幣請伯姬焉則此師為晉而舉非魯自志明矣兵戎有國之重事邦交人道之大倫聽命於人不得已焉將能立乎春秋所以罪之也

**案**春秋凡奉伯主之命或為伯主而興師者皆書侵此年二卿侵宋十年衛黑背侵鄭左皆曰晉命也襄二十四年羯侵齊定六年公

侵鄭八年二卿侵衛左皆曰晉故也蓋本非有怨但屈於不得已故亦無志於深入但淺侵其境歟魯宋自莊十年以後並無交兵之事

僅見於此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左氏**

楚子重伐鄭鄭從晉故也

**胡氏**

荆楚僭號稱王聖人比諸

夷狄而不赦者大一統以存周使明著於君臣之義也鄭能背夷即華是改過遷善出幽谷而遷喬木也嬰齊為是帥師又因其喪而伐之不義甚矣經所以深惡之也書卿帥師伐鄭於文無與詞何以知其深惡楚也下書嬰齊武子帥師救鄭則知之矣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而伐者之罪著矣

**陳氏**

楚初書大夫將也

**案**嬰齊伐鄭二此年及七年

冬季孫行父如晉

**左氏**

晉人謀去故絳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氏之地沃饒而近監國利君樂不可失也韓

獻子曰不可郇瑕氏土薄水淺其惡易觀不如新田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有汾澮以流其惡且民從教十世之利也夫山澤林監國之寶也國饒則民驕佚近寶公室乃貧不可謂樂公說從之夏晉遷于新田季文子如晉賀遷也

晉欒書帥師救鄭

**左氏**

欒書救鄭與楚師遇於繞角楚師還晉師遂侵蔡楚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之師救

蔡御諸桑隧趙同趙括欲戰武子將許之知莊子范文子韓獻子諫曰不可吾來救鄭楚師去我吾遂至於此是遷戮也戮而不已又怒楚師戰必不克雖克不令成師以出而敗楚之二縣何榮之有焉乃遂還於是軍帥之欲戰者眾或謂欒武子曰聖人與眾同欲是以濟事子之佐十一人其不欲戰者三人而已欲戰者可謂眾矣武子曰善鈞從案左氏武眾夫善眾之主也三卿為主可謂眾矣從之不亦可乎胡氏子遂還則無功也亦何善之有曰此春秋之所以善欒書也兩軍相加兵刃既接折馘執俘計功受賞此非仁人之心王者之事故舞干而苗格者舜也因壘而崇降者文也次于陘而屈完服者齊桓也會蕭魚而鄭不叛者晉悼也武子之能不遷戮而知還也亦庶幾哉

七年春王正月鼯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鼯鼠又食其

角乃免牛左氏

疏釋獸李巡曰鼯鼠一名鼯鼠孫炎曰有螫毒者蓋如今鼠狼

案左氏武

京房傳曰祭天不慎鼯鼠食郊牛角穀梁傷展道盡矣其所以備災之道不盡也又有繼之辭也其緩辭也曰亡乎人矣非人之所能為也所以免有司之過也乃者亡乎人之辭也免牲者為之緇衣纁裳有司玄端奉送至于南郊免牛亦然免牲不曰不郊免牛亦然胡氏穀梁子曰郊牛日展斛角而知注復食乃知國無賢君天災之爾胡氏傷展道盡矣其所以備災之道不盡也改卜牛鼯鼠又食其角則亡乎人矣非人之所能為也所以免有司之過也有司免過則變異也其應云何許翰曰小害大下賊上食而又

食三桓子孫相繼之象也宣公有虐三桓之志至成始弗戒矣理或然也

案郊說詳見僖三十一年鼯鼠食三此年定十五年哀元年趙子曰上元二年避兵會稽時有水旱疫癘之苦至明年而牛災有小鼠能噬牛纁傷皮膚無有不死者

吳伐邾

吳在吳郡今平江府邾己姓國少

養

吳伐邾邾成季文子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

而莫之或恤無弔者也夫有上不弔其誰不受亂吾亡無日矣

牟

注吳國見者罕與中國交至升平乃見故因始見以漸進疏楚始見

書州名今吳當以揚州言之不以州稱以漸進者也

胡氏

稱國以伐狄之也吳本大伯之後以族屬言則周之伯父也何以狄之為其僭

天子之大號也案國語云命圭有命固曰吳伯不曰吳王然則吳本伯爵也後雖益熾浸與中國會盟進而書爵不過曰子亦不以本爵與之故紀於禮書曰四夷雖大皆曰子此春秋之法仲尼之制也而以為不敢擅進退諸侯亂名實者誤矣

案吳自大伯奔吳五世至周章而武王克殷因封之吳又十四世至壽夢而始大僭稱王此即壽夢之二年也蓋成公二年楚申公

巫臣奔晉求通吳以罷楚於是吳兵始及上國矣此為書吳之始終春秋書伐邾伐陳入州來入郢滅州來滅巢滅徐戰長岸雞父皆書國雖會鍾離會善道會相會向會鄆會橐臯亦書國惟襄五年于戚始書吳人襄十二年始書吳子卒二十九年始書吳子

以聘至桓舉書子已同於中國至黃池書  
子則主諸侯之詞矣後七世而亡於越

**附錄**

**左氏**

鄭子良相成公以  
如晉朝且拜師

夏五月曹伯來朝宣○不郊猶三望

**左氏**

注書不郊  
間有事

**穀梁**

**注**春免牛夏乃三望故又云不郊也  
**胡氏**吳郡朱長文曰禮天子有四望諸侯則祭境內山川而已魯晉當祭泰山泰山魯之境也禮所得祭故不書三望僭天子禮是以書之其說自是矣楚子軫言三代命祀祭不越望而曰江漢沮漳楚之望非也楚始受封濱江之國漢水沮漳豈其境內哉此亦據後世并兼封略言之爾

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

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

馬陵衛地

**左氏**

子重伐鄭師于汜諸侯救鄭鄭共仲侯羽軍楚師囚鄭公鍾儀獻諸晉八月同盟于馬陵尋蟲牢之盟且莒服故也晉人以鍾儀歸囚諸

**胡氏**

楚人軍旅數起頻言伐鄭以其背己而從諸夏也與莊之欲討徵舒而入陳者異矣書大夫之名氏書帥師書伐而無貶詞者

所謂不待貶絕而罪自見者也晉合八國之君親往救鄭則攘夷狄安中國之師也欲著其善故特書救鄭以美之言救則楚罪益明而鄭能背夷

即華善亦著矣前此晉遣上將諸國不與焉至此則其君自行而會合諸國則楚人暴橫憑陵諸夏之勢益張亦可見矣故盟于馬陵而書同盟者

同病楚也

**案**晉景公之編書同盟者五惟此盟無譏焉則以二救之善也樂武子之德在民其此時也夫若非此二舉則盟而後晉之伯業喪矣

惜乎蟲牢不能謹於義于蒲不能謹於信是以馬陵雖善而竟不能復文襄之業也然彼善於此君子猶取之

公至自會○吳入州來

州來淮南下蔡縣今屬壽州

**左氏**楚圍宋之役師還子重請取申呂以為賞田王許之申公巫臣曰不可此申呂所以邑也是以為賦以御北方

若取之是無申呂也晉鄭必至于漢王乃止子重是以怨巫臣子反欲取夏姬巫臣止之遂取以行子反亦怨之及其王即位子重子反殺巫臣之族巫臣自晉遺二子書曰爾以讒匿會附事君而多殺不辜余必使爾罷

於奔命以死巫臣請使於吳晉侯許之吳子壽夢說之乃通吳於晉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與其射御教吳乘車教之戰陳教之叛

楚宣其子狐庸焉使為行人於吳吳始伐楚伐巢伐徐子重奔命馬陵之會吳入州來子重自鄭奔命子重子反於是乎一歲七奔命蠻夷屬於

楚者吳盡取之是以

**張氏**晉有以啟之矣

**案**昭十三年吳滅州來

冬大雩

**穀梁** 雩不月而時非之也冬無為雩也

衛孫林父出奔晉

**左氏** 衛定公惡孫林父冬林父奔晉衛侯如晉晉反戚焉

屬晉晉

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左氏** 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季文子餞之私焉曰大國制義以為盟主是以諸侯懷德畏討無有貳心謂汶陽之田敝邑之舊也而用師於齊使歸諸敝邑今有二命曰歸諸齊信以行義義以成命小國所望而懷也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詩曰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七年之中一予一奪二三孰甚焉伯主將德是以而二三之其何以長有諸侯乎詩曰猶之未遠是用大簡行父懼晉之不遠猶而失諸侯也是以敢私言之

**公羊** 來言者何內詞也脅我使我歸之也曷為使我歸之也魯齊師大敗齊侯歸弔死視疾七年不飲酒不食肉晉侯聞之曰嘻奈何使人之君七年不飲酒不食肉請皆反其所取侵地

**穀梁** 于齊緩詞也不使歸之于京師同皆緩詞也以緩詞言之者諱不使制命於我也

**胡氏** 汶陽之田本魯田也魯人恃大國正疆理於天王則取之不以其道也卻克戰勝令於齊曰反魯衛之侵地齊既從之今復有命俾歸諸齊則歸之不以其道也而齊人貪得晉有

二命穿也列卿無所諫止皆罪矣來言者緩詞也歸之于者易詞也為國以禮者無憚於強而魯侯微弱遂以歸齊而不能保罪亦見矣

**案** 此條左氏穀梁胡氏皆貶晉惟公羊何氏以為善晉之義齊者失之張氏曰前此取汶陽田出於晉命矣不曰使來言又嘗言為杞取成矣不曰使來言蓋歸所當得取所當有皆義也制命以義伯主之常事也今汶陽之歸徇私而不公比強而陵弱反已成之制命而自亂之故書來言以見其不得為制命書歸之于以著其不當予而晉與魯之曷咸見矣常山劉氏曰歸之于者歸不以道與執衛侯歸之京師同

義

晉欒書帥師侵蔡

**左氏** 晉欒書侵蔡遂侵楚獲申驪六年楚師

也君子曰從善如流宜哉是行也鄭伯將會晉師門于許東門大獲焉

**張氏**

許氏曰侵蔡報伐鄭也大國爭衡小國受敗春秋所矜也

公孫嬰齊如莒

**左氏**

聲伯如莒口逆也

宋公使華元來聘

**左氏**

聘共姬也注穆姜女成公姊妹為宋共公夫人

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左氏**

禮也注宋公無主昏者自命之故稱使也

**公羊**

納幣不

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也注伯姬賢所以殊於眾女隱三年傳昏禮不稱主人此稱使者宋公無母自命之也

**胡氏**

書此何

以書曰公孫壽壽卿也納幣使卿非禮也禮不可略亦不可過惟其稱而已矣略則輕大倫過則溺私愛宋公之誦伯姬魯侯之嫁其女皆致其厚者也而不知越禮逾制豈所以重大昏之禮哉經悉書之為後法也

### 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左氏

晉趙嬰通于趙莊姬原屏放諸齊嬰曰我在故樂氏不作我亡吾二昆其

夏哉趙莊姬為趙嬰之亡故譖于晉侯曰原屏將為亂樂卻為微逐日討趙同趙括武從姬氏玄留于公宮以其田與祁奚韓厥言於公曰成季之勳宣孟之忠而無後為善者其懼矣乃立武而反其田焉

**胡氏**

案左氏則同括無罪為莊姬所譖而樂卻害之也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以

見晉之失政刑矣

### 附錄

史記稱有屠哂賈者有寵於靈公此時為司寇追論趙盾弑君之事誅趙氏公孫杵臼取他兒代武死程嬰匿武於山中居十五年因晉侯疾韓厥乃請立武與左氏不合未詳孰是

###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

賜公穀 召桓公來賜公命注諸侯即位

天子賜以命圭與之合瑞 **命** 其稱天子何元年春王錫命錫命非正也曰天子何也曰見一稱也 **注** 天王天子王者之通稱自此已上未有言天子者今言天子是更見一稱 **胡氏** 諸侯

而入見則有賜已脩聘禮而來朝則有賜能敵王所愾而獻功則有賜成公即位服喪已畢而不入見既更五服一朝之歲矣而不如京師又未嘗敵王所愾而有功也何為來賜命乎召伯者縣內諸侯為王卿士者也來賜公命罪邦君之不王譏天子之僭賞也臨諸侯曰天王君天下曰天子蓋一人之通稱

**案** 此條公穀趙氏皆作錫惟左氏作賜胡氏雖作賜而義亦與錫同左氏雖作賜而義亦與文元年毛伯錫命同惟臨江劉氏曰錫命者

爵也有加而賜所謂賜命也古者制三公一命卷若有加則賜也不過九命次國之君不過七命小國五命故賜者謂有加也以義觀之錫命者其世世相襲不廢矣賜命者服過其爵所以章有德也成公未有大功德而服過其爵譏僭賞也其說似與諸家不合姑存于此 **又案** 左公穀皆作天子諸家亦從之然三家雖經文作天子而義亦與天王同何休曰仁義合者稱王又王者取天下歸往也天子者爵稱也聖人受命皆天所生故謂天子或言天王或言天子皆相通也楊士勛曰眾人卑故稱母子貴者取貴稱故稱天子入春秋以來唯取仁義之稱未表繫天子之尊故曰更見一稱也是天王與天子無異義矣若何休又以為文公年長故稱天王今成公幼少當須如父教子未當錫也是以為之張義而言天子曹達又以為為畿內稱王諸夏稱天王夷狄稱天子皆迂謬不可從啖子又以子字為誤未詳是否魯不朝而王賜之非正也而杜氏以八年乃來為緩其失甚矣 **又案** 天子之見經者三十有二稱天王者二十有五稱王者

通志堂

六稱天子者一

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晉侯使士燮來聘叔孫僑

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邾左氏晉士燮來聘言伐邾也以其

不可曰君命無貳失信不立禮無加貨事無二成君後諸侯案左

是寡君不得事君也燮將復之季孫懼使宣伯帥師會伐邾氏伐

邾以其事吳故當其時既不能救及其既成豈獲已也而又率諸國伐之

何義乎前書來聘下書會伐晉侯之為盟主一可見矣魯既知其不可從

大國之令而不敢違其不能立亦可知矣

案聘而後言伐其不能以大義令諸侯與厲公乞師之舉無異矣

衛人來媵左氏媵共姬禮也凡諸侯嫁

來媵亦以姪娣從凡一娶九女所以廣繼嗣三國來媵非禮也夫以禮制

欲則治以欲敗禮則亂而諸侯一娶十有二女則以欲敗禮矣備書三國

以明逾制為後戒也

案公穀皆以為詳伯姬而錄之未知是否

九年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左氏請之也

卒為杞故也逆叔姬為我也胡氏杞叔姬一女子而四書于策何也春秋慎男女之配

雖不若宋共姬亦不至如鄆季姬之越禮也杞伯初來朝魯然後卒之卒

而復逆其喪豈非叔姬本不應出故魯人得以義責之使復歸葬乎聖

詳錄始卒欲為後鑑使得有終而無弊也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

于蒲左氏為歸汶陽之田故諸侯貳於晉晉人懼會于蒲以尋馬

陵之盟季文子謂范文子曰德則不競尋盟何為范

文子曰勤以撫之寬以待之堅彊以御之明神以要之

柔服而伐貳德之次也是行也將始會吳吳人不至胡氏夫盟非固

衛獻公言於甯喜求復國喜曰必子鮮在不然必敗小邾射以句繹來奔

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夫信在言前者不言而自喻誠在令外者不令而

自行晉初下令於齊反魯衛之侵地而齊不敢違者以其順也齊既從之

魯君親往拜其賜矣復有二命俾歸諸齊一與一奪信不可知無惑乎

諸侯之解體也晉人不知反求諸己博信明義以補前行之愆而又欲刑

牲歃血要質鬼神以御之是從事於末而不知本矣特書同盟以罪晉也

案此盟如胡氏之意則惡其反覆而書同者也自蟲牢馬陵于蒲三

盟中國之勢稍振然蟲牢鄭服而不能明於尊王之義已不足以駕

通志堂



楚馬陵兩救雖是以協列國之心而伐郟之舉不足以令諸侯汶陽之歸不足固諸侯於是鄭魯昆日有叛意矣執鄭伐鄭止公盟公紛紛如是卒至會瑣澤而與楚成會鍾離而借吳援晉伯不足言矣

公至自會○二月伯姬歸于宋夏季孫行父如宋致

女晉人來媵左氏季子文子如宋致女復命公享之賦韓奕注女嫁三月又使大夫隨加聘問謂之致女所以致成婦

禮篤昏公羊未有言致女者此其胡氏致女者何女既嫁三月而廟姻之好言致女何錄伯姬也見則成婦矣而後父母使人

安之故謂之致也常事爾何以書致女使卿非禮也經有因襲以見貶者初獻六羽之類是也亦有因貶以見褒者致女來媵之類是也伯姬賢行著於家故致女使卿特厚其嫁遣之禮賢名聞於遠故諸國爭媵信其無姬忌之行程氏以為一女子之賢尚聞於諸侯況君子哉或曰魯女雖賢豈能聞於遠乎曰古者庶女與非敵者則求為媵固為之擇賢小君則諸侯之賢女自當聞矣

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晉人執鄭伯晉欒書帥

師伐鄭左氏楚人以重賂求鄭鄭伯會楚公子成于鄧秋鄭伯如晉晉人討其貳於楚也執諸銅鞮欒書伐鄭鄭人使伯蠲行成

晉人殺之楚子稱人而執者既不以王命又不歸諸京師則非伯重侵陳以救鄭討也殺伯蠲不書晉者既執其君矣則行人為輕亦

不足紀也楚子重侵陳與處父救江何異削而不書者鄭亦有罪焉耳夫背夷即華正也今以重賂故又與楚會則是惟利之從而不要諸義也故鄭無可救之善楚不得有能救之名

附錄此條穀梁以為不言戰以鄭伯也注言欒書以鄭伯伐鄭君臣交兵病莫大焉故為親者諱疾經無此意

穀梁為尊者諱恥為賢者諱過為親者諱疾

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

申莒潰楚人入鄆左氏晉侯使申公巫臣如吳假道于莒與渠丘公立

于池上曰城已惡莒子曰僻陋在夷其孰以我為虞對曰夫狡焉思啟封疆以利社稷者何國蔑有唯然故多大國矣唯或思或縱也勇夫重閉況國乎久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丘渠丘城惡眾潰奔莒申楚入渠丘莒人囚楚公子平楚人曰勿殺吾歸而俘莒人殺之楚師圍莒莒城亦惡庚

申莒潰楚人入鄆胡氏子孟申莒潰楚人入鄆莒無備故也君子曰恃陋而不設備罪之大

者也莒恃其陋而不脩城郭浹辰之間楚克其三都無備也夫

曰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不去則是可為也夫鑿池築城者為國之備所謂事也效死而民不去為國之本所謂政也莒恃其陋

不脩城郭浹辰之間楚克其三都信無備矣然兵至而民逃其上不能使民效死而不去則昧於為國之本也雖隆莒之城何益乎故經於莒潰特書

日以謹之者以明城郭溝池重門擊柝皆守邦之末務必以固本安民為政之急耳

**陳氏** 此嬰齊也向也於會盟於伐莒稱嬰齊於入鄆稱一人之身俄而進退焉春秋之於楚無所不盡其辭也莊王之篇圍滅無貶詞莊王卒春秋志楚強而已矣是故於栢舉戰稱人奔稱囊瓦

**案** 范氏例潰有四面而穀梁之發傳有三僖四年蔡潰昭二十九年鄆潰傳曰潰之為言上下不相得也文三年沈潰同此例矣此莒潰則曰大夫潰莒而之楚惡之故謹而日之注者以為莒大夫帥眾叛君而從楚故變文書日以見惡此說雖若無据然或有所傳不可盡廢

**秦人白狄伐晉**

**秦** 諸侯貳故也

**胡** 經所謹者華夷之辨也晉嘗與

白狄伐秦秦亦與白狄伐晉族類不復分矣其稱人貶詞也武王伐商庸蜀羌鬲微盧彭濮皆與焉豈亦不謹乎除天下之殘賊而出民水火之中雖蠻夷戎狄以義驅之可也中國友邦自相侵伐已為不義又與非我族類者共焉不亦甚乎晉既失信復聽婦人讒說殺其世臣而諸侯皆貳秦狄交攻比事以觀深切著明矣

**鄭人圍許**

**秦** 示晉不急君也是則公孫申謀之曰我出師

以圍許為將改立君者而紆晉使晉必歸君

**張** 君

在外而興師以復怨大臣之罪也

**城中城**

中城魯邑在東海廩丘縣東南

**秦** 書時也

注長曆推此年閏十二月傳下有十二月知此城在閏十一月水昏正之時

**穀梁** 城中城者

非外民也

**胡** 經世安民視道之得失不倚城郭溝池以為固也

穀梁謂凡城之誌皆譏其說是矣莒雖恃陋不設備至使楚人入鄆苟有令政使民效死而不潰寇亦豈能入也城非春秋所貴而書城中城其為微守益微矣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非歟曰百雉之城七里之郭設險之大端也謹於禮以為國辨尊卑分貴賤明等威異物采凡所以杜絕陵僭限隔上下者乃體險之大用也獨城郭溝池之足恃乎

**案** 經書城中城二又見定六年

**附錄**

**秦** 晉侯觀于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有司

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召而弔之問其族曰冷人也與之

琴操南音公曰君王何如對曰非小人之所得知也固問之對曰其為大子也師保奉之以朝于嬰齊而夕于側也不知其他公語范文子文子曰楚囚君子也君盍歸之使合晉楚之成公從之使歸求成冬十二月楚子使公子辰如晉報鍾儀之使請脩好結成十年春晉侯使羅茂如楚報大宰子商之使也

春秋諸傳會通卷第十六

後學 成德 校訂

春秋諸傳會通卷第十七

廬陵進士李廉輯

成公

十年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

**侵**

衛子叔黑背侵鄭命也

**胡**

其曰衛侯之弟者子叔黑背生公孫剽孫林父甯殖出衛侯術而立剽亦以其父有寵愛之私故得立耳此與齊之夷仲年無異其特書弟以為後戒可謂深切著明矣

案稱弟例詳見弟年下外范氏稱弟例有四一接我稱弟一罪兄稱弟一惡之稱弟一賢稱弟此說有得有失不可皆從

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

**不**

其言乃不郊何不免牲故言乃不郊也

**不**

不免牲當

坐盜天牲失事天之道故諱使若重難不得郊故書曰乃至於五其瀆甚矣皇天享道果可以僭而徵其吉邪

**穀梁**

夏四月不時也五卜強也乃者正乎人之詞也

**張氏**

師氏曰卜

案卜郊不從四條惟此年五卜詳見僖三十一年左正義曰五卜者當是三月三卜四月又二卜皆不吉乃止也

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左氏**鄭公子班聞叔

申之謀三月子如立公子縵鄭人殺縵立髡頑子如奔許欒武子曰鄭人立君我執一人焉何益不如伐鄭而歸其君以求成焉晉侯有疾五月晉盟于脩澤子駟為質辛巳鄭伯歸討立君者殺叔申叔禽

**案**左氏以為此經所書晉侯者太子州蒲也晉生立子為君父不父子不子經因書晉侯其惡明然公穀胡氏皆無傳未知然否○**案**晉景公立於宣公九年至是十八年同盟五大戰二救鄭三

齊人來媵○丙午晉侯孺卒

**左氏**晉侯夢大厲曰殺余孫不義余得請於帝矣召桑田

巫巫曰不食新矣公求醫于秦秦使醫緩為之公夢疾為二豎子醫至曰疾不可為也在肱之上膏之下不可為也六月丙午晉侯欲麥將食張如則陷而卒

秋七月公如晉

**左氏**公如晉晉人止公使送葬於是糴菽未反冬葬

**胡氏**此葬晉侯也而不書諱之也天子之喪動天下屬諸侯諸侯之喪也動通國屬大夫公之葬晉侯非禮也唯天子之事焉可也傳以晉人止公送葬諸侯莫在焉魯人辱之故諱而不書非矣假令諸侯皆在魯人以為辱而可書乎

冬十月

**案**公羊經無此三字何氏以為去冬者惡成公前既怨對不免牲今又如晉過郊乃反無事天之意當絕之其說迂謬不可取

十有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晉侯使卻犇來聘己

丑及卻犇盟

**左氏**卻犇公作郟州後同

**左氏**

晉人以公為貳於楚故止公公請受盟而後使歸卻犇來聘且涖盟卻犇求

婦於聲伯聲伯奪施氏婦以與之

**案**此沙隨不見公之始也

夏季孫行父如晉

**左氏**

報聘且涖盟也

**張氏**

案左氏公之至自晉也請受盟文子之聘也亦且涖

盟焉春秋皆不書君臣之盟而獨書卻犇涖盟何也蓋成公自汶陽之歸齊欲貳晉而未果然嫌隙竟章無以自明晉因公之朝而止之數月公請受盟而後使歸卻犇來聘既而涖盟晉亦使行父往則從而盟之據強大之勢要君臣之盟比自魯也惟雖聘而盟春秋以庚與良夫例書之成公受盟行父之涖豈能得晉君而盟之乎亦大夫盟之耳不書而諱比自魯也

秋叔孫僑如如齊

**左氏**

宣伯聘于齊以脩前好

**張氏**

許氏曰魯蓋激晉之德禮

不施將貳于齊而未能者與愚安僑如之聘蓋謝戰羣之師捐歸汶陽之忿而行之迫於晉之辱而不得已也

冬十月

十有二年春周公出奔晉

**左氏** 周公楚惡惠襄之偏也且與伯與爭政不勝怒而出王使劉子

復之盟于鄆而入三日復出奔晉春王使以周公之難來告曰

天子之三公也王者無外此其言出何自其私土而

出也注此起諸侯入為天子三公也私土謂其國

一見之也言其上下之道無以存也上

雖失之下孰敢有之今上下皆失之矣

臣無忠信之實而上與人主盟是謂臣不臣既已要質鬼神以入公矢又叛盟失信而出奔則是自絕於天也自周無出而書曰出者見周室衰微刑政號令不行於天下爾

**案**王室書居三居皇居狄泉不書出惟襄王居鄭書出王臣書曰奔三子瑕子朝不書出惟周公奔晉書出故穀梁曰上下一見之也許氏曰王公書出止一見後不復書存周也

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

**瑣澤**公羊作沙澤

**左氏** 宋華元善於令尹子重又善於欒武

子聞楚人既許晉糴茂成而使歸復命矣華元如楚遂如晉克合晉楚之成夏五月晉士燮會楚公子罷許偃癸亥盟于宋西門之外曰凡晉楚無

相加戎好惡同之同恤苗危備救凶患交贄往來道路無雍謀其不協而討不庭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克胙國鄭伯如晉聽成會于瑣澤成故也

**案**此會左氏以為晉楚為成經既不書晉楚之盟而公穀胡氏又無傳獨趙子曰若實華元合晉楚之盟則無不告諸侯之理經二不應不書今瑣澤之會楚不與焉何以證其成乎蓋崔曰說有晉令鍾儀歸求成事竟不集左氏遂誤附會為此傳耳未詳是否姑具其說陳氏章指曰晉楚嘗同盟矣不書至襄二十七年始書曰之

秋晉人敗狄于交剛

**左氏**

狄人問宋之盟以侵晉而不設備秋晉人敗狄于交剛

**穀梁**

中國與夷

秋不言戰皆曰敗之夷狄不日

冬十月

**附錄**

**左氏**

晉卻至如楚聘且泄盟楚子享之子反相為地室而縣焉卻至將登金奏作於下驚而走出于反曰

日云莫矣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賓曰君不忘先君之好施及下臣既之以大禮重之以備樂如天之福兩君相見何以代此下臣不敢子反

曰如天之福兩君相見無亦唯是一矢以相加遺焉用樂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賓曰若讓之以一矢禍之大者其何福之為世之治也諸侯

間於天子之事則相朝也於是乎有享宴之禮享以訓共儉宴以示慈惠及其亂也諸侯貪冒侵欲不思爭尋常以盡其民今吾子之言亂

之道也不可以為法然吾子主也至敢不從遂入卒事歸以語范文子  
文子曰無禮必食言吾死無日矣夫冬楚公子罷如晉聘且泄盟十二  
月晉侯及楚公  
子罷盟于赤棘

### 十有三年春晉侯使卻錡來乞師

**左氏**

十一年冬秦晉為成將會于令狐

侯先至焉秦伯不肯涉河次于王城使史黶盟晉侯于河東晉卻犇盟秦  
伯于河西秦伯歸而背晉成十三年春卻錡來乞師伐秦將事不敬孟獻  
子曰卻氏其亡乎禮身之幹也敬身之基也卻子無基不亡何為注侯伯  
當召兵而乞師謙詞也雖是侯伯恐魯不與若言召兵或容辭說言乞  
則不得不與釋例曰乞師者深求過禮

**穀梁**

乞重詞也古之人重師故以乞言之也

**胡氏**

晉主夏盟行使諸侯徵會討貳誰敢不從以伯主之尊而書曰乞師何也  
列國疏封雖有大小土地甲兵受之天子不相統屬魯兵非晉所得專也  
今晉不以王命與諸侯之師故特書曰乞以見其卑伏屈指無自反而縮  
之意聖人作春秋無不重內而輕外至於乞師則內外同詞者蓋皆有報  
怨復讎貪得之心是以如此若夫誅亂臣討賊子請於天王以大義驅之  
誰不拱手以聽命何至於乞哉噫此聖人所以垂戒後世見諸行事之深  
切著明也  
**陳氏** 外乞師不書必盟主也而后書曰乞  
**張氏** 義不足以令諸  
卑辭以乞之聖人直書以見  
其舉事不公自貶伯體也

**案** 晉厲之乞師三卻錡為伐秦欒黶為戰楚荀瑩為伐鄭厲公不  
德人心未服矯以求諸侯也晉悼之乞師一士魴為救宋悼公初  
興伯事未定謙  
以接諸侯也

### 三月公如京師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

### 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

**左氏**

公如京師及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成肅

公會晉侯伐秦夏晉侯使呂相絕秦秦桓公既與晉厲公為令狐之盟而  
又召狄與楚欲道以伐晉諸侯是以睦於晉晉欒黶書將中軍荀庚佐之士  
變將上軍卻錡佐之韓厥將下軍荀瑩佐之趙旃將新軍卻至佐之孟獻  
子曰晉帥乘和師必有大功五月丁亥晉師以諸侯之師及秦師戰于麻  
隧秦師敗績獲秦成差及不更女父師遂濟涇及侯麗而還返晉侯于新  
楚注伐秦道過京師因朝王劉成二公不書兵不加秦也不書敗獲闕文

**公羊**

其言自京師何公鑿行也奈何不敢過天子也注鑿猶更造之意  
時本欲伐秦途過京師不敢過天子而不朝復生事脩朝禮而後行

**穀梁**

非如而曰如不叛京師也言受命不敢叛周也

**胡氏**

故起時善而褒成其意使若故朝然後  
生事也間無事復出公者善公鑿行  
諸侯每歲侵伐四出未有能修朝覲之禮者今公欲會伐秦道自王都不  
可越天子而往也故皆朝王而不成朝禮書曰如京師見諸侯之慢也因  
會伐而行矣又書公自京師以伐秦為遂事者此仲尼親筆明朝王為  
重存人臣之禮也古者諸侯即位服喪畢則朝小聘大聘終則朝巡守于

方岳則朝觀春秋所載天王遣使者屢矣十二公之述職蓋闕如也獨此  
 年書公如京師又不能成朝禮不敬莫大焉君臣人道之大倫而至於此  
 極故仲尼嘗喟然嘆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為此懼作春秋或  
 抑或縱或予或奪所以明君臣之義者至矣其義得行則臣必敬於君子  
 必敬於父天理必存人欲必消大倫必正  
 豈曰小補之哉此以伐秦為逐事之意也

**案**此不書朝而書如者程子曰不書朝王因會伐而行也故不成其  
 朝張氏曰若沒而不書是盡廢其僅存之禮若書朝于京師則是  
 舉百年之隊曲亦非其實也故書如而不言朝以見其行禮不重不  
 書劉成二子見晉無請命之實也上書晉使乞師下書晉會伐秦  
 則為晉可知矣左氏正義曰公朝于王所者時王不在京師故指言  
 王所據王言之不得不稱朝此則王在京師京師是國之總稱不可  
 稱朝故依尋常朝聘隣國之  
 文稱如而已此說亦近之

曹伯盧卒于師

盧公穀作廬

○秋七月公至自伐秦

**公羊**

注

者危公幼而遠用兵

**案**不以如京致而以伐秦致即如僖四年不以侵蔡致而以伐楚致比日究其初心也

冬葬曹宣公

**左氏**

曹宣公卒于師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時逆曹伯之喪負芻殺其太子而自立也諸侯乃請

討之晉人以其役之勞請俟它年冬葬曹宣公既葬子臧將  
 三國人皆將從之成公乃懼告罪且請焉乃反而致其邑

**附錄**

**左氏**

晉侯使呂相絕秦曰昔逮我獻公及穆公相好勳力同  
 心申之以盟誓重之以婚姻天禍晉國文公如齊惠公

如秦無祿獻公即世穆公不忘舊德俾我惠公用能奉祀于晉又不能  
 成大勳而為韓之師亦悔于厥心用集我文公是穆之成也文公躬擐  
 甲胄跋履山川踰越險阻征東之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諸秦則亦  
 既報舊德矣鄭人怒君之疆場我文公帥諸侯及秦圍鄭秦大夫  
 不詢于我寡君擅及鄭盟諸侯疾之將致命于秦文公恐懼綏靜諸  
 侯秦師克還無害則是我有大造于西也無祿文公即世穆為不弔  
 蔑死我君寡我襄公迭我敝地奸絕我好伐我保城殄滅我費滑散離  
 我兄弟撓亂我同盟傾覆我國家我襄公未忘君之舊勳而懼社稷  
 之隕是以有穀之師猶願赦罪于穆公穆公弗聽而即楚謀我天誘其  
 衷成王隕命穆公是以不克逞志于我穆襄即世康靈即位康公我  
 之自出又欲闕翦我公室傾覆我社稷帥我蝨賊以來蕩摧我邊疆我  
 是以有令狐之役康猶不悛入我河曲伐我涑川俘我王官翦我羈馬  
 我是以有河曲之戰東道之不通則是康公絕我好也及君之嗣也我  
 君景公引領西望曰庶撫我乎君亦不惠稱盟利吾有狄難入我河  
 縣焚我箕郛芟夷我農功虔劉我邊陲我是以有輔氏之聚君亦悔  
 禍之延而欲徵福于先君獻穆使伯車來命我景公曰吾與女同  
 好棄惡復脩舊德以追念前勳言誓未就景公即世我寡君君是以  
 有令狐之會君又不祥背棄盟誓言曰狄及君同州君之仇讎而我之

婚姻也君來賜命曰吾與汝伐狄寡君不敢顧婚姻畏君之威而受命于吏君有二心於狄曰晉將伐女狄應且憎是用告我楚人惡君之二三其德也亦來告我曰秦背令狐之盟而來求盟于我昭告昊天上帝秦三公楚三王曰余雖與晉出入余唯利是視不穀惡其無成德是用宣之以懲不壹諸侯備聞此言斯是用痛心疾首懼就寡人寡人帥以聽命唯好是求君若惠顧諸侯矜寡寡人而賜之盟則寡人之願也其承寧諸侯以退豈敢傲亂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其

**左氏** 成子不能以諸侯退矣敢盡布之執事俾執事實圖利之

于社不敬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膳戎有受賑神之

大節也今成子惰棄其命矣其不反乎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莒子朱卒 ○夏衛孫林父自

晉歸于衛 **左氏** 衛侯如晉晉侯強見孫林父焉定公不可夏衛侯既歸晉侯使卻擊送孫林父而見之衛侯欲辭定姜曰不可見先

君宗卿之嗣也大國又以為請不許將正雖惡之不猶愈於二乎君其忍之安民而有宗卿不亦可乎衛侯見而復之衛侯享苦成叔苦成叔傲

**張氏** 許氏曰人臣不惟義之為安而介恃大國使之反己此能為逐君之惡者也惟辨之不早是以衛獻至於出奔禍兆此矣歸易詞也自晉秦之故也

**案** 孫氏出於衛武公至林父八世林父以成七年奔晉此年歸國襄十四年逐衛獻公立公孫剽其父晉會于戚而不能討十九年復

奉晉命伐齊二十五年獻公入夷儀二十六年宓用喜弒剽林父入戚以叛其年晉會澶淵為林父討衛疆戚田取衛西鄙懿氏六十以與孫氏此晉人黨孫氏之本末也

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 **左氏** 稱族尊君命也

鄭公子喜帥師伐許 **左氏** 鄭子罕伐許敗焉鄭伯復伐許入其郭許人平以叔申之封 **注** 四年

鄭公孫申疆許田許人敗之不得定其封疆今許以是所封田求和於鄭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左氏** 舍族尊夫人也 **胡氏** 穀

曰大夫不以夫人以夫人非正也刺不親迎也僑如之不氏一事而再見者卒名耳然則娶于他邦而道里或遠必親迎乎以封壤則有大小以爵次則有尊卑以道途則有遠近或迎之於其國或迎之於境上或迎之於所館中禮之節可也

**案** 僑如不氏詳見宣元年 ○ **又案** 夫人有姑而稱婦者三文四年逆婦姜宣元年婦姜至皆不書氏惟此齊姜書氏無貶詞也陳氏曰不氏者別妾姑也是故有成風則出姜不氏有敬高則穆姜不氏此說亦好

**附錄** 左氏春秋 **左氏** 君子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懲惡而勸善非聖人誰能脩之



冬十月庚寅衛侯臧卒

**左氏** 衛侯有疾使孔成子甯惠子立敬

夫人姜氏既哭而息見大子之不哀也不內酌飲嘆曰是夫也將不唯衛國之敗其必始於未三子嗚呼天禍衛國也夫吾不獲鱗也使主社稷大夫聞之無不從懼孫文子自是不敢舍其重器於衛盡宣諸戚而其甚善晉大夫

秦伯卒

十有五年春王二月葬衛定公○三月乙巳仲

嬰齊卒

**左氏** 注襄仲子公孫歸父弟宣十八年逐東

**左氏** 仲嬰齊者

何公孫嬰齊也曷為謂之仲嬰齊為兄後也為兄後則曷為謂之仲嬰齊為人後者為之子也為人後者為其子則其稱仲何孫以王父字為氏也然則嬰齊孰後後歸父也歸父使于晉而未反宣公死成公幼臧宣叔者相也君死不哭聚諸大夫而問焉曰昔者叔仲惠伯之事孰為之諸大夫皆雜然曰仲氏也其然乎於是遣歸父之家魯人徐傷歸父之無後也於是使嬰齊後之也 **注** 弟無後兄之義為亂昭穆之序失父子之親故不言仲孫明 **穀梁** 此公孫也其曰仲何也子由父疏之也 **注** 言襄不與子為父孫 **穀梁** 仲弒君不得為公子父既見疏則子亦不得稱公孫故別 **胡氏** 頭嬰齊者公子遂之子公孫歸父之弟也歸父出奔齊魯言仲氏 人徐傷其無後也於是使嬰齊後之故書曰仲嬰齊此

可謂亂昭穆之序失父子之親者以後歸父則弟不可為兄嗣以後襄仲則以父字為氏亦非矣

**案** 以仲遂生而賜氏俾世其卿之說考之則仲固為族無可疑矣故劉炫曰仲遂受賜為仲氏故子孫稱仲氏是也穀梁說尤失之

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

人同盟于戚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歸于公羊作歸之

**左氏** 會

戚討曹成公也執而歸諸京師諸侯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子臧辭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為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逃 **胡氏** 稱侯以執伯討也何以為伯討晉合諸侯伐秦曹宣公卒于奔宋 **胡氏** 師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時逆曹伯之喪負芻殺其大子而自立至是晉侯執之又不敢自治而歸于京師使即天刑夫是之謂伯討春秋執諸侯眾矣未有執得其罪如此者故獨書曰其討

**陳氏** 執未有稱討者此其稱討何討有罪也

**張氏**

春秋書執曹伯而討厲公又書歸于盟者以為先執曹伯以令諸侯然後盟之乃盡善也觀曹人請君于晉曰若有臯則君列諸會矣由一舉措之失遂開釋女奴之門豈小失哉

**案** 曹伯之執公羊胡氏陳氏張氏皆以晉侯稱討為伯討獨穀梁以為以晉侯而斥執曹伯惡晉侯也其說不合蓋穀梁例以稱人為伯討也不可從左氏例以稱人為罪及於民稱侯為罪不及民亦非要之此條張氏最得之其義足以補胡氏之所不及蓋此事與齊桓辭

子華正相類彼則列於會而後辭之此則列於會而後執之皆未為盡善也穀梁以不言之為急詞者是以為斷在晉侯者非

**附錄**

**左氏**

例書曰晉侯執曹伯不及其民也凡君不道於其民諸侯討而執之則曰某人執某侯不然則不口

**案**杜氏凡稱人以執者皆曰以罪非及於民告此大無義理不可從

公至自會○夏六月宋公固卒

共公也

○楚子伐鄭

**左氏**

楚將北師子囊曰新與晉盟而昔之無乃不可乎子反曰敵利則進何盟之有申叔時聞之曰子反必不免信以守禮禮以庇身信禮之亡欲免得乎楚子侵鄭及暴隧遂侵衛及首止鄭子罕侵楚取新石纒武子欲報楚韓獻子曰無庸使重其罪非民將叛之無民孰戰

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

歸于宋宋殺其大夫山宋魚石出奔楚

**左氏**

書曰宋殺其大夫山

言其月其族也

**胡氏**

宋六卿魚氏蕩氏向氏鱗氏皆桓族也華氏戴族也餘見胡氏

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肥華元曰我司君臣之訓而不能正罪大矣不能治官敢賴寵乎乃出奔晉魚石將止之魚府曰元反必討是無桓氏也石曰彼多大勲國人所與不反懼桓氏之無祀於宋也右師討猶有戍在遂自止元於河上請討許之元歸使國人攻蕩氏殺子山魚石向為人鱗朱向

帶魚府出舍于睢上華元自止之不可乃反則決睢濫開門登陴五子遂

出奔楚國然後定元之出奔晉與歸于宋比口不省文者著其正也書之重詞之複必有美惡焉詞敏而不殺所以與之也以不賴寵而出奔以國人與晉皆許之討而後入正可知矣蘇轍謂使元懷祿顧龍重於出奔則不能討此說是也山不書氏背其族也背其族者伐其本也人而無本人道絕矣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況於人而忍伐其本乎

**案**華元之奔其奔而歸與鄭良霄之奔其奔而入事若相類然逆順之情不同故歸入之詞亦異鄭良霄之入不再書鄭良霄而宋華元之入再書宋華元所以予之也又據杜氏以為元本未至晉春秋既書奔晉又書自晉歸者元欲挾晉以自重故以外納告此亦非也蓋書奔晉者著其已出竟書自晉歸而後殺山者著其反能討罪此春秋之精意也

**案**公羊注引春秋說文言宋公卒子幼華元以憂國為大夫山所譖出奔晉晉人理其罪宋人反元而誅山故繫文大之也言歸者明出入無惡魚石與山有親恐見及故奔楚也此說亦近事情故胡氏以為國人與晉皆許之討而後入如左氏說則魚石亦自知其罪又知華元之有大功寧自奔反華元華元又立向戌以存桓氏矣何至後來魚石親為亂首入彭城以披宋乎故趙子辨之

**案**誅有罪而稱國以殺者陳氏曰不氏所以別其非無罪也以不氏見其罪則稱國者有司法守之詞也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

衛孫林父鄭公子鮑邾人會吳于鍾離

鍾離楚邑淮南縣

**左氏**

始通吳也注吳夷未嘗與中國會今始來通晉帥諸侯大夫而會之故殊會明本非同好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王者欲一乎天下曷為以外內之詞言之言自近者始也

**穀梁**

會又會外之也

**胡氏**

吳以號舉

夷之也會而殊會外之也殊會有二義會王世子于首止意在尊王室不敢與世子抗也會吳于鍾離于桓于向意在賤夷狄而罪諸侯不能不與之敵也夫以大伯至德是始有吳以族言則周之伯父也至其後世遂以號舉者以其僭竊稱王不能居中國之爵號耳成襄之間中國無伯齊晉大國亦皆僂首東向而親吳聖人蓋傷之故特殊會可謂深切著明矣

**陳氏**

晉初以諸侯之大夫會吳夫自為會矣殊會齊桓公所以尊王世子也齊桓公以殊會會王世子厲公以殊會會吳吳之為蠻久矣而與王世子同文甚矣厲公之為中國患矣

案晉之會吳六鍾離相向善道諸侯往與之會而不為主故以列會書而稱人進之也黃池則吳晉兩伯而晉反為吳後矣故亦以殊及書而稱子順內外之常著盟會之實也然殊會之說如公穀胡氏則以為春秋外吳之筆如陳氏則以為晉厲尊吳之文二意稍不同恐皆可

用蓋惟諸國尊之為主所以春秋外之為夷也語亦互通至如王世子之書則桓公實能尊異之春秋順其事而書以美之耳然首止書公及見義事在所當欲鍾離書僞如會見非義之事非所當與謀也○又案吳之見經始於邾之伐盛於州來之入晉之通吳始於于蒲之欲會成於鍾離之往會始也以夷狄攻夷狄中國若未甚憂繼也資一夷狄以治一夷狄中國之本體虧矣

許遷于葉

葉南陽葉縣

**左氏**

許靈公畏偃于鄭請遷于楚楚公子申遷許于葉

**穀梁**

遷者猶

家以往者也其地許復見也

**張氏**

中國盟主不能安小國使之昵蠻夷求安春秋深著小國之失所也

案許以此年遷葉昭九年遷夷十八年遷白羽定四年遷容城皆避鄭也又二年而滅於鄭游速矣觀其所主而成敗見許之逃中國而主楚其亦不善擇所從哉詳見邢遷下

**附錄**

**左氏**

是年晉三卻害伯宗子伯州犂奔楚初伯宗每朝其妻必戒之曰汝盍憎主人民惡其上子好直言必及於難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雨木冰

**左氏**

正月今之仲冬時猶有雨未是盛寒雨下即著樹

為冰記寒甚之過其節度

**牟**

雨而木冰也何以書記異也

**穀梁**

志異也傳曰根枝折木介甲冑兵之象

**胡氏**

雨而木冰也何休曰木者少陽幼君大臣之象冰者凝陰兵之類也水脅木者君臣將執於兵之徵未幾而有沙隨莒丘之事天人之際休必口之應焉可誣也而欲盡廢五行傳亦過矣

夏四月辛未滕子卒

文公

○鄭公子喜帥師侵宋

**左氏**

楚子自武城使公子成以汝陰之田求成于鄭鄭叛晉子駟從  
林定子盟于武城夏四月滕文公卒鄭子罕伐宋宋將鉏樂懼敗  
諸洧破退舍於夫渠不徹鄭人覆之敗諸洧陵獲將  
鉏樂懼宋恃勝也衛侯伐鄭至于鳴鴈為晉故也

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晉侯使欒黶來乞師甲午

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鄆陵楚子鄭師敗績

鄆陵鄭地

**左氏**

晉侯將伐鄭范文子曰若逞吾願諸侯皆叛晉可以逞若唯鄭叛  
晉國之憂可立侯也欒武子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必伐鄭  
乃興師欒書將中軍士燮佐之卻錡將上軍荀偃佐之韓厥將下軍卻至  
佐新軍荀營居守卻驪如衛遂如齊比自乞師焉欒黶來乞師孟獻子曰  
有勝矣晉師起鄭人使告于楚姚句耳與往楚子救鄭過申子反入見申  
叔時曰師其何如曰德刑詳義禮信戰之器也今楚內棄其民而外絕其  
好瀆齊盟而食話言奸時以動而疲民以逞民不知信進退罪也人恤所  
底其誰致死子其勉之吾不復見子矣姚句耳先歸曰楚懼不可用也五  
月晉師濟河聞楚師將至范文子欲反曰我偽逃楚可以紓憂夫合諸侯  
非吾所能也以遠能者我若羣臣輯睦以事君多矣武子曰不可六月晉  
楚遇於鄆陵范文子不欲戰卻至曰韓之戰惠公不振旅箕之役先軫不  
反命邲之師荀伯不復從皆晉之恥也子亦見先君之事矣今我辟楚又

益恥也文子曰吾先君之亟戰也有故秦狄齊楚皆強不盡力子孫將弱  
今三強服矣敵楚而已唯聖人能外內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蓋  
釋楚以為外懼乎甲午晦楚晨壓晉軍而陳軍吏患之范句趨進曰塞  
井夷竈陳於軍中而疏行首晉楚唯天所授何患焉文子執戈逐之曰  
國之存亡天也童子何知焉欒書曰楚師輕窳固壘而待之二日必退  
退而擊之必獲勝焉卻至曰楚有六間不可失也其二鄉相惡王卒以  
舊鄭陳而不整蠻軍而不陳陳不違晦在陳而蹶我必克之苗賁自王卒於  
晉侯曰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於王  
卒必大敗之欒范以其族夾公行呂錡夢射月中之及戰射共王中目王  
召養由基與之兩矢射呂錡中項伏殺以一矢復命楚師薄於險養由基  
射再發盡殪叔山冉搏人以投中車折軾晉師乃止旦而戰見星未巳子  
反命軍吏察夷傷補卒乘繕甲兵展車馬雞鳴而食唯命命是聽晉人患  
之苗賁自王狗曰蒐乘補卒秣馬利兵脩陳固列蓐食申禱明日復戰乃逸  
楚囚王聞之召子反謀穀陽豎豆獻飲於子反子反醉而不能見王曰天敗楚  
也夫余不可以待乃宵遁晉入楚軍三日穀范文子立於戎馬之前曰  
君幼諸臣不佞何以及此君其戒之周書曰惟命不于常有德之謂  
日事遇晦曰晦楚不言師敗績以其君親集矢於目而身傷為  
言師君重於師也 **胡氏** 重也當是時兩君相仇未有勝負之形晉之  
捷也亦幸焉爾幸非持勝之道范文子所以立於軍門有聖人能內外無  
患蓋釋楚以為外懼之戒乎楚師雖敗其勢益張晉且遂怠矣卒有欒氏  
之譖而誅三郤國內大亂聖人備 **張氏** 猶曰晉侯為志乎此戰也云爾  
書以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

**案**公羊以晦為晝冥記異也以上文丙寅朔考之則甲午正二十九日穀梁是

### 楚殺其大夫公子側

**左氏**楚師還王使謂子反曰先大夫之覆師

子重使謂子反曰初隕師徒者而亦聞之矣蓋圖之對曰大夫命側側敢不義側亡君師敢忘其死王使止之弗及而卒

### 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

**宋地不見**

#### 公左氏

戰之日齊國佐高無咎至于師衛侯出于衛公出于壞隤宣伯通於穆姜欲去季子孟而取其室將行穆姜送公而使逐二子公以晉難告

曰請反而聽命姜怒公子偃公子鉏趨過指之曰女不可是皆君也公待於壞隤申宮做備設守而後行是以後使孟獻子守于公宮秋會于沙隨

謀伐鄭也宣伯使告卻犢曰魯侯待于壞隤以待勝者卻犢主東諸侯取貨于宣伯而訴公于晉侯晉侯不見公

#### 公羊

不見公

不見見也注

#### 穀梁

不見公者可以見公也可以見公而不見公譏在諸侯乞師不得也注諸侯無解釋之者即是同不與公相見故以

#### 胡氏

臣子之於君父揚其美不揚其惡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禮也聖人假魯史以示王法其於魯事有君臣之義我故君弒

則書曰薨易地則書假滅國則書取出奔則書孫屈己而與強國之大夫盟則書及叛盟失信而莫適守則沒公而書會凡此類雖不沒其實示天下之公必隱避其詞以存臣子之禮然則沙隨之會晉不見公是魯侯之大辱深可恥焉者矣曷為直書其事而不諱也曰春秋伸道不伸邪榮義不

榮勢正己而無恤于人以仁禮存心而不憂橫逆之至者也沙隨之會魯有內難師出後期所當恤者晉人聽叔孫僑如之譖怒公而不見曲在晉矣

魯侯自反非有背仁棄禮不忠之咎也昔曾子嘗聞大勇於夫子曰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孟子言浩然之氣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

乎天地之間沙隨之不見於公何歉乎直書而不諱者示天下後世使知大勇浩然之氣所以守身應物如此其垂訓之義大矣

**案**此與昭十三年平丘之盟公不與盟同一書法蓋晉曲魯直故不為諱若曲在魯則諱之黑壤是也此不書公不與會者上書公會已

著魯之志矣故此直見諸侯之罪也

### 公至自會

#### 公羊

公不見見大夫執何以致會不恥也曷為不恥公幼也

#### 張氏

內有穆姜之難外不見於伯主故危之

### 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

#### 左氏

公會尹武公及諸侯伐鄭將行姜又

命公如初公又申守而行諸侯之師次于鄭西我師次于督揚不敢過鄭子叔聲伯使叔孫豹請逆于晉師為食於鄭郊師逆以至聲伯四日不

食以待之食使者而後食諸侯遷于制田知武子以諸侯之師侵陳遂侵蔡未反諸侯遷于賴上鄭子罕宵軍之宋齊衛皆失軍

#### 陳氏

會伐未有書王人者此其書尹子何初以王卿士與伐也春秋不以諸侯用王師陽處父之救江王叔桓公不書前年伐秦之役劉子成子猶不書

也於是厲公恣矣初以尹子與齊國佐邾人序甚矣厲公之無道也

**案**經書王臣會伐者此年尹子十一年尹單其父單子皆伐鄭也定元年劉子則侵楚也皆假天子之威而服人者也如左氏說則王官會伐自單伯始然與例不合

### 曹伯歸自京師

**左氏**

曹人請于晉曰自我先君宣公即世國人曰若之何寡猶未弔而又討我寡君以亡曹國社稷

之鎮公子是大泯曹也先君無乃有罪乎若有罪則君列諸會矣君唯不遺德刑以伯諸侯豈獨遺諸敝邑敢私布之曹人復請于晉晉曰侯謂子臧反吾歸而君子臧反曹伯歸子臧盡致其邑與卿而不出**注**為晉侯所赦故書歸諸侯歸國或書名或不書名或言歸自某或言自某歸傳無義例從

**公羊**

執而歸者名曹伯何以不名而不言復歸于曹何易也其易奈何公子喜時在內也公子喜時者仁人也內平其國

而待之外治諸京師而免之其言自京師何言甚易也吉是無難矣**注**言歸自京師者與內据臣子致公文書以起喜時之功非錄京師有力也

**胡氏**

曹伯不名其位未嘗絕也不絕其位所以累乎天王也其言自京師王命也三曰天王之釋有罪也善不蒙賞惡不即刑以堯為君舜

為臣雖得天下不能一朝居也負芻殺世子而自立不能因晉之執實諸刑典而使復國則無以為天下之共主矣

**案**晉文執衛侯歸京師與晉厲執曹伯歸京師一也然晉文書人而晉厲得書侯者文公以私怨討衛厲公以公罪討曹也衛侯之歸與曹伯之歸一也然衛不書自京師而曹伯自京師者釋衛主於責晉而釋曹則主於責王室也書法精矣詳見僖二十八年執

衛侯下〇**案**曹伯殺太子之罪左氏及諸說皆同公羊雖不知其篡奪之由而以為篡奪時然大意亦無甚舛獨穀梁失之蓋穀梁誤

以稱人以執為伯討故於此條晉侯則曰惡晉侯書歸則曰歸之善不名則曰不失其國遂以為曹伯無罪而晉執之與諸傳皆不合不可從〇**案**子臧之子為公

孫春秋猶賢之見昭二十年

###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荅丘冬十月乙亥叔

### 孫僑如出奔齊

**左氏**

宣伯使告郤欒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政令於是乎成今其謀曰晉政多門不

可從也寧事齊楚有已已蔑從晉矣若欲得志於魯請止行父而殺之我斃蔑也而事晉蔑有貳矣魯不貳小國必睦不然歸必叛矣九月晉人執季文子于荅丘公還待于郵使子叔聲伯請季孫于晉郤欒曰苟去蔑而止行父吾與子國親於公室對曰僑如之情子必聞之矣若去

蔑與行父是大棄魯國而罪寡君也夫二人者魯國社稷之臣也若朝之魯必夕亡以魯之密邇仇讎二而為讎治之何及郤欒曰吾為子請邑

對曰嬰齊魯之常隸也敢介大國以求厚焉承寡君之命以請若得所請吾子之賜多矣又何求范文子謂欒武子曰季孫於魯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信讒慝而棄忠良若諸侯何子叔嬰齊奉君命

無私謀國家不貳圖其身不忘其君若虛其請是棄善人也子其圖之乃許晉平赦季孫出叔孫僑如而盟之僑如奔齊召叔孫豹于齊而立之**注**舍之荅丘明不以歸不稱行人非使人不書至公與俱歸厭於公尊故

不書行父至也

**穀梁**

執者不書而舍公所也執者致而不致公在也猶存公也

**張氏**

稱人以執非伯討也

**案**晉執魯卿三此年行父及昭十三年執季孫意如二十三年執叔孫舍也皆稱人者罪晉之私也然就三子論則意如之惡又非二子比故春秋雖稱人以罪晉而於其至則貶族以罪意如獨與二子異焉此輕重之權衡也若公羊以為季孫能代公受執故仁之而書所舍恐無此意不書晉至之說杜氏得之公穀注同

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卻擘盟于扈公至自

會乙酉刺公子偃

**左氏**

晉許魯平故盟偃與鉏俱為姜所指而獨殺偃偃與謀

**張氏**

君臣同出

以君致也伐鄭不致而致以會者公之危不在於伐而在於會也刺公子買言不卒成無罪之詞也偃止言刺有罪之詞也

**案**此條公至范甯曰無二事會則致會伐則致伐上無會事當言至自伐鄭而言至自會甯所未詳鄭君曰伐而致會於伐事不成也

**又案**春秋不以本事致者惟此年伐鄭至會襄十八年圍齊至伐

**附錄**

**秦氏**

晉侯使卻至獻楚捷于周

十有七年春衛北宮括帥師侵鄭

括公作結

**左氏**

鄭子駟侵晉虛滑衛北宮

括救晉侵鄭至于高氏

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

**鄭左氏**

鄭天子駟頑侯孺為質於楚楚公子成公子寅成鄭公會尹武公單襄公及諸侯伐鄭自戲童至于曲洧

子威周使二卿會之晉為兵主而猶先尹單尊王命也

**陳氏**

王人未有書二卿者書二卿皆與伐也

**案**杜氏以為單伯稱子蓋降爵是以單子即逆王姬至自齊之單伯也

**附錄**

**秦氏**

晉范文子祈死卒

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

鄭西地

**左氏**

尋戚之盟也楚子重救鄭師于首止諸侯還

**穀梁**

柯陵之盟謀復伐鄭也

**陳氏**

其不指言諸侯何二子與盟也言諸侯則疑於葵丘狄泉之盟諱王子虎於是諱曷為不諱會伐未

有書王人者唯晉厲公特書之會盟不足諱焉爾是故書同盟其尹子之盟歟抑厲公之盟歟莫適為主之詞也

**張氏**

陸淳曰不重言

諸侯譏尹單與盟蘇氏曰齊晉之盛天子之大夫會而不盟尊周也柯陵之會尹單始與諸侯之盟自是習以為常非禮也

**案**王臣與盟而書同者三柯陵尹單雞澤單子平丘劉子也諸侯要言以不信加王官失正甚矣春秋不重言諸侯所以見二子之與盟

秋公至自會

**案**此條伐後而盟故以會至此即穀梁二事偶則以後事致之例也與襄十一年伐鄭會蕭魚室會定四年侵楚

盟臯馳至會書書法同而穀梁於此乃曰不至自伐鄭者公不周乎伐鄭也解者曰周信也公通諸侯為此明盟爾意不欲更伐鄭是白違前例為此無據之言矣張氏又曰公之危不在伐而在會以得免於伯主為幸故致必以會錄也亦似穿鑿

齊高無咎出奔莒

**案**齊慶克通於靈公母聲子與婦人蒙衣乘犂車而入于閔鮑牽見之以告國武子武

子召慶克而謂之克告夫人夫人怒國子相靈公以會高鮑處守及還將至閉門而索客孟子訴之曰高鮑將不納君國子知之秋則鮑牽而逐高無咎無咎奔莒莒高弱以盧叛仲尼曰鮑莊子之知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

九月辛丑用郊

**案**九月郊祭非禮明**案**用者何不宜用也矣書用郊從史文九月非所用郊也然

則郊曷用用正月上**案**夏之始可以承春以秋之末承春之始蓋不辛或曰用然後郊**案**可矣九月用郊用者不宜用也宮室不設不可以祭衣服不備不可以祭車馬器械不備不可以祭有司一人不備其職不可以祭祭者薦其時也薦其敬也薦其美也非享味也郊之不時未有甚於此時者也故特曰用郊用者不宜用也或曰蓋以人享叩其鼻血以薦也古者六畜不相為用况敢用人乎

**案**春秋書用有用幣用牲用田賦用節子用致夫人皆不宜用之文杜氏從史文之說無義理不可從

晉侯使荀瑩來乞師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

曹伯齊人邾人伐鄭

**案**冬諸侯伐鄭十月庚午圍鄭楚公子申救鄭師于汝上十一月諸侯還

不書圍不**穀梁**言公不背柯**張氏**師氏曰請王命以討有臯宜糾合成圍而還**案**陵之盟也諸侯以尊王命奉辭以往無敢或後可也乃使大夫乞師於魯耶以盟主而乞師已為卑辱况以王之卿士主兵乃言乞師其卑王室甚矣夫欲仗天子之威以討叛伐貳而乃先為此卑辱欲望鄭畏威得乎哉泰山孫氏曰鄭與楚比晉再假王命三合諸侯伐之不能服中國不振可知也

**案**晉自鄆陵以後兵威非不振伯事非不舉而鄭卒不服者以厲公無服人之德也

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壬申公孫嬰至齊卒于狸脰

十一月無壬申已誤公穀曰以為十月十五日脰公作軫穀作廡

**案**以下文十二月丁巳朔推之則壬申為十月十五日故穀梁曰致公而後錄其卒臣子之義也公羊曰待君命而後卒大夫也二說雖小異而大意則同獨杜氏以為誤恐杜氏是左氏紀夢瓊理事怪不足取



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邾子貜且卒○晉殺

其大夫卻錡卻擊卻至左氏晉厲公侈多外嬖反自鄆陵欲盡去羣大夫而立其左右胥童以胥

克之廢也怨卻氏而嬖於厲公卻錡奪夷羊五田卻擊與長魚矯爭田

五與矯亦嬖於厲公樂書怨卻至以其不從已而敗楚師也使楚公子

茂告公曰此戰也卻至實召寡君公怨卻至公將作難胥童曰必先三卻

族大多怨去大族不偏敵多怨有庸公曰然卻錡欲攻公卻至曰君實有

臣而殺之其謂君何待命而已胥童夷羊五帥甲八百攻卻氏皆尸諸朝

胥童以甲劫樂書中行偃於朝矯曰不殺二子憂必及君公曰一朝而尸

三卿余不忍益也對曰人將忍君君臣聞亂在外為效在內為軌御姦以德

御軌以刑不施而殺不可謂德臣偏而不討不可謂刑德刑不立姦軌並

至臣請行遂出奔狄公使辭於二子乃皆歸公使胥童為卿公遊于匠麗

氏樂書中行偃遂執公焉召士甸士甸辭召韓厥韓厥辭曰古人有言曰

殺老牛莫之敢尸而况君乎穀梁自禍於二三子不能事君焉用厥也

楚人滅舒庸左氏舒庸人以楚師之敗也道吳人圍巢伐駕圍柎厘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辛酉殺其大夫胥童左氏樂書中行偃殺胥童

民不與卻氏胥童道君為陳氏楚商臣殺闞勃而後弑君晉樂書中

亂故皆書曰晉殺其大夫陳氏行偃殺胥童而後弑君春秋不列於

與其君存二者也

孔父以是為不能

庚申晉弑其君州蒲左氏晉樂書中行偃使程滑弑厲公葬之

於翼東門之外以車一乘使荀營士

鮒逆周子于穀梁稱國以弑其君君惡甚矣

京師而立之胡氏弑君天下之大罪討賊天下之

人順於天理而用刑固不以大需釋當誅之賊亦不以大刑加不弑之人

夏之略厲公外強中乾無服人心之道四君雖執夏盟非復文襄之舊矣靈公以少主蒞強卿上驕下肆楚始爭鄭甚將嘗試晉政於是其有狼淵之師此非細故也而救鄭之役止書晉人衛鄭欲介魯以求通莒宋忘晉德於是為水日禁之會此關大勢也而新城之盟晉侯不出扈之盟曰討齊亂扈之會曰平宋難蓋君臣之大倫人道之不可廢此豈常變也或求賂以免或無功而還范山曰晉君少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夷狄謀取其伯方且沈溺宴安厚斂以雕牆輕殺以復諫欲不亡得乎故曰無抗伯業之志也成公若有其志矣內難甫靖履國未長四年而後始出偏師以侵陳黑壤與扈二會僅能再合列國而已黑壤以服鄭扈以服陳亦庶幾改物也然始之不能有為者凡數年外而楚人二歲三伐鄭晉無攘却之謀內而鄭子家弒君晉無討賊之刑諸侯何所觀焉故曰無主諸侯之權也景公若能收其權矣規模失序徒勤諸侯不能首合與國大脩同盟以治即異之黨使楚人得號令于辰陵乃且亟會檣而求山後戎狄以為先務是孰緩孰急也不能謀少西氏之逆以誅陳之惡使楚得行方伯之事方且修房帷一笑之憾與大師以伐齊得已不已是孰重孰輕也不能統一六師蒐繕卒乘以一矢遺楚使邲不振旅為中國羞乃伐齊竟莫駕楚故曰無制中夏之咎也厲公若有其略矣德薄而多大功慮淺而數得志觀厲公不特純以汰心行之亦假義飾譽者也歸于京師而後正曹負芻之罪請于王官而後進駕鄭之威此類可欺世自掩矣晉之所忌曰楚曰吳曰秦曰狄厲公自交剛敗狄而狄服會

京師伐秦而秦恐戰鄆陵勝楚而楚弱會鍾離通吳則吳成四隣無釁而諸侯反貳是以沙隨辱魯猶未快也而求多季孫柯陵伐鄭猶未已也而再厲單子諸侯無患而蕭牆反危是以三卻之誅成而匠麗之難萌故曰無服人心之道也

**附錄**

左氏晉悼即位事疏曰晉世家襄公少子捷號桓叔桓叔生惠伯談談生悼公周

**左氏**

周子生十四年矣大夫逆

于清原周子曰孤始願不及此雖及此豈非天乎抑人之求君使出命也二子用我今日否亦今日共而從君神之所福也對曰羣臣之願也敢不惟命是聽庚午盟而入辛巳朝于武宮遂不臣者七人二月乙酉朔晉悼公即位于朝始命百官施舍已責逮鰥寡振廢滯匡乏困救災患禁淫慝薄賦斂宥罪戾節器用時用民欲無犯時使魏相士魴魏頡趙武為卿荀家荀會樂壓韓無忌為公族大夫使訓御之子弟共儉孝弟使士渥濁為大傅使脩范武子之法右行辛為司空使脩士蒍之法并糾御戎校正屬焉使訓諸御知義荀賓為右司士屬焉使訓勇力之士時使卿無共御立軍尉以攝之祁奚為中軍尉羊舌職佐之魏絳為司馬張老為候奄繹遏寇為上軍尉籍偃為之司馬使訓卒乘親以聽命程鄭為乘馬御六駟屬焉使訓羣駒知禮凡六官之長皆民與也舉不失職官不易方爵不踰德師不陵正旅不偏師民無謗言所以復伯也注此以上通言悼公所行未必皆在即位之年也

**齊殺其大夫國佐**

武左氏

十七年齊侯使崔杼為大夫使慶克佐之帥師圍廬國佐從諸侯圍鄭以難詰

而歸遂如盧師殺慶克以穀叛齊侯與之盟于徐關而復之十二月盧降使國勝告難于晉待命于清至是齊侯使士華免以戈殺國佐于內宮之朝書曰齊殺其大夫國佐棄命專殺以穀叛故也使清人殺國勝國弱來奔王秋奔萊慶封為大夫慶佐為司寇既齊侯反國弱使嗣國氏禮也

**案**此為齊崔慶專守國之始事也

**公如晉** **左氏** 朝嗣君也

夏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 **宋** **左氏** 鄭伯侵宋及曹

門外遂會楚子伐宋取朝郟楚子辛鄭皇辰侵城郟取幽丘同伐彭城納宋魚石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焉以三百乘戍之而還宋人患之西鉏吾曰何也若楚人與吾同惡以德於我吾固事之也不敢貳矣大國無厭鄙我猶憾不然而收吾憎使贊其政以間吾與魯亦吾患也今將崇諸侯之女而披其地以塞夷庚逞女效而攜服毒諸侯而懼吳晉吾庸多矣非吾憂也且事晉何為晉必恤之 **注** 夷庚吳晉往來之要路

魚石復本繫于宋言復入者 **胡氏** 此伐宋以納魚石其不曰納宋魚石不與楚專封故從犯君錄之 **注** 于彭城何也劉敞曰不與納也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諸侯世也大夫失位諸侯納之非正也大夫不世也諸侯托於諸侯禮也大夫托於諸侯非禮也其言復入者已絕而復入惡之甚者宋魚石 **張氏** 蘇氏曰不言叛者復入而將以亂國非直叛晉樂盈是矣 **君** 君而已故魚石樂盈之罪重於趙鞅宋辰也

**附錄** **左氏** 歸 **左氏** 凡去其國國逆而立之曰入復其位曰復歸諸侯納之曰歸以惡曰復入 **注** 此四條所以明外內之援辨逆順之詞通君臣取國有家之大例

**案** 經書楚子鄭伯伐宋二又見襄十一年 **又案** 經書復入者止魚石樂盈大夫無繼世故稱復者已絕之詞稱入者甚逆之詞

公至自晉晉侯使士匄來聘秋杞伯來朝 **左氏** 公至自晉晉范

宣子來聘且拜朝也君子謂晉於是乎有禮秋杞桓公來朝勞公且問晉故公以晉君語之杞伯於是驟朝于晉而請為昏 **案** 士匄聘魯二又見襄八年

八月邾子來朝 **左氏** 邾宣公來朝即

築鹿囿 **左氏** 書不時也 **注** 築牆為鹿苑 **羊** 譏何譏爾有囿矣又為也 **注** 刺奢泰

里子男五里皆取一也 **穀梁** 築不志此其志何也山林藪澤之利所以與民共也虞之非正也 **張氏** 許氏曰大夫擅國威權日去而公務自娛於鳥獸草木是謂冥豫在上何可長也愚案孟子謂齊宣王曰臣聞郊關之內有囿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則是方四十里為囿於國中成公之鹿囿雖未至此然後日之築郎囿蛇淵囿亦師師非度至戰國而極耳勞民以獨樂此春秋所謹也

通志堂

**案**築園三始於此年及昭九年築郎園定十三年築蛇淵園也成公自朝晉而歸士甸來聘杞邾交朝蓋晉悼之初欲親魯以成伯業故致此耳而成公遽自以為安肆意於苑囿之樂所謂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教者也

己丑公薨于路寢 **左氏** 言道也 **穀梁** 正也男子不絕於婦人之手以齊終也

冬楚人鄭人侵宋 **左氏** 楚子重救彭城伐宋宋華元如晉告急韓獻子為政曰欲求得人必先勤之成伯安疆自

宋始矣晉侯師于台谷以救宋遇楚師于靡角之谷楚師還 **注**子重先遣輕車侵宋故書人而不言伐

**案**齊桓伯業始於平宋亂晉文伯業始於釋宋圍悼公伯業又始於彭城之救宋故曰成伯安疆自宋始矣前則楚鄭皆稱爵而書伐今則楚鄭皆稱人而書侵晉之勢漸盛而楚之勢漸衰矣

晉侯使士魴來乞師 **左氏** 魴來乞師季文子問師數於臧武仲對曰伐鄭之役知伯實來下軍

之佐也今彘季亦佐下軍如伐鄭可也襄陵許氏曰悼公復興伯事大國無失班孟討而加敬焉禮也從之業而乞師猶循厲之故事元年而後遂無乞師則召兵而已矣 **案**經書乞師止出

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同

盟于虛打 **左氏** 孟獻子會于虛打謀救宋也宋人辭諸侯而請師以圍彭城孟獻子請于諸侯而先歸會葬 **張氏**

許氏曰襄公不會在喪故也悼之所以仁諸侯也

**案**晉悼公同盟四虛打雞澤戲耳城北

丁未葬我君成公 **左氏** 書順也 **注**薨于路寢五月而葬國家安靜世適承嗣故曰書順也

**案**成公在位十有八年自鞏戰以後汶陽未歸之前魯事晉甚謹自汶陽歸齊之後魯之於晉嫌隙已生然方其事晉也東鄰於齊南屈於楚丘甲作而兵政變四卿將而公室弱魯已無一事之可取矣及其得罪於晉也會葬而見止來聘而及盟沙隨困若丘執而辱於外僑如讒夫人失德而亂於內魯自隱公以來未有如是者也及其末年幸悼公之興國家無事而又一時諸臣如季文子孟獻子子叔聲伯臧宣叔臧武仲皆賢智之資故能維持協贊以緩內難不然魯豈不可為矣李氏曰四卿得志于齊僅能免二鄙之侵而十年三朝三聘于晉不能免沙隨若丘之辱如京師似可求尊周之名而會盟于蜀莫掩昔華之恥成公得不救失而不悟其非也斯三言信哉

春秋諸傳會通卷第十七

後學 成德 校訂

丁未葬於侯之

○

○

盟于欽林

○

○

十有二月外終莫會晉員知宋公論對於十

